

義俠驚奇錄

董 蔭 狐 著



董蔭狐一印作



董蔭狐著

武俠
小說

義俠驚奇錄

下集

流雲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三十五年十月再版

武俠小說
義俠驚奇錄

洋裝三冊 實價國幣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董 蔭 狐

出版者 流雲出版社

經售者

上海山東路二〇九號
正氣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
春明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分銷處 全國各大書局

武俠小說

義俠驚奇錄

下集目錄

第十回

劈手解重圍巧制白斑猛虎
驚心成兩敗再贏赤日飛龍

第九回

提署下警告電掣雷轟
鏢局決雌雄龍爭虎鬥

第八回

竊鏢銀英雄施報復
偷玉鼠大盜顯神通

武俠小說 義俠驚奇錄 下集

董蔭狐著

第八回 竊鏢銀英雌施報復 偷玉鼠大盜顯神通

話說一鳴劉錦二人，雙戰法洪，一時之間，竟自不能取勝，足見這個兇僧，藝業驚人，非同小可，今天也是他，惡貫滿盈，應該傾生喪命，才會出了意外的蹉跌，使其不得不振耳受死，原來那兩個燭台翻了，地下撒了許多的蠟油，三個人動手，少不得彼此換步，一鳴劉錦二人，都是穿着搬尖魚鱗大撒鞋，腳底下非常吃勁，總算踏在蠟油上，那也沒有甚麼關係，法洪赤着一雙腳，這可就吃虧了，後來戰的工夫一大，三個人互相廝趕着，就跟走馬燈兒一樣，可巧法洪一換步，腳後跟正踏在蠟油上，登時底下一發飄，全身便已失了重心，雖然知道要不好，但是事情太快，補救已經來不及了，便似倒了山牆的一般，仰面朝天，摔倒在地，那口潑刀，也撒了手了，說時遲，那時快，和尚剛一倒下，劉錦向前一搶步，刀鋒往下一遞，噗哧一聲，已是扎入胸口，又順着往下一劃，鮮血骨嘟嘟地，往外直冒，法洪週身顫動，早已魂歸那世，臉上臨死的神氣，真比鬼怪，還要難看，這也是他，生前造孽多端，才有此慘報，沒有開成人家的瞳，反倒叫人家，把他給開了瞳了，一鳴在旁看着，不禁慨然長嘆，劉錦拔出刀來，就在法洪的身上，拭去了血跡，回頭向一鳴說道，這樣死有餘辜的人，你還要可憐他麼，一鳴道，我並不是可憐他，是嘆作惡之人，終須有報，直到死在眼前，還不能夠覺悟，劉錦點了一點頭，又把拋在地下的那支袖箭拾起來帶好，便道，事情已經辦完，咱們可以走罷，一鳴道，且慢，我還要交代幾句話，

隨即轉面回身，對着屋內說道：「你們不必害怕，聽我把話說清，我們乃是行路之人，經過此地，因為白天在街上，看見這個和尚，出言誑哄，此意不良，知道他夜裏要下毒手，所以特意前來搭救，如今和尚已死，你們可以放心，等明天報官相驗之時，只須據實回稟就是了。」張二娘驚魂未定，一句話也說不出來，老婦人強打精神，說了兩句感誦的話，但是一鳴劉錦二人早已飛身走了，到得第二天，報官驗屍，果然是據實回稟，其中的情節，一點兒也沒有隱瞞，官府聽了供辭，知道這是行使作義之人，辦此濟困扶危之事，覺得這個兇僧死當其罪，正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於是只辦個照例的公事，歸於案後訪拿，不過是句空話而已，一言表過不提，單說一鳴劉錦二人悄悄地回到店房安息，到了黎明的時候，他忙看起身，算清帳目，乘跨坐騎走了，此後一路無話，回到京師，進了鏢局子，行李馬匹等項，自有夥計照管，二人來到後面，早見花刀將秦世雄、小霸王朱伯祥一齊迎了出來，原來他們二人動身以前，已經跟秦世雄商量好了，要請朱伯祥前來幫忙，現在是已然到局任事，當下彼此見面，非常歡喜，一同來到局裏，少不得訴說別後之事，談話之間，方知神鏢自建侯、跟金面太歲王隆，還都沒有回來，到了吃過晚飯以後，一鳴劉錦二人又動問京師地面，近來可有甚麼新聞，朱伯祥一聽，便搶着說道：「我的記性，真是不好，眼前很出了一件駭人聽聞之事，我本想着你們一回來，就要告訴的，不知怎麼就會忘懷了。」秦世雄此時笑向一鳴說道：「你的能為藝業，如今比別人都高，要是打算成名露臉，這倒是個很好的機會，劉錦聽到這裏，便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們直說了罷，不要這樣藏頭露尾的，叫人納悶了。」朱伯祥道：「你既是如此着忙，我不妨用乾脆的話來告訴你，最近京師地面又出了一個大盜，一鳴聽了，不禁大笑，這也只是尋常之事，算不了甚麼希奇，你們如此張皇，未免是小題大做了。」秦世雄道：「你可不要

這樣說，大盜跟大盜不同，他是個來無踪去無影的，並且作案，專在高官顯宦之家，尋常的富室，他是不屑一顧的，聽說六部的堂官，有好幾家，都着了他的手了，劉錦點頭道，要據這個說法，果然是有點不比尋常，朱伯祥道，這還算不了甚麼，更有叫你們聽着出奇的，在後頭呢，劉錦跟一鳴，見他這樣說，都覺得十分詫異，連忙動問，是怎麼一回事，朱伯祥道，他無論在何處作案，臨走必要留下一個記認，表明了是他作的，這種舉動，一半可以說是胆大，一半也可以說是邀名，一鳴道，如此說來，確是有些不同了，但不知他留下的，是怎樣一個記認，朱伯祥道，聽人家談講，他所留下的記認，乃是一條小小的飛龍，好像是用骰子打下來的一般，但那一條龍是墨的，兩隻眼睛，却是紅的，這是怎麼一種用意，却還不得而知，劉錦道，這也沒有甚麼難猜，大約不是隱藏着他的姓名，就是隱藏着他的綽號，衆人聽了此言，一齊點頭稱是，一鳴又向秦世雄問道，方才你對我說，這倒是一個成名露臉的機會，那是甚麼意思，秦世雄道，這事顯而易見，還有甚麼不明白的，現在地方上，出了這麼一個大盜，把提署正堂，伊祿伊大人，都新急壞了，你若能夠伸手辦案，清理地面，把這個大盜給拿了，那豈不可以成名露臉嗎，一鳴搖頭道，你這話，就算說錯了，我既不曾當差應役，又不想立功受賞，要多管閒事幹甚麼，況且咱們保鏢的行業，對於江湖上的大盜，照例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無端開罪於他，那是萬不可辦的，劉錦道，這話很對，既然事不干己，那裏犯得上越俎代庖呢，秦世雄道，我不過這麼說罷了，誰還當真的去辦案呢，要是那樣愛賣氣力，可真應了俗語所說的，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了，話剛說到這裏，朱伯祥忽然大笑起來，三人便問他，笑的是甚麼，朱伯祥道，狗雖然不必拿耗子，但是要把貓給急壞了，三人聽他這樣說，還不明白是怎麼一個意思，朱伯祥道，等我告訴你們罷，那提署的大班道，叫作楊泰，外號人稱小

神貓，就是言其他訪拿賊盜，如同貓捕鼠一樣，沒有不是手到成擒的，這一次的大盜，可算要了他的命了，我們兩個人，倒還有個熟識，兩三天跟他見面，問到辦案如何，他說整天跑腿，一點消息也沒有，鬧的食不甘味，寢不貼席，一邊說着，一邊咳嗽嘆氣，你們想想，這可不是把個小神貓，活活給急壞了嗎？那時劉錦，打了一個哈氣道：不要管別人的閒事了，天氣不早，咱們可以睡覺罷，一罵道：這話有理，我們是鞍馬勞乏，有點支持不住呀，當下便各自就寢，又過了幾天，鎮遠鏢局，應了一號買賣，是有好幾處的現款，都要運往山西，由人保護前往，秦世雄自告奮勇，並說想到外面遊逛一番，自然不能擱他高興，於是帶了一個夥計，名喚李勝，擇日起程。却不料剛走了兩三天的工夫，便生出枝節來了，原來這一日，天將傍晚的時候，鏢車正沿着一道長溪，向前而進，只見那一道溪流，一碧澄清，波光可鑑，在靠岸的一塊石磯上，坐着一個婦人，在那裏低頭浣衣，忽然聽得車聲轆轤，自遠而來，不由得抬起頭來，回眸看了一看，其時鏢車上，那個執鞭的車夫，也正在目光灼灼地，向那婦人凝望，可巧婦人一回頭，車夫得了機會，居然可以飽餐秀色，但見那婦人，雖然年紀約近三旬，但是面日頰紅，柳眉杏眼，那種風流俊俏，真有非常的姿色，一切村居浣衣之人，可以說是罕見，從來趕車的車夫，雖不能大胆武斷的說，一個好人也沒有，然而要在此中，尋覓好人，只怕也就寥寥若晨星，所以按照普通去講，一幹了這個行業，總免不得同流合污，入而俱化，終要造了一個下流無賴口角尖酸的人，因此那個車夫，也逃不出這個公例去，他一見那婦人，容貌長得出眾，不禁有些心癢難撓，登時便犯了老毛病，想着要說上兩句討便宜的話，好過一過他那沒有出息的癮，就在那婦人，望了一望車輛，隨即低下頭去的時候，他便看着李勝，涎皮賴臉地笑着，瞧哇，眼前那一朵野花儿，可是真香呢，但那李勝的爲人，很是老誠規矩，聽了車

夫的話，知道他是見景生情，意有所指，恐怕惹出是非來，招上幾句罵，那可不是犯不上麼，因此便緘口結舌，只當作不會聽見，但那時車輛前行，離着那洗衣的婦人，不過只在數丈以外，所以車夫說的話，全都聽見了，不過因爲低着頭，不知說話的，確是那一個人，當下便又回頭一望，但是這一次，跟以前是大不相同了，只見秋波帶煞，粉面生嗔，那種咄咄逼人，精光辟易的神氣，就髣髴寶劍出匣，鋒鋸外露的一樣，可恨那車夫，胆大包身，一些兒也沒有覺悟，他以爲這樣的事，不知作過了多少次，這樣的話，也不知說過了多少回，究竟也不會發生甚麼危險，最大的限度，不過叫對方罵上幾句，但是出自香口，樂得罵個骨軟筋酥，反倒十分受用，他萬不料這一次，跟以前大不相同，是要飽受痛苦，大大碰上一個釘子咧，再說當那婦人第二次一望，車夫的兩隻饑眼，也正在注意搜尋，彼此一視線，可巧打了一個照面，可笑那醉生夢死的車夫，不知是大難臨身，還認作了奇緣巧合，便故意賣弄，擺出一張含笑的臉兒，向着那婦人，高聲說道：嘿，野花兒真香，我可說的就是你呀，不想這兩句話，剛才出口，早有一個滾圓的石子，像閃電一般的快，直奔他的伶牙利齒而來，他想着要躲，可是那裏來得及，只聽得一聲響，不偏不倚，正打在他嘴唇的中當間，只爲那力量來的真足，嘴唇的既腫且破，當然不成問題，並且把兩個觀瞻所係的大門牙，也都連着根兒給打下來了，口中的鮮血，似水一般地，往下直流，把他給疼的，大汗珠子，與黃豆相仿，足足地出了一腦門子，到了這時候，不但俏皮話兒，不能再說，就是再喊罵兩句，人家也都聽不清楚，那是因爲失掉了門牙，口中不能攏氣的原故，但是那車夫，乃一強悍蠻橫之人，受了這般懲罰，還要想着報復，絕不會悟到那婦人，手下既然如此厲害，豈可再作螳臂當車的舉動，當時他忍着疼，插了鞭子，把一根支車的木棍，拿到手內，飛也似的，跳下車來，兩個眼珠子，都圓了一

直的撲奔婦人而來，婦人見了，不慌不忙，慢慢的立起身形，把一件浣滌未完的衣服，濕漉漉地，拿在手內，似乎要作抵禦的器具，看她那種意思，大概是不屑於跟那樣粗野的人徒手接觸的，再說那車夫，鮮血淋漓，怒氣填胸，此時是濁氣上攻，也顧不得甚麼，叫作輕重，眼望着跟那婦人，相離較近，便把手中的木棍舉起，照著頭頂，盡力的劈將下來，那婦人，寸步未曾移動，看了一個親切，把那件濕衣，向上一迎，緊跟着輕翻皓腕，向外只一裹，早把那條木棍，給捲了一個結結實實，隨着用了個順手牽羊式，連人帶棍，向外只一領，這一來，不打開，木棍早已脫手而去，成了濕衣的戰勝品，那個年青力壯的車夫，直比用線牽着的紙人兒，還要來得圓轉如意，早已摔倒在地，以面親土了，並且聽那聲音，就像倒了一堵牆的相仿，摔的還是十分沉重，就在這個工夫，婦人把那件濕衣，用手只一抖，木棍從半空中，滴溜溜地落了下來，正好砸在車夫的身上，這總算他沒有白拿出來，自己親身嚐着滋味了，當場的事情，本是發生很快的，不過只在幾句話的工夫，那時在後面督押的秦世雄，見前邊出了事故，早已詢問明白，便含着怒氣，一直催馬向前，見那車夫，已是狼狽不堪的站了起來，便嚴辭厲色的，給申斥了一頓，車夫此時，不但無可分訴，並且從前那一股銳氣，已經餒了下去，因此拾起木棍，一聲兒也沒有言語，使自垂頭喪氣，悄悄地退了下去，秦世雄見這小小風潮，已告結束，便吩咐車輛，照舊起程，自己也正要催馬前進，不料這時候，忽然有人說了一句道，且住，這兩個字，說得斬釘截鐵，含有一種命令的口氣，秦世雄看時，原來說話的，就是那個浣衣的婦人，便勒住馬道，你還要有甚麼話講，婦人道，你手下的車夫，舉動無禮，開罪於人，你既然出來保鏢，也總是個走南闖北的人物，不能夠不懂得人情世故，難道就是這樣抖手一走，並沒有幾句情理話，應該對人家說嗎，婦人說這一片話時，日光耿耿地，望着秦世雄，口

角神氣之間，恰是非常的冷酷，再說秦世雄，始終就不曾把這個婦人，放在眼內，以為不過是個野村姑，至於打了車夫，只算一時之幸，並不見得有真正的本領的，此時見她，因為不會陪話，挑了場面過節，並且出言鋒利，居然對於自己，下了教訓，不由得驚訝之外，竟夾雜着一些氣惱，便不假思索的說道：那車夫雖然無禮，但我認為你的懲罰，已經超過了他的罪惡，是用不着再有人出頭陪話的了，況且車夫是臨時花錢僱了來的，並不是我們鏢馬子車的人，他有了錯處，我並不担負着甚麼責任，婦人道：然則我要請問一句，你担負的責任，都是甚麼呢？秦世雄道：我的責任，就是押解款項，不使中途之間，出了意外的失閃，除此以外，一概不管，婦人聽到這裏，便看着秦世雄，極冷峭的說道：很好，請你去罷，不過在臨行之時，我要警告你，前途須要小心當意，不可忘記了你的責任，婦人把話說完，沒有容得秦世雄答話，登時便自走開，當時秦世雄，聽了這幾句大有含蓄的話，心中也不由的動了一動，覺得這種說法，恰是帶有恫嚇的意味，繼而轉念一想，憑一個鄉村裏的婦人，能夠作得甚麼大事，不過是口角尖利，要藉此轉一轉面子罷了，想到這裏，也就坦然不以為意，便催馬趕上鏢車，一同前進，那時天色，已經晚了下來，又走了約有三四里路，到了一個祥福鎮，便住在一個廣恆店內，吃過晚飯以後，又喝了一回茶，秦世雄便自安歇，至於車上所載的銀鞘，早就搬到他的住房屋中來了，若問甚麼叫做銀鞘，原來是用厚木製成的，兩半合為一個，裏面挖好了槽兒，把大元寶向裏頭一臥，然後用鏢膠粘好，大釘子釘上，然而還有用鐵箍箍上的，最後再加上了封條，這種辦法，無非為的是格外保重，免其中途出了失閃，等着到了地頭，要把銀子取出來，還得現把銀鞘劈開，像這樣兒的事情，真可以算是笨到極處了，但在往昔的時候，不但沒有匯兌，可以就地取款，並且也沒有鈔票，能夠便於攜帶，要打算叫硬貨轉移

地方，除此以外，簡直地就是沒有辦法，所以無論官中解款解餉，以及鏢局子，替人家運送鏢銀，都是要這樣辦的，倘不明瞭時代的關係，以現在的人，追述往昔的事，難免就要出了矛盾了，再說這一次，秦世維所押解的款項，每一個銀鞘裏面全是臥着十個元寶，計重五百兩，這還只說銀子，並不會連銀鞘，像這般沉重蠢笨的東西，要在那尋常鼠竊狗偷之輩，滿讓放在那裏，叫他們放心大胆的去拿，只怕連一個，也未必能夠拿得動，何況說是蚤夜之間，前來竊取呢，所以押解鏢銀，怕的是逢山遇嶺，有大夥的強人，攔路搶劫，至於住在客店裏，黑夜出了偷竊的事情，那是輕易也沒有的，因此保鏢之人，在既經住店以後，雖說不能沒有相當的戒備，但也用不着，食不甘味，寢不貼席的，却不料秦世維這一次住在店裏，竟會發生了意外的事故了，當他一覺黑甜，東方既白的時候，當即起身下床，絕不貪戀衾枕，這本是練習武工的人，平日養成了的習慣，但是他的兩隻腳，剛一着地，眼光到處，已然看見門戶洞開，立時大吃一驚，不由得激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把心肝五臟，全都提了起來，那時有一件不願意想到的事，而又不容不想到的事，就是怕款項，或者出了絆錯了，於是鎮定心神，移步向前，把那堆積的銀鞘，數了一數，果然是短少了兩個，數目雖然不多，然而說大元寶，就是二十個，核算銀子的數目，就是整整地一千兩，這也不能不算是一筆鉅款咧，當下秦世維，兩眼發直，使勁把脚一蹬，口中咳了一聲，只覺得心內容虛，四肢發軟，便回身坐在椅子上，暗自想道，這可真是怪事，若說是糾衆搶劫，自然是要明火持械，萬不能一個個，都是會高來高去的，若說是夜行人，辦的事，一人悄悄前來，拿走了兩個銀鞘，我連一點兒覺察都沒有，本領未免太大了，不信這般區區的地方，會有如此出衆的人物，莫非說是從遠方跟了下來，到此方才下手的麼，秦世維正當想來想去，猛然間心中一動，忽然想起昨天中途鬧

事，所遇上那個浣衣的婦人，她因車夫，開罪於她，我在臨行之時，不曾向她陪話，彼此語言不合，犯了一些口角，她問我所管何事，我說除去保護款項以外，別的一概不管，她曾經出言警告我，叫我小心當意，不要忘記了我所負的責任，這個話裏，分明是含有恫嚇的意味，莫不成這件事情，就是她作出來的麼，但憑一個鄉村的婦人，何以能有這樣非常的手段，雖說是事有可疑，究竟叫人有些不能相信，倘使果然是這麼一回事，拿着我堂堂的鏢客，藏在一個村居婦人的手中，豈不是應了那句俗語，在陽溝裏翻了船了嗎，這事可應該怎麼辦呢，若說是彼此較量高低，跟她前去硬做，但看這黑夜之間，潛踪入室，輕輕地拿了兩個銀鞘，她可能爲也就可想而知，要是翻了面皮，未必準是她的對手，倘使不幸落了下風，那時我的跟頭，可更大咧，若說是低頭服軟，自己認了這個錯處，前去登門謝罪，以禮相求，她本來爭的只是一口氣，不怕不能把銀鞘要回來，但是既有今日，何不當初，要早跟人家，說上幾句好話，那裏會有這會事，直等着碰了釘子，方才再去說好的，這不是有點不知進退嗎，可見阿倨後恭，也是徒貽笑柄，看來這軟硬兩面，無論是怎樣作去，也不易保全顏面，這個眼前放着難題，可真叫人不易措手了，秦世雄坐在那裏，左思右想，簡直地毫無辦法，心神不免有些恍惚，正在這時候，李勝從外邊，忽然走了進來，秦世雄一見，不覺站起身形，兩眼發直的，看着李勝，衝口而出的說道，你瞧瞧，這事可應該怎麼辦，他是心裏着急，有點忘其所以了，李勝聽了這沒頭沒腦的話，也不由得嚇了一跳，便道，我的秦爺，你是怎麼啦，這話可是從那裏說起，此時秦世雄，方才覺得神志一清，便把雙眉皺得緊緊地，一聲兒也沒有言語，只把眼光，注視着那一堆銀鞘，不住的搖頭嘆氣，李勝見了這種情形，當時心中一動，也自猜料八九，不禁大吃一驚，便脫口問道，怎麼樣，銀鞘會丟了嗎，秦世雄見問到這裏，方才把話說明，

又把疑及那婦人的話，也對李勝說了，但最後又加了兩句道，只怕她未必能有這樣本領，不過事屬可疑罷咧。李勝聽完以後，便接口說道，秦爺，你可不要小看了那個婦人，瞧她手底下，可夠多麼麻利乾脆呀，就算是能爲出衆藝高強的人，大概也就不過如此，昨天既是秦爺，跟她犯了話，臨走的時候，她又交代了那麼幾句言語，要據我看，這件事情，十成中有九成兒，就是她親手辦出來的，倘若還有個信不及，我可以不出店門，就把她的底裏，打聽個清清楚楚的。秦世雄聽了，趕忙問道，如此甚好，但不知你是怎麼一個打聽的法子呢。李勝笑道，這店裏管賬的王先生，最是愛說話，人家跟他說一句，他就要跟人家說十句。昨天晚上，我就跟他談了半天，這鎮上一帶的事情，沒有能夠瞞得了他的，據他自己說，在這裏管賬，已經有好幾十年了。昨天遇着那婦人的地方，離着這鎮上，不過只有二三里遠，倘若那個婦人，果然是一個巾幗英雄，少不得是要名聞遐邇，那位王先生，是一個多聞好事的人，還有個不知道的嗎？我只須找他閒談，把那坐落的地方，以及婦人的年齡容貌，一一的對他說了，那時用不着再問，管保他就要盡其所有，全都傾囊倒篋而出咧。秦世雄聽了，連稱有理，便叫李勝立時照辦，要是得了消息，趕快回報，那時好再打主意。李勝答應着走了，此時店中夥計，給送上洗臉水來，秦世雄淨過了面，隨後又給沏上茶來，但是秦世雄，坐在那裏，茶也顧不得喝，只覺得心裏躁急非常，有如芒刺在背，工夫不見大，李勝已是走了回來，一看他臉上的神色，就知道已經得了細底。秦世雄連忙站起，迎着問道，你打聽怎麼樣了？李勝笑着，我說甚麼來着，這可不是手到擒來麼，要據王先生所說，這件事情，一定是她辦出來的。李勝口中說着，便已回身坐下。秦世雄沒有言語，也就跟他對面坐下，兩眼看着李勝，不住的點頭，那就是叫他趕快說明的一種表示。李勝道，原來那個地方，叫作水仙村，那個婦人，稱爲

錢四娘，她還有一個婆婆，人皆呼爲錢太婆，她們娘兒兩個，並非此處人氏，是打別的地方，搬了來的，她們住在這水仙村中，安分守己的度日，鄰里也都相安無事，但是那個地方，因爲離着這祥福鎮很近，鎮上有那些浮浪子弟，日以沾花惹草爲事，見她們婆媳二人，孤孤單單，住在這裏，家中要一個男子也沒有，像這樣伶仃細弱，當然是可以好欺負，況那錢四娘，生得很有幾分姿色，在這鄉鎮之中，可以說是目所未觀，益發的都心懷不良，動了邪念，其中有那胆大的，便領頭兒前去嘗試，想着要先下手的爲強，因此見了錢四娘，便涎皮賴臉的，說上些個風話，借此爲入腳的地步，却不料看着她，雖然像一朵鮮花，無奈一經招惹，便成了一塊煤炭，凡是那些無賴子弟，不知度德量力的，他們所得的結果，沒有一個人，不是皮破血流，鼻青臉腫，但在錢四娘，只不過是流水行雲，行所無事，並不會費了甚麼氣力，按理說，既然知道她不好惹，就該從此收斂才是，誰知那些受了懲罰的人，不但不能悔改，反倒羞惱成怒起來，想要倚仗着人多勢衆，前去報讎，於是號召黨徒，湊了好幾十人，全都拿着器械，其勢洶洶地，登門尋鬧，以爲這一次，沒有個不勝利的了，那知錢四娘，徒手出來，先打倒了一個，便把一根木棍，搶到手內，隨後便似虎入羊羣，把這些無用之人，給打的東倒西歪，紛紛滾滾，那些糾集了來的，看着事不祥，便都見機而作，一個個鞋底揩油，溜之大吉，剩下那罪魁禍首，從先調戲過錢四娘的，他們雖也想着要走，無奈苦於走不了，到了這時候，怕也怕不來，悔也悔不及，只得跪在地下，叩頭乞命，甚麼好聽說甚麼，那時又有本村的父老，出頭替他講情，這才算從寬饒放了，自此以後，再提起錢四娘三個字來，沒有一個人，不是咬着指頭，不敢妄說一句懈怠話，知道他是個女中的英雄，住在這裏，好比是豹隱龍藏，藉光匿采，誰敢不刮目相待呢，所以現在祥福鎮上，以及附近的鄉村，要是說起錢四娘來，有如皓月

當空，是無人不曉的了，當時秦世雄聽完了這一套話，便道：「如此說來，昨夜之事，一定是她辦的，那可以無疑的了，總怪我運氣不佳，才會撞上這意外的事情，等到今天晚上，我先去探聽一番，那時再作道理。」說完，便同着李勝，到了橫房裏，作爲無事攀談，又提到錢四娘的身上，那位王先生，便拉開了話匣子，口講指畫的說得有聲有色，秦世雄便又向他動問，那錢四娘是住在甚麼地方，王先生道：「就是在那水仙村的東邊，有一個小小的籬笆障兒，裏頭圍着幾間房，再者靠着籬笆，還有一棵垂楊柳樹，那便是她的家了。」秦世雄打聽明白，便等着吃過了午飯，作爲是閒遊散步，又到了昨天鬧事的那個地方，果然看見離着那道溪流，并不甚遠，有一個人家，跟王先生所說的情景，悉相符合，便曉得這個所在，就是那位英雄托身之所了。秦世雄看清楚了以後，不敢久停，怕的是遇上了錢四娘，難免諸多不便，當下回到了店房，靜候着待時而動，及至夜靜更深，所有店裏的人，全都睡了，秦世雄這才換好了衣服，帶上兵刃，叫李勝在自己屋中看守，從店中躍牆而出，藉着星月的光輝，道路並不黑暗，這二三里的路程，本來算不了一回事，工夫不大，已經到了。走到籬笆障以外，飛身進去，隨後又躍上了短牆，留神向下邊，看了一眼，這才輕輕地跳了下去，那種輕快飄忽，就與烏雀相仿，真是要一點聲音也沒有，只見北房的東間，燈光照在窗戶紙上，裏面有說話的聲音，知道人家還不會睡覺，秦世雄便腳尖點地，鷺伏鶴行，一直地來到了窗戶底下，把下半截身軀貼住了牆，上身靠近了窗戶，屏息凝神，拿耳音去找，要聽一聽裏面說的是些個甚麼，只聽得有個蒼老的聲音說道：「天氣可真不早啦，今天比着每天都晚，咱們娘兒兩個，我看也就該睡了，又聽得有個清脆的聲音說道：『你老人家要是困，就先睡罷，我還不忙，想要多坐一會兒呢，又聽得說道：『現在很短的夜，放着覺不睡，却點燈熬油的幹什麼，那時屋子裏面，一答一

和兒的說着，外邊的秦世雄，早把無名指的指甲，用唾沫蘸濕了，在窗戶紙上，輕輕兒的，梳了一個月牙式的小窟窿，把左目眇着，右目不卽不離的湊近了，眼光從小窟窿裏，射入屋中，便可以窺探一切，只見臨窗就是炕，當中放了一個小篋，篋上擱着一盞燈，一邊坐着個五十多歲的老太婆，正在那裏績麻，雖然上了幾歲年紀，精神却是飽滿，這個自然就是那位錢太婆了，對坐的便是錢四娘，拿着一件衣服，就進了燈光，正在飛針走線的，低頭工作，其餘屋中，雖然還有不少的什物，不過秦世雄，他是注意在人，并不注意在物，所以當前的的一切，恰似並不會映入眼簾，再說當這默察潛窺的時候，正是那位錢太婆，向着錢四娘說，放着覺不睡，却要點燈熬油的幹甚麼，只見四娘，微微地笑了一笑道，您不知道，我今天晚上，心裏有一點兒不塌實，縱然勉強睡下，那也是睡不好的，錢太婆道，這個話，可透着怪了，無緣無故的，你爲甚麼睡覺會不塌實呢，錢四娘哼了一聲，然後說道，你老人家，是要成心裝糊塗呀，眼前頭擺着的事情，還用的着明知故問嗎，錢太婆一聽，也就笑了，便道，你莫非防備那位鏢客，今天晚上，他要大駕光臨麼，那時錢四娘，正在用香口，吮那手中的一條線，因此沒有言語，只點了一點頭，錢太婆道，本來這件事，你也辦的太過了，堂堂地一位鏢客，那有個戲耍人家的道理，四娘道，你老人家，不要這樣說，誰叫他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呢，他說他的責任，只管保護鏢銀，別的事一概不管，如今把款項丟了，我倒要洗淨了眼睛瞧着，看他是一箇管法，要是管不出個樣子來，這個跟頭，就算栽在我的手裏了，錢太婆道，依我勸你，可也不要賣弄手段，自己過於得意，常言說得好，打人一拳，就要防人家一脚，這個道理，是從來不會錯的，難道說你會上人家那裏去取，人家就不會上咱們家裏來拿麼，我正想着，要有話告訴你，就是應該把心眼，放明白些，不要自己昏天地黑的，只怕這個時候，那位鏢

客已經來到咱們家裏，彼此只隔着一層窗戶紙兒，你還連影兒也不知道，好比是在這裏作夢呢，這一套話，說了出來不打緊，早把窗戶外面，悄立偷窺的秦世雄，給嚇得激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暗自想道：這可不好，別是我的行藏，已經叫人瞧破了罷，要是不然，怎麼會說出這樣話來呢？想到此處，就覺得這個地方，是凍乎不可再留，不如及早走的爲是，但繼而轉念一想，她們婆媳二人，一個結麻，一個縫衣，始終就不曾抬頭，這件事情，似乎又有點不像，還是沉住了氣，姑且往下聽一聽再說。秦世雄正在這猶疑兩可的時候，早見錢四娘抿嘴一笑道：你老人家放心罷，不用說那個鏢客，未必敢來，就算是他來了，我也稀鬆平常，並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錢太婆道：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怎能目空一切，把事情看得這般容易呢？况人家一位鏢客，走南闖北，武藝一定錯不了，假如他一旦來到咱們家裏，決不肯善罷甘休的，你趁早要小心着一點，別等碰在釘子上，那時再要後悔，可就晚咧。錢四娘聽得這樣說，不由得笑了一笑道：罷啲，你老人家幹嗎要替別人，這樣撐腰助氣呢？他肯善罷甘休，他配有那個胆子嗎？我看他來到咱們家裏，不過只會蹣手蹣腳兒地，蹲在窗戶底下，聽賊話兒，大不了再用指甲，撓上一個月才兒窟窿，拿一隻眼睛，偷偷地往裏瞧，還要捏着一把汗，連鼻子口氣兒，也都不敢出，像這樣鬼鬼祟祟的行爲，比着偷油的耗子，可也差不了許多，要說他是個鏢客，而乃黃土子，冒充硃砂，還不夠給鏢行裏，打嘴現世的呢。那時錢太婆聽了，忍不住大笑道：到底你們年青的人，實在有點沉不住氣，幹甚麼總要把話說破了呢？咱們只裝作不知道，讓他在窗戶底下，多蹲上一會兒，不好嗎？她們娘兒倆個，只顧一打哈哈，不要緊，可憐把個秦世雄，給嚇的出了一身冷汗，立刻轉步如風，回身便走，越過短牆，出了籬笆障兒，還覺得驚魂未定，心裏是撲登撲登的亂跳，一邊如飛地，向前走

着，一邊暗自想道：這個事，真正透着奇怪，看來不但錢四娘，軟硬的工夫，全都出色，就是那上了年紀的錢太婆，也是一個奇人，萬不料鄉村之中，婦女之輩，竟會有這般人物，真有點不可思議了。總怪我一時疏忽，才會惹出了這個麻煩。早知如此，當初對人家，說上幾句謙恭有禮的話，又何至平空地，起了這樣絕大的波瀾呢？如今勢成騎虎，鬧得不可開交，却叫我怎生應付是好？秦世雄心中想着，說不出來那番懊喪，霎時的工夫，已經來到店前，依然是越牆而入，進了自己的屋內，見李勝坐在燈下，正在等候消息，便解了兵刃放下，還不及更換衣服，李勝已是忙着問道：「怎麼樣了？可曾探出確實的下落了麼？」秦世雄一邊換着衣服，一邊說道：「探是探出來了，這件事情，確乎就是她辦的，不過我還沒有想出法子，怎麼才可以把銀帽拿回來？」李勝一聽，這個口氣，便道：「別是真有點扎手罷？」秦世雄嘆了一口氣，方才說道：「非但扎手，這件事真是使我感到非常困難，扎手的厲害，除去錢四娘不算，她還有一個婆婆，我看那個神氣，也是一位老江湖，武藝雖不敢說比錢四娘強，大概也決不會比錢四娘弱，這娘兒兩個，實在是有點不好惹，我自己料估着，就憑一個錢四娘，尚且未必搬的動，何況再添上一位裝聾作傻，善於開玩笑的老太婆呢？當時秦世雄，說到這裏，不由的搖頭皺眉，李勝一見，心中已自猜料八九，便道：「秦爺，你這一趟去，別是碰在釘子上了罷？」秦世雄見到這裏，便看着李勝，很懊喪的說道：「咱們是自家人，我也犯不上瞞你，這一次去，雖然沒碰硬釘子，可碰了一個軟釘子，她們婆媳二人，簡直地拿我開玩笑了，眼前有了這一場，以後無論怎樣辦，我是很不好出頭露面的。」李勝便道：「是怎麼一回事？秦世雄這才把經過的情形，述說了一遍，李勝說：「如此說來，人家的能為，可是實在大的多，憑秦爺的工夫，我是知道的，要講暗地窺探，準保是一點聲音都沒有，如今在窗戶外頭，她們連眼皮都不抬，就能夠跟看見

的一樣，像這樣出奇的事情，可不是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了嗎？秦世雄見李勝這樣說，心裏倒很為樂意，因為把他們婆媳二人，身分抬的越高，自己還可以轉一轉面子，便不禁連連點頭，說這話講的不錯，李勝又道，我看她們娘兒兩個，並不見得要怎樣難為秦爺，假使當時追出來的話，只怕今天晚上，你老人家，就許未必走的了，秦世雄對於這個話，打心眼裏，很有點不願意聽，無奈反躬自問，這事是確乎不假，只得也勉強的，點了一點頭，那時李勝，又低頭想了一回，然後再向秦世雄說道，據我看，這件事情，要說難辦，可也真有點費手，要說容易，其實也算不了甚麼，只問秦爺，是怎麼一個打算咧，秦世雄一聽，便問此話怎講，李勝道，她們跟秦爺，一無深讎，二無大恨，不過只為一時之間，禮貌有些不週，因此起了小小的嫌隙，所以錢四娘，有心賣弄手段，才作下了這件事情，在她的這種辦法，我敢說，既不算吞沒款項，也不一定非要賭門輸贏，無非為的心裏不痛快，要爭這一口氣罷了，比如的話，秦爺要是肯於從權辦理，那也不用着操心，也不用着費事，只須明天，到水仙村走一遭，來個登門認錯，見了她們婆媳二人，說上幾句客氣話，事情便可雲消霧散，丟了銀鞘，不難平平穩穩地，拿了回來，李勝說到這裏，見秦世雄，拿眼瞪着他，滿臉上的都是不以為然的神氣，便忙說道，我這個話，請秦爺不必過意，常言講得好，大丈夫能屈能伸，自然應該看事作事，再說咱們鏢局子走鏢，有時出了失閃，向綠林道中的江湖朋友，情理地把款項要了回來，那也算是常有之事，並不見得因為這樣，就算輸了銳氣啊，秦世雄一聽，面色才透着和平，可又帶出一種躊躇的樣子來，便向李勝說道，你的話固然不錯，不過這裏面，還有礙難的地方，一來她們婆媳二人，雖說藝業高強，然而只是野婦村姑，不能跟綠林道中有名望的朋友，相提並論，要是向她們登門陪禮，索這款項，面子上，實屬有些難堪，二來方才到她家中，已是大大

的，拿我開了一回玩笑，假使明天去了，要再當着面兒，把我挖苦一頓，那時應該怎麼辦呢？這兩層道理，還都算是顏面的問題，就算我爲省心省事起見，不惜犧牲一切，肯於忍上這口氣，但須要防備着她們，得理不饒人，未必準像你說的那麼容易，萬一到了臨時，或是故意刁難，不肯歸還款項，或是提出什麼條件，成心叫我辦不了，那時銀鞘要回不來，算是白搭一面，還要鬧的出不來，進不去，沒有法子下台，豈不是更糟了嗎？李勝聽完這套話，不由得怔了半天，方才說道，按理講，越是藝業高強的人，越不肯作趕盡殺絕的事情，不過還沒有到了眼前，誰也不敢說是一定，況且婦女不同男人，就許鬧個小心眼，秦爺這番憂慮，總算是在情理之中，那我也給鬧的，有點不得主意了，秦世雄道，你這才算明白過來啦，從來無論去作什麼事情，最要緊的，就是有備無患，不能專從好的一方面着想，作那種心滿意之舉，比如說，不幸出了壞的事情，只要預先有了準備，也就不至於當場輸事了，李勝點頭道，這個道理，本來是一點也不錯，凡事寧有備而不用，萬不可用而不備，秦爺的見解，總算是比我高了一層，不過我有幾句冷言，請您不要過意，秦爺自己料估着，既未必準是人家婆媳的對手，除此登門認錯，以禮相求外，可還有甚麼法子，能夠把眼前這局事情，圓滿解決了呢？秦世雄聽罷，很不自然的，笑了一笑道，這事你也不必發愁，從來除去死法有活法，眼前這局事情，我自己雖然辦不了，難道說就不會把別人請出來嗎？李勝點頭道，這話有理，但不知要去請誰？秦世雄道，此事顏面攸關，那裏能夠去請外人，現放着咱們屋子裏的高爺，他是得了明師的指授，真有出奇的藝業，神妙的功夫，只要他來到此處，準保能轉的過這個面子來，好在咱們，剛走了兩三天，路程並不甚遠，你要骑着快馬，一早動身，那比押着鏢車快多了，連來帶去，不過兩三天的工夫，高爺就可以來到這裏，你看這個辦法，好不好？李勝道，主意果

然不錯，就是這樣辦罷，明天黎明動身，當日就可以趕到天，也不早啦，我先歇歇去，說罷，站起身來，就要往外走，秦世雄道：「你先等等，我還有幾句話囑咐，你回到局子裏，只須把前項事情說明，至於我夜探水仙村的那一層，本屬無關重要，你就可以不必說了。」李勝這才走了，第二天天光一亮，便已跨馬登程，果然太陽未落，已趕回鎮遠鏢局，剛一進去，迎頭看見夥計趙武，一見李勝這個人困馬乏的樣子，不由得吃驚的問道：「你怎麼一個人趕回來了？」李勝一邊把馬交給他，一邊說道：「有要緊的事情，回頭我再告訴你，說着，便匆匆地往裏就走，趕到後頭，一直進了屋內，見玉面俠高一鳴，飛天虎劉錦，小霸王朱伯祥，正在坐着談話，三人看見李勝，滿頭大汗，一身塵土，吁吁帶喘的走了進來，便已猜料八九，朱伯祥先開口道：「我看你神色不對，別是半路途中出了岔子了罷？」李勝揩着汗說道：「誰說不是呢？」所以秦爺，特意叫我趕回來了，一鳴劉錦叫他先坐下，慢慢地再說，李勝回身就坐，這才把中途鬧事，夜間失銀，所有經過的情形，述說了一遍，至於夜探水仙村的一層，却依了秦世雄的囑咐，沒有提起，說完以後，朱伯祥笑道：「我看秦大哥，真是有點不走運氣，這次本是他自告奮勇，願意出馬，不料一出門，可就碰在釘子上頭，如今鬧的不得下台，特意前來搬兵求救，活該又給高賢弟，造了一個露臉的機會，這正應了那句俗話，所謂能者多勞，一鳴聽到這裏，便道：「朱大哥，你可不要這樣說，你瞧這件事，是個露臉的機會，我瞧却是個辣手的難題，常言講得好，男不跟女鬥，那錢四娘，無論武藝怎樣的高強，究竟不過是個婦女，贏了她，並不見得光彩，倘若不幸輸給她，那個跟頭可就大了，況且雙方爭鬥，總要評一評是非曲直，論起這件事來，實在是秦大哥，輕慢人家，錯處在我，才惹起平地風波，如今要跟人家講打，咱們却並不佔理，所以要據我看，這事是很有斟酌的餘地，劉錦點頭，連稱有理，便叫李勝先下去歇息，後來三

個人，又談論了一回，也不會商量出一定的辦法，臨完的決定，是由劉錦陪着一鳴，一同前往，等着到了那裏，再行看事作事，但是朱伯祥也爭着要去，劉錦道：外頭的事情也要緊，咱們局子裏也要緊，反正高賢弟是非去不可，咱們兩個人，只能去一個，留一個，論起武藝來，我可實在不及你，要是你也走了，只把我一個人留下，不管別人，我自己先就不放心，所以爲慎重起見，還是請你在這裏坐鎮的好。朱伯祥本是個直爽的人，聽了這個話，非常高興，便一口答應下來，不再爭了。第二日天色黎明，一鳴、劉錦二人，帶着李勝、三騎馬如飛而去，一路無話。天光傍晚的時候，已經到了祥福鎮的大街，離着廣恆店不遠，已然看見秦世雄站立門前，這是他滿心焦躁，望眼將穿，所以來到店門以外，徘徊眺望，及至看見一鳴、劉錦到來，不禁滿心大悅，便趕忙迎上前去，二人也就拋蹬離鞍，下了坐騎。那時李勝也到了，便把馬交給給他，三人一同走了進去，到得屋內，先忙着淨面沏茶，亂了一陣，直等店夥走後，秦世雄方才對二人說道：這件事情真巧，想不到鄉村之內，會有這樣手藝高強的婦人，敢自她在此地，久已名頭高大，有如皓月當空。秦世雄說到這裏，便把從王先生嘴裏聽了來的，又對着一鳴、劉錦二人，說說了一遍。劉錦道：如此說來，確是一個奇女子了，她既有這樣的能爲，却甘心居住鄉僻之地，我想其中，必有別情。秦世雄道：這也有理，憑她善於高來高去，未必是個安分的良民。一鳴笑道：依我之見，這些無關本題的事情，咱們可以拋開，不必費心研究它，最要緊的，就是眼前這局事，總要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才好。秦世雄道：這個自然是正理，咱們自己人，不說遠話，事情是仰仗着你去辦，大主意當然要請你拿，又何必來問我們。一鳴道：話雖這樣說，但在未嘗着手之先，咱們也要有個商酌，總要把事情辦得妥善，還須爭過面子來，那才算不輸了咱們的銳氣。秦世雄道：你的打算，也是這樣，不過心有餘而力不足，所以

才請你來辦，一鳴看着劉錦道，我講的這番道理，你的意見如何？劉錦皺眉道，要是依我說，這個辦法，似乎還是有一點不妥，秦世雄一聽，先不高興了，便接口問道，怎麼見得就不妥呢？劉錦道，你先不必瞪眼，容我把這番道理講解出來，假如當初，剛一把款項丟了，你就自己找上門去，向她索取此款，要是語言不合，彼此較量高低，這個辦法，雖說不見得怎樣高超，但是在情理上，却還未常講不下去，因為雖說男女有別，到底還總算是單打單鬥，如今隔了兩三天，把我們二人找來，要是再去強索硬討，出於武力對付的辦法，那豈不是以強凌弱，以衆暴寡了嗎？滿讓佔了上風，也不過以三個男子，打贏了一個婦人，只怕此事一經傳揚，難免要爲天下英雄所笑，一鳴聽到此處，早已拍掌大笑起來，那就是表示贊成之意，秦世雄却是雙眉緊皺，一語不發，大概他的心裏，也覺着有點不是滋味，正在這時候，李勝進來，說是酒菜已在外面間屋裏擺好了，三人走出去，一同就坐，就叫李勝也跟着一塊吃，他先給三人斟上了酒，然後這才坐在下邊，大家舉起杯來，一飲而盡，然後才舉箸用菜，李勝又忙執壺在手，再給三人斟上，那時秦世雄又把第二杯酒喝乾了，便看着一鳴劉錦說道，你們兩個人的心思，我並有點猜不透，眼前這局事情，暗地裏拿回來也不好，明着去要也不好，請問除此以外，可還有什麼辦法呢？劉錦笑道，方才所說的那兩個辦法，要平心靜氣的去想，實在是有欠高明，但是應該怎樣辦理，方爲得法，我在這一時之間，可還沒有想出來，秦世雄哼了一聲道，這種不負責任的話，你又何必來說，此時一鳴開言道，秦大哥，請你不要怪我論起這件事情來，實在是你一時疏忽，禮貌不週，後來人家問到面前，按照公道來講，咱們並不見得十分佔理，所以如今着手去辦，對於那錢四娘，似乎要以禮賓服她，把那失去的銀鞘，四平八穩地拿了回來，方才可以稱爲上策，若說開手之始，便以武力周旋，未免有點文不對

題了，因為江湖上的勾當，雖說是以力服人，但是自己的脚步，可也總要佔穩，免得辦的鹵莽，事後就要落人的褒貶，秦世雄聽到這樣，早擺出一臉不以為然的神氣，看着一鳴道：「你所說的，以禮賓服她，要是換一句話說，那就等於登門認錯，假如這樣低首服輸，我很會自己去辦，把你請來，未免嫌其多事了。」一鳴笑道：「你不必着急生氣，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呢，咱們本是一家人，自然榮辱與其，不管怎樣，總得轉過這個面子來，你說以禮賓服她，那就等於登門認錯，這個道理，我也並不否認，不過有一件，其中所含的意味，並不能照你所想的那樣簡單，假如就辦到登門認錯而止，豈不把咱們的顏面，鬧得掃地無光了嗎？況且還有一說，咱們到了那裏，她若不以好顏相待，輕者受了侮慢，重者遭了拒絕，那時又該怎樣辦呢？莫非說還能就此罷手不成，要是那樣，真乃徒貽笑柄了。」劉錦點頭道：「這個道理，講的是一點也不錯，不過你想着怎樣去辦，可還沒有說出來。」一鳴道：「我看這件事，最好是禮貌作為前驅，武力作為後盾，表面上的情形，雖是登門給她陪禮，但在骨子裏頭，却要表示出咱們儘有強索硬討的力量，不過顧念是非曲直，不肯在那逼人太甚的舉動罷了，這個辦法，為的是叫對方自己心中領會，便不能不把銀鞘雙手獻了出來，兩邊既得下台，又都可以保全了顏面，咱們於理之一字，既然佔先，於力之一字，亦不示弱，豈不是六樽在手，一塵不驚，辦得剛柔互濟了麼？」劉錦聽到這裏，不禁連連點頭道：「果然能辦到如此地步，把銀鞘要了回來，那可真是再好沒有，比着黑夜悄悄携回白晝淘相案，可以說勝強百倍了。」那時秦世雄把臉上不平之色，也就消歸無有，看着一鳴道：「你所講的這番道理，我也贊成，不過說了半天，可還是一片空話，現在我要問一問你，所謂於禮之一字，既然佔先，於力之一字，亦不示弱，可是應該怎樣去辦，才能夠把這兩面兒，都給佔全了呢？」一鳴喝了一口酒，慢慢地說道：「你所問

的，正在緊關節要上，我心裏爲難的，可也就在此處，因爲在道理的一方面，我雖然已經看清，但是在辦法的一方面，我可還沒有想好，秦世雄笑道，鬧了半天，敢自是徒托空談，毫無辦法，要是這樣，滿讓你說的天花亂墜，豈不是要一點好處也沒有麼？劉錦聽了，便接着說道，要論高賢弟所講的這番道理，確乎是透着高超，不過要拿來表現出來，並且還能夠辦的恰好，可實在有點不易，因爲表面上，既然說是給她登門陪禮，難道還能夠無緣無故的，練上一套軟硬工夫，給人家看嗎？假使要有這般拙笨的舉動，豈不成爲笑話了麼？但是除此以外，試問又能夠把自己的力量，表現出來呢？像這樣兩頭一擠兌，真叫人有點無從着手了。一鳴道，着哇，難可就難在此處了，這件事情，必須辦得不露斧鑿的痕跡，能夠水到渠成，自然合拍，那才算是恰到好處呢，秦世雄哼了一聲道，你說的雖然好聽，只怕未必能有這個法子，一鳴道，你不要管了，等我搜索枯腸，慢慢去想，不怕想不出這個法子來，秦世雄又喝了一杯酒道，這樣也好，我算是置身事外，一概不管，洗淨了眼睛，靜隱着你去怎樣的辦罷，一鳴點頭微笑，沒有言語，劉錦却向秦世雄說道，果然如此，倒也不錯，我看高賢弟想出辦法以後，由我陪着他，一同前往，辦理此事，你可以不必再去了，省得跟那錢四娘見了面，或者有個語言衝突，又許生出枝節來，那時倒叫我們爲難，再說秦世雄這半天的工夫，酒真喝的不少，已經有些醉意，聽了劉錦的話，便道，就是你不說，我可也不想着再去，實告訴你說罷，那個地方，我算是告了饒兒咧，一鳴笑道，秦大哥，你可是個英雄，怎麼說出這種洩氣的話來，憑錢四娘，不過是個婦人，你何就以就把她怕在心裏，秦世雄一聽，把兩眼睜的挺大，說道，不瞞你說，我不但怕那錢四娘，還更怕那個錢太婆呢，我看那兩個傢伙，真應了那句俗語，是薑老愈辣，專會拿人開玩笑，比着她的媳婦還要加倍的難纏呢，劉錦很詫異的問道，這

話從河說起，你可是耳聞呢，還是親眼得見呢？這時秦世維已經說的有點溜嘴，那裏還能忍耐得住，並且是話趕話，可也沒有猶豫的工夫，便道：「我不止是親眼得見，還在窗戶底下，蹲了半天呢，却叫她們婆媳兩個，說了一套俏皮話，就把我給嚇的，一溜煙兒似地跑咧。再說李勝坐在下邊，見秦世維說來說去，竟是不打自招，從先囑咐自己替他瞞着的，如今有點喝大發了，就全都抖露出來咧，不由得使勁的咳嗽了一聲，整像從嗓子眼裏放了一個響炮，這一夾，秦世維登時就醒了腔了，自己暗恨自己，可算是那一塊肺呀，心裏一着急，臉上就變成大紅布咧。那時一鳴劉錦二人，見了這個情景，一同大笑起來，便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說出來罷，咱們自己朋友，誰都能笑話誰呢？況且還有一層事情總要知道的清楚，然後着手去辦，才有把握，尤其是不應該瞞着的，秦世維無奈，這才把夜探水仙村之事，從頭至尾的全都說了。」一鳴道：「看來她們婆媳二人，實在機警非常，大有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之勢，倘若彼此翻臉，真不知要鹿死誰手，我說咱們佔好了脚步，要以禮賓服於她，確乎是穩當的辦法了。」劉錦接口道：「我正在這裏盤算呢，咱們既然要作出恭而有禮的樣子來，似乎是不該空手前往，秦世維聽了，面帶不悅之色，哼了一聲道：「空手前往，便當怎樣，莫非說還要牽羊担酒不成？」劉錦道：「牽羊担酒，固然可以不必，依我之見，不如做上一桌酒席，給她們送去罷，這也是兩造講和最普通的一種辦法，再說一鳴正在喝了一口酒，聽了劉錦的話，猛然把酒杯放下，把手一拍道：「是了，我一定就是這個辦法。」他說這兩句話時，臉上是一團高興，像是眼前的難題，已經迎刃而解，心裏覺得脫然無累了，劉錦跟秦世維，見了這個情景，便一齊動問道：「可是已經想出辦法來麼？」一鳴滿面含笑道：「幸虧是劉大哥提醒於我，辦法算是已經有啦。」一方面給她們圓上面子，一方面咱們還要爭過這口氣來，準保是兩全其美，可

以不落褒貶，秦世雄道：能夠這樣，那是好極了，但不知他是怎樣的提醒於你，一鳴道：沒有別的，就是所說給她們送上一桌酒席，所有奧妙機關，全在裏面，決定是依此辦理，不必另生他議了，說到這裏，吩咐李勝道：回頭告訴店家，明天早晨給預備一桌席，要四盤四盃，外加一糕，一切務從豐盛，再要一把酒壺，三隻台盞，兩個燭台，兩支紅蠟，並要一副圓籠，一張八仙桌兒，以備臨時應用，李勝聽了，連忙答應，劉錦向一鳴問道：拿圓籠挑去也就是了，要桌子有甚麼用呢，莫非說到了那裏，還要一樣一樣兒的，全都擺好了嗎，一鳴笑道：所有奧妙機關，全要仗着這張桌子，若只把圓籠挑去，我也就無從下手了，秦世雄道：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說出來罷，也省得叫人心裏悶悶慌慌，一鳴道：倘事先說出，便覺得索然無味，等着到了臨時，少不得自見分曉，秦世雄道：你這個話說的也對，不過有一件，我不跟着去，可怎能親眼得見呢，一鳴笑道：你既然想到了這一層，滿讓我事先告訴，臨時依然看不見，那可還不是一樣嗎，要依我說，你既不願意，再跟錢太婆錢四娘見面，只好等辦完了以後，請劉大哥告訴你說，反正耳聞目覩，那也沒有多大的分別，劉錦秦世雄一聽，全都笑了，及至吃過飯以後，三人又談了一回，直到夜深，方才就寢，一宿無話，第二天清晨起來，淨面漱口，喝過了茶，又用了一些點心，天氣已然不早，李勝進來回話說：叫預備的席面，以及各種什物，全安排好了，一鳴便叫李勝帶路，便邀着劉錦，一同起身，後來又商量這擺桌子挑圓籠的事情，還是就叫店裏夥計去，還是另外找人，秦世雄只說到這裏，面上很有些躊躇之色，李勝在旁，自己猜料着他的心事，便道：依我看，不如就叫店裏的夥計去罷，反正這件事，是瞞不住的，現在他們已經全都知道了，正在紛紛議論了，我看越是躲避着他們，他們是越起猜疑，只怕在背地裏，止不定怎樣興說造謠，說出甚麼不好聽的話來呢，那時不但秦爺，臉上無光，就是劉

爺高爺這趨來，也要跟着受了罪，要是打算着，堵住他們的嘴，打破了這個疑團，最好是冠冕堂皇地，叫夥計跟着，一同前往，有他們的人，親自到場，看上一個心明眼亮，也好叫回來以後，說個明白，表面上，雖說是前去陪話，其實骨子裏頭，恰是開弓不放箭，不過念其一個女流之輩，不肯跟她一般見識罷了，這麼一辦，不但秦爺，轉過面子來，就是劉爺高爺，也不枉來了一趟，並且傳揚出去，也是咱們局子裏頭的光采，這才叫作八面見光，再好沒有，爲甚麼放着光明正大的路兒不走呢？三人聽了這套話，不由得一齊點頭，劉錦便對李勝說道，有你的，居然想得這般週到，那就叫店裏的夥計去罷，不必另外找了，李勝答應着，先自出去，三人隨後，也就來到外邊，只見一張桌子，一副圓籠都預備好了，有兩個店中的夥計，在旁伺候，等着一同前往，三人走上前去，叫把圓籠蓋兒揭開，只見盤碗裏面，無非是些鷄魚肉食之類，做的倒還豐美，燭台跟紅蠟，以及酒壺台盞，也都安放在裏面，看過以後，便又依舊蓋好了，秦世雄道，可惜這些好東西，平白的要送給別人去吃，劉錦笑道，你別想不開啦，拿這一點嘴頭食，咱們要把銀子換回來呢，一鳴道，不要打哈哈了，咱們這就走罷，李勝又過來問道，水仙村離着這裏，不過只有二三里的路程，還是騎馬不騎，劉錦道，那就不必騎了，咱們便一同步行前往，一鳴道，話雖這樣說，然而却也要帶着一匹馬，劉錦道，帶一匹馬，可是什麼用呢，一鳴笑道，等着咱們回來時，是要多兩個銀鞘的，放在馬上，騎回來，不便當嗎，李勝一聽，忙着說道，這話有理，等我把布袋跟麻繩，也都預備好了，說着，便自先去牽馬，那時劉錦，向一鳴說道，你這個辦法，不但是計劃精詳，心思周密，並且還是成算在胸，覺着那兩個銀鞘，可以手到拿來，決然是沒有舛錯的，一鳴道，我自然是盼望着，能夠這樣才好，不過能夠作臉，不能夠作臉，也只好等到臨時再說，秦世雄道，這個好辦，請你只管放心，倘若不能作臉

時，我一定給你去打接應，一鳴劉錦聽了，都不由得大笑起來了，他們談話的這個工夫，李勝已經把馬牽到了，便叫那兩個夥計，掂着桌子，挑起圓籠，隨着李勝，先行起身，一鳴劉錦二人，也就走出店外，秦世維送到門外，說了一句道，靜候好音，便回去了，那時見有十幾個人，都在低言悄語的，跟隨在後面，原來是店中住着的客人，以及附近曉得消息的，不免熱中好事，要跟着去瞧熱鬧，劉錦看在眼內，便低聲對一鳴說道，留點神罷，今天咱們這一舉，是有人前去參觀的，千萬可不要輸了銳氣，一鳴道，你只管放心，越是有入瞧，咱們越可以露臉，劉錦點點頭道，你能夠這樣有把握，那就是了，當下談談講講，工夫不見甚大，已經到了水仙村，那時有好些村居之人，因為看見了，有一個人牽着馬，一個人掂着桌子，一個人挑着圓籠，並且還有好多人尾隨於後，這本是村子裏，不常見的事情，不知道要往那裏去，是怎麼一個舉動，不由得都起了好奇之心，便不約而同的，也跟在後面，要偵查出一個下落，這一來，連從先打店裏跟來的人，湊在一處，足夠好幾十號了，轉眼的工夫，錢四娘的住址，已在面前，夥計把桌子圓籠放下，李勝便對着一鳴劉錦，指點明白，二人看時，只見籬笆障兒，已經開放，裏面是一片土地，很為平坦寬闊，兩扇板門，却是靜悄悄地掩着，二人便叫李勝，把那馬匹先拴在外邊垂楊樹上，又叫兩個夥計，把桌子跟圓籠，都移到籬笆障兒以內，那時所有跟來的人，似簇籬圍了一般，在外邊圍繞着，彼此交頭接耳，紛紛議論，都想看個水落石出，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鳴此時，便吩咐兩個夥計，打開圓籠，把那九個菜，取了出來，齊整整地擺放在桌子上，那三隻台蓋，都斟滿了酒，也一字兒地擺開，那兩個燭台，也一左一右的，安置好了，又叫把那兩支紅蠟，上，既好在上，劉錦看了，便向一鳴微笑說道，這個儀式倒不錯，一桌菜，三杯酒，還要點上兩支大蠟，很像是祭神的了，一鳴道，大哥休要取笑，少時

自見分曉，現在既然預備好了，咱們就叩門求見去罷。劉錦點頭說好，二人便一同向前走去，原來從籬笆障兒那裏，到得大門中間的距離，約在五、六丈遠，到了門前，一鳴便舉手輕輕地叩了兩下，工夫不大，只見雙扉一啓，走出一個婦人來，年紀約在三、七、十下，雖然村居打扮，却是衣衫整潔，舉止大方，向她臉上看時，但見雙眉帶煞，兩眼有神，從那姣好之中，透出一種精悍的氣象，這很可不問而知，便是錢四娘了。當下一鳴恭身說道：「實在多有驚動，請問府上，可就是錢四娘的尊居麼？」再說那時候，就在這開門走出一霎的工夫，錢四娘的一雙俊目，早已精光閃爍，把當前的跡象，一觸無遺，不但看清了眼前站的兩個人，英風滿面，氣概不凡，並且看見籬笆障內，放着一桌酒菜，並且還光華燦爛地點着一對大紅燭，籬笆障以外，却是衆頭攢動，圍了個密密層層，那些無數的眼睛，都在注意留神，一齊向裏邊瞭望，這種情景，一到了錢四娘的眼內，不要說猜料八九，簡直地就算到了一個十成，她知道今天這一舉，必是那輸了事的鏢客，特意煩出人來，給自己登門陪話，想着要那鏢銀來，咧，顯見得自己的威風，算是把他門鎮嚇住了，現在衆目觀瞻，稱得起是揚名露臉，這真是大有光采的事情，當時錢四娘想到這裏，不由得心添喜，面上生春，覺得實在有些快心滿意，只可惜有一件，人家這一趟來，恰是柔裏有剛，軟中帶硬，不僅是服輸認錯，還要施展一些工夫，藝業，給她瞧瞧，那就鬚鬚是說，咱們最好是按兵不舉，兩罷干戈，我們是講的禮義爲先，並非懼怕於他，這一手兒，她在事先，恰還沒有料到的呢。及至一鳴說出這樣恭而有禮的話來，便道：「尊客不要如此稱呼，但不知今天辱臨寒舍，是有何事見教？」一鳴聽了，便拱手道：「如此說來，便是錢四娘了，在下等今日到此，並非別事，只因我們局子裏，有一位姓秦的朋友，日前保護鏢車，路過貴處，一時之間，禮貌不週，有開罪四娘的地方，以致受了懲戒，不能前進，他

自己覺得無顏，難以登門陪話，所以由我們弟兄二人，前來替他請罪，好在我們本是同事，無論誰來，都是一樣，尙望高抬貴手寬大爲懷，我們便已感情不盡，這裏具了一點薄禮，不過是粗肴數式，明燭雙輝，敢請四娘笑留，也好略表我們一番恭敬之意，一鳴說到此處，沒有容得四娘答言，早已轉步如風，拾到籬笆障兒那裏，當時低下身軀，伸出右手，握住了一隻桌子的腿兒，緊跟着把身子一抬，腕子一挺，只見那載着盞碗杯燭的八仙棹子，已是四平八穩地，舉了起來，滿讓就有四個人，宿神靜氣，慢慢地去拾，大概也不能夠如此的妥帖，就在這個工夫，早聽得籬笆障兒以外，恰像春雷一般的，喝了一聲采，本來這般異樣的事情，出奇的手段，慢講是親限得見，簡直地就算沒有聽人說過，忽然出其不意的，看在眼內，怎麼能夠不喝采呢？再說一鳴此時，已是單手舉着那張棹子，向大門所在的地方，安詳徐步的，走了過來，雖然十分在意，恰是落落大方，並沒有局促不安之狀，及至到得門前，便全神貫注，很是仔細的，把那張桌子，輕輕地放穩，且說劉錦，隨着一鳴前來，他是作夢也沒有料到，是要顯露這麼一手兒工夫，他不是說不好，是怕辦砸了，所以事到臨時，陡然看在眼內，不由得自頂至踵，連三萬六千毛孔，全都感到緊張起來，直比一鳴單手舉着那張棹子，尤其覺得吃力，他這樣的提心弔胆，不但怕棹子上的器皿，有一件兩件的，落在地下，那時顏面掃地，無退兩難，就算是那一碗羹，三杯酒，要有一滴半點的，灑了出來，也要落得美中不足，不能說是十分圓滿，因此心中，很有些抱怨一鳴，不該辦這行險徼幸的事情，叫人如此担驚害怕，當時他兩眼看着，五內懸懸不定，真乃難以言語形容，幸而還好，這些時間很短，一鳴已是把棹子放下了，劉錦提着一口氣，趕忙走將過去，留神看時，他那一種患得患失之心，直比考試的人，親身前去看榜，還要惴惴不安，但是容得眼光，在那棹面上，偵查了一週，便不由得笑

逐顏開，把閉着的那一口氣，登時就呼出來了，原來不但杯中之酒，碗中之羹，一點兒也沒有傾溢出來，就是那兩支着得正旺的臘燭，連臘油都沒有走，於是便把以前的驚惶怨望，變成「鼓舞歡欣」，對於一鳴，真要佩服得五體投地，錯非是站在一條戰線之上，只怕讚美的言辭，已經是衝口而出了，再說一鳴，迎着大門口，把那張棹子，放穩了以後，雖說這種含有示威的舉動，已告成功，但是臉上的神氣，並沒有絲毫驕矜自得之色，依然保持和平謙遜的態度，向錢四娘說道：「區區非禮，原屬不成敬意，尚望俯鑒微忱，慨然笑納爲幸。」當時錢四娘，突出不意，見人家在她面前，顯露了這麼一手兒，難能可貴的工夫，分明是棉裏藏針，軟中帶硬，於登門陪話之外，要表現出不肯示弱的意思來，那還有個不能領略的嗎？一時誠中形外，不由得有些驚異的顏色，但仍力示鎮靜，向着一鳴說道：「尊客們這一番盛意，一時尙未敢拜領，因爲我上邊，還有婆母在室，須等稟明了以後，再爲定奪，只好暫屈二位，略候一候罷。」她把話說完，便翩然走進去了，此時劉錦，忍不住的，向一鳴說道：「賢弟，你真成，我就不信你這一隻手，會有這麼大的担当，從前書上說，片言折獄，你今天這一舉，可以稱爲隻手解紛了。」一鳴笑道：「咱們自己弟兄，過不着這個，你何必耍捧我呢？」劉錦道：「並非捧你，實在說的是實話，不過你剛一辨時，我很有些提心弔胆。」一鳴道：「我事先不肯說出辦法來，就是怕你們，或許有個信不及。」劉錦道：「你要在事先說出來，不管別人，我就非叫你，先試驗一番不可，不想話剛說到這裏，一風使微微搖頭道：『不要再往下說啦，錢家婆媳二人，可已經出來了。』」劉錦一聽，便留神回門道裏看時，只見錢太婆在前，錢四娘在後，款款地走了出來，已然快到門口兒了，那時一鳴，向前走了一步，預備着要去說話，不料那位錢太婆，剛要走到門邊，還不曾跨出大門檻兒，她那兩隻眼睛早已滴溜溜地，在一鳴劉錦的臉上，打了一轉，隨後就看到那

一桌酒席上，便脫口說道，啊呀，這是甚麼道理，叫人家如此花錢費事，她說完這兩句話，又轉過臉來，向錢四娘道，你先出去，把尊客們送來的那一桌席面，往旁邊挪一挪，我也好出去，跟人家答話，錢四娘聽了這個吩咐，便忙着應了一聲，就像燕子離巢的一般，飛身搶出門外，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她出來以後，便輕舒皓腕，略揜柔軀，伸出右下來，也握住了一隻棹子腿兒，隨着往上一抬身，那載着盤碗杯燭的棹子，便也平平地舉起，不過比着一鳴，從先舉起來時，却顯着低得多了，這並不是一鳴跟四娘，身軀的高低與此相差太遠，只爲一鳴握那棹腿時，是在較下的部分，此刻四娘，是握在較上的部分，前後的相差，總要在一尺內外，要按照重學的原理說，四娘這種抗手一鳴，雖然說是前後仿照，然而在暗中討巧，可是有點大得多咧，不過這個道理，是瞞不了明眼人，至於站在籬笆外頭那些觀衆，他們的眼睛，可那裏能夠看得出，反正把棹子舉起來就是了，要說這裏面，還有甚麼分別，真是作夢也不會想到，所以早又衆口齊呼的，喝了一聲采，就在這采聲之中，四娘已是十分謹慎，回旁走出有三四步遠，然後低下身軀，慢慢地把棹子放穩，這才挺身站了起來，雖然要想看，極力表示鎮靜，但她那粉面上，已經微微地起了一層紅暈了，是可笑，是那些籬笆以外之人，自己本來是力笨，還要混充行家，很有大聲的說道，今天這一局，真稱得起銅缸遇着鐵甕，彼此全無軟硬咧，那時李勝在旁，聽了這種批評，有心要說話，實在有點慙的慌，便道，諸位，並不是我愛多言駁辯這前後的事情，確是不得一錢，別的先不必講，只拿走的遠近說，這可不比尋常，多一步是一步的事，先前我們那位高爺，走了足夠好幾丈，此刻錢四娘，大概她走的，不過只有幾尺，雖然都是舉着棹子，這裏頭的身分，可就差多了，諸位想想，能夠說是一樣嗎，李勝所說的這個道理，本是淺而易見的，一經道破之後，大家都明過來了，有的大張

着嘴，有的翻着眼皮，有的點點頭，全都不言語了，再說當場的事情，原是很快的，但是筆墨來寫，可只能說過一邊，再說一邊，當錢四娘剛把棹子放好以後，一鳴跟劉錦的眼光，便不期然而然的，同時射到棹面以上，只見所有的一切，差不多都能保持原狀，但可惜有一杯酒，竟自傾出一滴半點來，這就好比一塊美玉，略有微瑕，令人不能無纖芥之憾了，當他們兩個人眼光看過去時，錢四娘也自有些不放心，她那一雙俊目，恰也在那裏潛行偵查，及見留下了一些區區小疵，登時使露出躊躇不安之狀來，劉錦看在眼內，不禁望着一鳴，微笑一笑，一鳴趕忙把眼光躲開，只當作不曾看見，這是怕四娘臉上掛不住，於是是有損無益，那時錢太婆，見棹子已經挪開，便款步走出門外，一鳴劉錦二人，也就迎上前去，拱手問候，錢太婆道：「尊客少禮，我還沒有領教貴姓大名呢，二人通過了姓名，錢太婆道：「既然開設鏢局，一定都是豪傑，想不到小小村莊，今天勞動二位，屈尊下顧，我們這個光耀，實在是大了去咧，一鳴道：「你老人家，如此過獎，我們可實不敢當，所有今天奉造之事，想情已由四娘稟明，也不必再行煩瀆，只求你老人家作主，將這份薄禮留下，把敝局所保的款項，慨然賜還，我們便感激不盡，錢太婆聽到這裏，便道：「這事都怪我，平日家教不好，把我那兒婦，給縱容慣了，不管甚麼事情，她都要鬧一寵子的性兒，簡直就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不怕你們二位笑話，有時她連我，還都挺搯呢，但是在自己家中，還待罷了，跟外人却如何使得，這一次任意妄為，把我給氣的，頭昏眼花，已經申斥過她好幾回了，一鳴道：「你老人家，也不要這樣說，當初總怪我們敝友，一時疏忽，以致得罪了四娘，方才生出這一番波折，如今既承寬恕，就求吩咐一聲，把這份薄禮笑留，也好略表我們恭敬之意，錢太婆道：「這雖是尊客們一番美意，但無端叨此厚惠，我們却怎好收下呢，劉錦也說道：「不必謙辭了，這一點區區之物，本來算不了甚

麼。不過是藉此略表寸心，况已經送上門來，難道還抬回去不成，錢太婆道：「既是尊客這樣說時，我也只好依實的了。」說到這裏，便回顧錢四娘道：「你取出傢伙來，把菜折進去罷，省得叫人家再翻手合手的，我今天算是借了你的光，晚上也可以開一開口味。」錢四娘答應着，便進去了。工夫不大，托出一個長方形的大木盤來，裏面放着幾隻很深的大碗，錢太婆又吩咐道：「你看人家尊客們，還點上兩支蠟燭，斟好了三杯酒，這個光景，倒好像恭敬神明似地，但是咱們娘兒倆，可那裏承當得起，你先過去，把蠟燭吹息了，將那酒奠在地下，然後再折菜，那才是個道理呢。」四娘聽了，果然照着錢太婆所說，走將過去，把蠟燭也吹了，把酒也潑了，然後把木盤，在棹子上放好，一一的折菜，不過除去那一碗羹湯，差不多都是兩樣菜，折在一個碗裏的，再說那時候，一鳴劉錦二人，都在注視着四娘的動作，見她把菜折完了以後，心想這就該托着木盤進去了，萬不料人家還要再露一手兒工夫，好把從前的面子找回來，這可是他們意料不到的，當那幾個大碗，已在木盤裏擺得整齊調勻，只見四娘，把右手貼住了木盤的邊緣，在那恰當其可的地方，猛然出其不意的，往外只一推，但見那木盤，被那股力量給催的，似弩箭離弦地一般，順着棹面兒飛行，朝下便落，當時一鳴跟劉錦，見了這種意外的舉動，不由得有些吃驚，以為四娘故意毀壞了器皿，就要打算反臉的了，却不料人家的左手，早在棹面兒下邊等着，木盤平平地，剛一落下去，已在手心上，接個正着，跟着一挺胳膊，便把那木盤舉了一個過頂，只聽得籬笆以外，早又高聲喝起采來，就是一鳴劉錦二人，看人家這一手兒，辦的實在漂亮，也不禁打心眼裏，十分佩服，錢太婆却向四娘說道：「你也是三十來歲的人了，怎麼辦正事，還像小孩子一般，不知輕重，要玩這個飄兒呢。倘若有個失手，砸了傢伙不算，把尊客們送的菜，也都糟踐了，並且帶累我，晚上也就不開口味咧。」四

娘一笑道，你老人家，何必這樣說，憑咱們娘兒們，不伸手則已，要是伸手時，就不會有個輸了事的，說着，使翻若驚鴻的，走進去了，錢太婆此時方把一鳴劉錦二人，讓了進去，再說籬笆障外，那些瞧熱鬧的觀衆，他們都有點看上癮來咧，不知以後，還要有甚麼舉動，可以大飽眼福，怎肯不想着看個親切，因此便趁着這個機會，與湖水相仿，一直湧到門外，只爲知道主人，是不大好惹的，多少要存着一些顧忌，所以還不敢妄越雷池一步，否則就要登堂入室的了，那時一鳴劉錦，已經隨着錢太婆，來到裏面，只見院子當中，桌椅已然放好，並且棹面上，還羅列着幾杯茶，錢太婆便對二人說道，蝸居太已的狹小，起坐多有不便，只好屈尊二位，在院內談一談罷，二人連聲說好便一齊就座，錢太婆也坐下了，只有四娘，在遠遠的一邊站着，錢太婆讓茶，二人喝了一口，便隨手放下，錢太婆道，我記得有句話，是禮尚往來，這就言其人家敬我一尺，我就要敬人家一丈，今天二位大駕光臨，並且還叨擾盛意，給我們的這個臉面，可以說是大了去咧，按照道理說，我們就該把這宗款項，親身給送到店中，那才講得下去，倘叫你們二位，自己帶回，豈不顯得我們，太不知得往還的禮節了嗎，一鳴按口說道，你老人家，只求把款項賜還，我們已是感情不盡，這些區區末節，很可以不用講的，況且你老人家這樣說，已是話到禮全，那裏還敢認真的勞動呢，錢太婆道，既蒙尊客，如此體諒，我可就樂得躲懶了，等把款項取來，當面奉上，她口中說着，已經起身離座，一直往廂房中走去，錢四娘一見，便也舉步跟隨，但是走得沒有幾步，錢太婆已然出來了，一鳴劉錦，一齊留神看時，只見那兩個銀鞘，已是用皮繩繫縛在一處，上面又挽了一個長結，錢太婆把來提在手中，邁步向前行走，那種悠然自得的神氣，簡直地是毫不費力，二人看在眼中，都不由得非常驚訝，暗自想道，不枉秦世雄，那般誇讚，看來這個老太婆，果然不凡，像這偌大的年紀，居

然有此手段，可真應了古人所說，老當益壯的那句話，試想那一千兩銀子，再加上木鞘，統共算在一處，說起分量來，也要在八九十斤，她用單手提着，竟能毫不費力，這豈是尋常之人，所能辦得到的麼？當二人心，這般忖度着，錢四娘已經說道：你老人家，只須吩咐一聲，何必一定要自己去拿呢？隄防着伸了胳膊，那可又是我的罪孽了。此詩錢太婆，已經走到院子當中，聽了這個話，便微笑道：你以為我，上了幾歲年紀，便老邁無能了嗎？告訴你，我是人老力不虧，像這一點兒分量，到了我的手裏，可滿算不了一回事，你要不信時，我就讓你看看，也省的空白無憑，整像我拿大話嚇人呢。當時錢太婆，說到這裏，猛然出其不意的，把手中提着的那兩個銀鞘，向上一翻腕子，便朝着天空，直擲了去，憑那樣沉重的物件，竟會被這股力量給催的，眼跟着一直地冲了上去，足夠好幾丈高，並且那種輕捷而又毫不費力的情形，就如同彈丸脫手的一樣，像這般當場出手的事情，真叫人驚駭不置。那時大門以外，所有伸頭探腦，熱心盼望，想着要再飽眼福的人，見這位老太婆，居然也施展手段，大顯神通，更不禁踴躍歡呼，高聲的喝起采來，但是有一件，越是沉重的東西，拋向天空，容到落下來時，比着輕渺之物，更要格外的快，所以當衆人的采聲，還不曾喝完，那縛在一處的兩個銀鞘，已是從半空之中，駭然的落下來了。錢太婆此時，正仰面向上看着，方要順着來勢，用手去接，忽聽得有人說道：你老人家，可以省一省力，讓給我接罷。話還沒有說完，早見有一隻手，搶到面前，恰好銀鞘落下來，適當手掌之上，不過時間倉猝，所接的地方，似乎還不曾得着全體的重心，但是接的人，沒有容得傾斜，趁着那銀鞘，剛一跟手掌接觸的時候，乘勢便往上一擦，只見又如飛的冲了起來，比着錢太婆，以前的那一次，還要高了好些，但聽得門外喝采之聲，又復如雷而起，等到銀鞘第二次落下來時，已是平平穩穩地，接了一個正

着，原來這個挺身而出，力爭上流的，正是一鳴，他因為錢太婆，偌大的年紀，還要如此賣弄手段，她嘴裏說是給錢四娘看，其實一家人，那裏用得着，分明是賣一手兒，要當場爭個面子，倘若只取旁觀的態度，連一點表示也沒有，豈不是相形見绌了嗎？因此靈機一動，便已越步爭先，只就着她的辦法，再來表現自己的能爲，也用不着另起爐灶，真乃稱得起，是旗鼓相當，針鋒相對，再好也沒有的了。劉錦見應付敏捷，能夠爭光吐氣，不由得滿心大悅，真乃是說不出來的快活，那時一鳴，把兩個銀鞘，四平八穩的，托於手掌之上，站在當地，有如泰山一般，真是氣不湧出，面不改色，錢太婆用眼看着，也很露出一種讚嘆的意思，便微笑說道：這位尊客，手底下總算來的真快，我若你不但力量好，大概是在氣工上，也很有些個根底罷，要是不然，當銀鞘落下來時，若僅憑着臂力，沒有一些氣工的運用，是很難隨手一擦就能夠起來的，一鳴此時，已是提起繩結，把那銀鞘，換在另一隻手內，聽得錢太婆這樣說，便道：你老人家，果然是老眼無花，在下於氣工一門，雖不敢說有些根底，但確是曾經練習，已能稍窺門徑了，當這談話的時候，錢四娘站在一旁，目光閃閃，若有所思，據她那種神氣，恰像還要伺隙而動，不肯就此罷手似的，劉錦看在眼內，已然猜料八九，不禁暗自想道：這一跳，所爲是索款而來，如今已經到手，事情便算告了結束，何必還等着，另生枝節，要鬧的畫蛇添足呢？想到這裏，覺得趕快離開此地，爲是便向着一鳴，丟了一個眼色，道：咱們走罷，不必就攔了，一鳴一見，也自會意，便向錢太婆，一同告辭，錢太婆道：二位難得到此，何妨再坐片刻，二人一齊說道：久擾不便，改日再當奉謁，說完，便向外走，錢太婆執主人之禮，親自送了出來，四娘卻沒有動身，到了大門以外，主客殷勤作別，那些附近的人，趕來看熱鬧，已是漸漸地散了，就是從店裏跟了來的，因爲事情已完，無的可看，差不多也是先都回去，那時店中的夥計

早把一切的器皿，全都收拾好了。李勝見二人已經出來，錢太婆已經進去，便意氣飛揚，喜形於色的，迎上來說道：「今天這一局，真乃是不動聲色，和平賭鬥，直比着動起手來還難，差一點兒的，只怕可也辦不了，瞧不出那位老太婆，騙定還要獻一手兒工夫，好透出她的不含糊來，這可應了那兩句俗語，是丈母娘舉石墩子，瞧你姥姥的這個勁兒咧。」李勝說到這裏，把一鳴劉錦二人，全給招笑了。當下來到籬笆障兒以外，一鳴把提着的銀鞘放下，這才重新解開，用布袋跟麻繩，紮縛停當，設法分梢在馬上，大家方向歸路而去，不料剛出得水仙村口，早見秦世雄，已從對面而來，他眼光到處，先已看見了銀鞘，知道大功告成，不由得喜笑顏開的，搶步向前，向着一鳴劉錦二人，連說多有受累，一鳴笑道：「秦大哥，你真沉不住氣，爲甚麼不在店裏等着，又親身跑到這裏來，莫不是怕我們辦不好，真要想着來打接應麼？」秦世雄道：「咱們自己弟兄，你別開玩笑，我好比是敗軍之將，那裏還配來打接應呢？」劉錦道：「我看你，大概還是有點不放心，秦世雄道：「這話也不對，既是高賢弟，親身出馬，又有你給從旁幫忙，事情一定能夠得手，我可還有甚麼不放心的？」劉錦道：「既然如此，你究竟要趕到這裏來，所爲何事？」秦世雄道：「告訴你說罷，只爲高賢弟，有意居奇，事先不肯把辦法說出，你們走了以後，我是左思右想，費盡心機，可也想不到是怎麼一個道理，心裏煩悶的厲害，真有些坐立不安，因此趕到這裏來，也好將當場的情形，早知片刻，劉錦聽到此處，不由得笑道：「要講高賢弟的辦法，真是妙極了。但是錢家婆媳兩個，也真不軟，今天這局事情，稱得起是棋逢對手，將遇良材，並且生面別開，叫人一新耳目，只可惜你，不能在場，未曾親眼得見，秦世雄一聽連忙動問，劉錦這才把兩邊賭鬥的情形，一一的說了出來，秦世雄聽了，不禁色舞眉飛，連聲誇讚，在這談話中間，已經又走了好些路，忽見從前面樹林內，轉出一個道人來，年紀約在

三十來歲，面白如玉，五官清秀，穿着一件銀灰色的道袍，連個油絲水點都沒有，肋下佩有一口刀，真有飄然出塵之概。三人看在眼內，不禁暗暗稱奇。那道人走向前來，彼此相隔不遠，便看了一鳴說道：「足下莫非就是玉面佛高一鳴麼？」一鳴聽了，有些駭然道：「在下便是，不知道爺有何事見教？」道人點頭道：「如此甚好，請借一步說話。」一鳴心中十分詫異，便隨着道人走入樹林以內，道人站住了，向一鳴說道：「賢弟，你大概不認得愚兄是誰？」一鳴道：「夙昧生平，正要請教，想道爺乃是方外之人，何以跟在下？」有此弟兄稱呼，道人一笑道：「賢弟不必驚異，愚兄道號，叫作倚雲生，等我提起兩個人來，你自然就可以明白了。」一鳴道：「但不知提起來的是誰？」倚雲生道：「請問靜虛子，跟悟真子，是你的甚麼人？」一鳴道：「靜虛子乃是我的師伯，悟真子乃是我的師父。」倚雲生道：「可曾知曉，那就是我的師父跟師叔，可見咱們弟兄稱呼，並非突然了。」一鳴至此，恍然大悟，方知這位倚雲生，乃是靜虛子的徒弟，跟自己一脈相傳，也算是有同門之誼，便忙行禮道：「原來師兄到此，請恕小弟眼拙。」倚雲生也還禮道：「我是奉師父師叔之命，賜與賢弟一口寶刀。早晚之間，自有用處。」一鳴聽了這個話，真乃喜從天降，便道：「小弟有何德能，那敢當此重賜，但既是師伯師父之命，却也未敢有違，只好當着師兄之面，敬謹拜領。」倚雲生點頭稱是，那時已從肋下解下那口刀來，便用兩手，高高的捧着，一鳴便跪倒行禮，起來以後，這才接過那口刀來，還沒有容得觀看，倚雲生便道：「賢弟前途珍重，愚兄還有他事，就此告辭，不及奉陪了。」一鳴道：「師兄且慢，小弟還有話說。」倚雲生道：「賢弟不必挽留，他日尚可相會。」說完了這兩句話，把袍袖一抖，便已飄然而行，那種飛快的樣子，就像駕着趁腳風一般，眨眼的工夫，已經出去多遠。一鳴看着，又是驚訝，又是羨慕，正在這時候，聽得有人說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一鳴回頭看時，原來是劉錦秦世雄一同來了，便道：「不要忙。」

等我慢慢地告訴你們，說着，便把那口刀，從鞘內拔了出來，二人也移步上前，定睛觀看，但見寒光閃閃冷氣森森，就像一汪秋水一樣，那種精光辟易，耀得人眼花撩亂，跟尋常使用的兵器，真乃大不相同，劉錦跟秦世雄，一齊失聲讚嘆道：好刀，那時一鳴，直比着得了萬兩黃金，還要高興，不由得滿面堆下笑來，秦世雄道：方才我從老遠看着，見道人捧着這口刀，你跪在地下行禮，我覺得非常的詫異，如今看起來，真應了那句俗語，是貨高價出頭，要能夠得着這樣一口刀，縱然多磕幾個，也不冤枉，一鳴道：大哥休得取笑，方才小弟行禮，乃是恭敬贈刀之人，並非因為得了這口寶刀，就肯其五體投地，秦世雄聽了，睜大了眼睛說道：原來這是一口寶刀嗎？怪不得叫人看着，頭髮都有些直立起來，劉錦從一鳴手內，接過刀來說道：我早就料到是口寶刀了，要是尋常的兵刃，焉能如此光芒四射，說着，便又通上到下的，仔細觀看，忽然點頭道：敢自刀柄上，還刻着兩個字呢，一鳴跟秦世雄一瞧，果然有伏龍兩個字，這就是寶刀的名目，劉錦看罷，仍然遞給一鳴，秦世雄道：這個道人真是慷慨的出奇，他有這樣的寶刀，怎麼就捨得脫手贈給別人呢？那時一鳴，一邊將刀還入鞘中，把來帶好，一邊說道：這也並非他自己之物，乃是奉命而來，辦理此事，秦世雄道：就算這樣，他不愧是個志誠君子，倘若換是我時，只好對不起你，留下自用的了，別瞧金銀財寶，我敢說是準不動心，惟獨見了這口寶刀，真叫人有點涎垂三尺，一鳴聽了，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劉錦道：咱們走罷，不要只管說了，李勝跟那兩個夥計，已經走出很遠的了，三人這才出了樹林，一同向前行走，劉錦秦世雄，又向一鳴問，來的那個道士，果是何人，這口寶刀，究竟是誰所贈，一鳴把話說明，秦世雄道：你的武藝能為，已然出人頭地，如今又得了這口寶刀，正應了那句成語，所謂如虎附翼，將來成名露臉，必然操券可致，劉錦道：不但如此，我看二位仙師，特派這位

倚雲生送給高賢弟這口寶刀，大約早晚之間，必有應用之處。不過在事情未到以前，這種玄妙機關，咱們不能預爲揣測罷了。一鳴秦世雄聽了，一齊點頭稱是。三人談談講講，工夫不大，已經回到店中。李勝早把銀鞘安置好了，算是在這裏耽擱了一天。第二日清晨，方才彼此分手，不提秦世雄押解款項，趕奔路途。單說一鳴劉錦二人，於路無話，回到鎮遠鏢局。朱伯祥見了，便忙着動問事情的經過。二人說了一回，又提及得了伏龍寶刀之事。朱伯祥聽了以後，自然欣喜非常，又說神鏢白建侯跟金面太歲王隆已經回來了，曾經親身前來，給一鳴道謝。大家正說到熱鬧中間，忽然從外面進來一人，年紀約在三十多歲，神情舉止，很透着精明幹練，不過有一樣，可是眉頭不展，面帶憂容。一看他臉上的神氣，就知道必有煩心之事。朱伯祥一見，便忙起身招呼，當下給兩邊一引見，方才知道此人，就是朱伯祥從先提過的，那個提署裏的大班頭，小神貓楊泰。大家落座以後，朱伯祥便向楊泰笑道：「我記得有這麼兩句話，是入門休問榮枯事，一看容顏便得知。今天我看你臉上的神色，還是透着有些不對，大概這些日子，那個震動一時的大盜，你還沒有訪着他的消息罷。」楊泰聽了，深深地嘆了一口氣道：「不瞞你說，我當了這些年的官差，可也沒遇着這樣爲難受窄之事。近來是茶飯無心，夜不能睡，好比是坐在針氈上的一樣，我很想辭掉這個差事不幹，無奈怕堂官不準，並且事情是萬分難辦，誰也不肯接手。這乃是勢成騎虎，無法可下，愁也要把人給愁死了。」朱伯祥道：「事情透着扎手，那本是實在的情形，然而像你的這種說法，豈不也有點太過了麼？」楊泰哼了一聲道：「你是局外人，那裏知道實情。最近這位魔王，又作出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稱得起是胆大包身，出人意外，不但說我吃不住，就連我們堂官，他也要担架不起。三人聽了這個話，不由得驚訝非常，一齊動色，便問是怎麼一回事。楊泰這才皺眉嘆息的說：

了出來，原來那時禮親王，聖眷甚隆，有一天，在內廷侍宴，天顏喜悅，頒賜了一件珍品，當時禮王爺，叩領之後，還只認爲一種玩物，並不看得怎樣鄭重，及至拿回府內，經一位老門客陳伯高的鑒定，方才曉得是一件無價的至寶，倘問這御賜的，究竟何物，敢自乃是一個玉鼠，大小只在二寸內外，那玉的潔白無瑕，自不必說，尤其是玉的裏面，好像含着脂肪的一般，異常潤澤，就如同人的肌膚一樣，所謂羊脂美玉，那才可以當之無愧，至於說到雕鏤，真乃鬼斧神工，不用講四足一尾，身目口鼻，全都維妙維肖，栩栩如生，就是週身鼠毛，也都纖如毫髮，一絲不亂，那兩隻鼠眼，乃是兩粒珠子，嵌入裏面，顏色却是淡紅的，形式淺圓，只有綠豆粒兒大小，說也奇怪，珠子雖然那麼小的自閃閃燦燦地往外放光，總而言之，這件渺乎其小的東西，無論是誰看見，可也不能不稱奇道異，然而要斷定了是個寶物，那又須別有會心，獨具慧眼了，再說禮王爺，因爲這位老門客陳伯高，博學多聞，精於賞鑒，所以凡得着心愛之物，如金石古玩書畫等類，總要請他看看，或是考一考年代，或是估一估價值，據他說出來的，無不探本窮源，斷的恰到好處，因此這個玉鼠，當然不能除外，少不得也要請他一爲寓目，不過看的時候，事先并不會說明，是從那裏得來的，不料陳伯高一見之下，臉上的神色，似乎很爲驚異，他拿到手內，細細的看了一回，然後才鄭重其事的，把來放好，便向王爺說道：「晚生大胆，冒猜一二，只怕此物，並非銀錢購買而來，許是當今御賜的罷。」王爺點頭道：「你的眼力，實在不凡，果然這是御賜之物，陳伯高嘆息着說道：「主子肯把這樣的至寶，賞給王爺，足見聖眷隆重，確非尋常可比。」王爺聽了，不由得笑道：「你這個話，未免有些過分了，此物雖然難得可貴，然而也不過只是一件玩物，怎能便稱爲至寶呢？」陳伯高道：「王爺有所不知，這個玉鼠，非同小可，還是大明時代，和闐進貢之物，久藏大內，已經多年，如今賞給王爺，真乃聖

恩高厚，王爺道，話雖這樣說，但我究竟看不出來，這個小小的東西，可以稱爲至寶的地方，到底是在何處，陳伯高道，王爺要打破這個疑團，並不甚難，只須今天晚上，費上一些工夫，把這個玉鼠放在面前，屋裏不要點上燈燭，等到半夜之際，看是否有何特別的事故發生，那時便可以胸中豁然了，王爺聽得這樣說，不禁大笑道，你這不是有意居奇麼，何不就在事先，把話說明了呢，陳伯高也笑道，請王爺恕罪，倘若在事先說明，那便覺得毫無趣味，總要等臨時的發現，才可以使人又驚又喜，況且晚生所說，也是由考慮推想而來，至於是否確實無誤，也要靠着這一次的試驗，那才能夠證明呢，王爺道，這也罷了，今天晚上，就叫你陪着，我一同監視着這個玉鼠，看是否發生何種變化，如其話不應典，你可是要受罰的，陳伯高聽了，連忙答應，並且很爲歡喜，果然這天夜裏，他就陪着王爺閒談，把那玉鼠放在水晶盤兒以內，就擺在眼前的桌子上，王爺是在上手坐着，陳伯高是在下手陪着，彼此講今說古，娓娓清談，陳伯高倒很能沉得住氣，王爺却是心裏有事，不時的要看看那個玉鼠，盼望着有甚麼異樣的事情，能夠在眼前，發現出來，却不料左看看，還是依然如故，要一點動靜也沒有，王爺忍不住，便向陳伯高問道，你以前說的那些話，別是信口雌黃，要有點靠不住罷，陳伯高道，請王爺不要心焦，時候可還沒有到呢，王爺點點頭，便不往下再說，後來案上的西洋白鳴鐘，敲了十一點，算是已經交到半夜的子時了，陳伯高道，王爺留神罷，時候這可就算到咧，說着便吩咐伺候的人，把屋內所有燈燭，一齊熄滅，說也奇怪，果然就在這一霎的工夫，便發生出變化來了，只見從那玉鼠的頭部之上，閃閃爍爍射出兩道淡紅色的光線來，就像半夜裏，天上兩顆明星，向外熠熠生輝的一樣，那時因爲屋內漆黑，所以格外看得明亮，王爺見了這意想不到的事情，不由得又是驚異，又是驚喜，便道，不枉你有意居奇，事先不肯

說破，果然這種變化，真有些不可思議，陳伯高也很得意的說道：這算是已經證實了，請再慢慢地往下看罷，這時王爺滿心大悅，使目不轉睛的，看着那個玉鼠只見兩道光線，逐漸往外延長，光芒也就益形強烈，等到自鳴鐘，敲了十二點時候，恰交子正，那光線便照耀數尺之外，王爺跟陳伯高彼此對坐着，不管是誰看誰，真乃鬚眉畢現，陳伯高道：我要請問王爺一聲，到底這個玉鼠，是否可以稱爲一件至寶，王爺大笑道：這又該你自鳴得意了，如今有這樣奇跡發現，自然是名實相符，可以稱爲一件至寶，但我不明白，何以就能夠發光呢，陳伯高道：好叫王爺得知，那鼠的兩顆眼珠子，體積雖然甚小，却是無價的寶珠，每夜一交子時，便能發光，到了子正，其光最爲強烈，以後逐漸收縮，到了丑時，便沒光了，因爲在十二生肖中，子時屬鼠，這兩顆寶珠，發光又恰在子時，所以才用上的美玉，雕成此鼠，把寶珠作了眼睛，等着到了子時，鼠眼便能發光，一經過了這個時辰，便歸無用，其中似乎含有一點秘密的意味，這也是當初製造的人，匠心獨運的地方，王爺聽了這番解釋，方才覺得胸中豁然開朗，至於說到高興，那更不必提了，次日便在府中，大開夜宴，把相好的王公大員，全都請來，賞鑒這個御賜的寶物，第二天是由福晉，宴請王公大員的内眷，第三天又叫府內的職員，以及一班門客，也都開開眼界，見一見這天府的奇珍，王爺也一樣兒的，賞賜筵席，好給大家助興，那時就是府中一切雜役人等，也全在暗中觀望，藉飽眼福，總而言之，是把這個玉鼠，連着慶賀了三天，經輾轉傳播，名聲可就大了，聖人說得好，慢藏誨盜，這個道理，真是一點也不錯，有了這樣的寶物，正該諱莫如深，那裏還禁得住大張旗鼓，鬧得像滿城風雨呢，果然就在第四天的夜裏，便已發生變故，原來王爺正當心愛之時，便把那個玉鼠，放在手邊，要不時的賞玩，這日清晨起來，一眼向案上望去，連玉鼠，帶那小黃綾子匣子，一齊渺然不見，當

時却不覺得怎樣吃驚，以爲必是內眷們，拿去觀看，不料查問以後，誰都說是不會拿，便忙着搜尋，怕是王爺攔忘了地方。這時忽有眼尖的人，看見牆壁上，添了一個新鮮的花樣，便指給王爺看，王爺一看，乃是一條小小的黑龍，却是兩隻紅眼，就如同打的戮記一樣，王爺見了以後，胸中已自了然，知道那個玉鼠，忽然不翼而飛，是在黑夜之中，叫人家給盜了去咧，原來那時候，鬧着神出鬼沒的大盜，有幾家大員的宅裏，都着了他的手，作案之後，便留下龍形的戮記，王爺已經耳有所聞，如今算是鬧到他的府裏，來個親眼得見，那還有個不明白的呢，王爺盛怒之下，自然要責成地方官辦案，那九門提督，首當其衝，可就算是頭刀菜了，當時把伊祿傳入府內，厲聲斥責，說他緝捕廢弛，縱容奸宄，居然偷到我的府上來，大概你的這個官兒，是不想着做了，可憐伊大人，那敢分辯，只有諾諾連聲，自行請罪，應着上緊的破案，他自從地方出了這個大盜，因爲偷的，都是些高官顯宦，彼此見面之時，已經受了許多的冷嘲熱諷，現在又因爲盜去了御賜的寶物，叫王爺當面責備了一頓，還有個不嚴傷手下，加緊拿人的壓，那個大班頭，小神貓楊泰，富着這份官差，怎能不爲難受，他當這走頭無路的時候，恨不得能有一個臂助才好，所以到鎮遠鏢局，來訪朱伯祥了，當時楊泰，把這番情節，一一說明，三人聽了以後，都不禁爲之動容，因爲像這樣藝高胆大，敢於橫行無忌的大盜，真可以說是從來少有，朱伯祥忽然笑道，憑王爺的府中，他能夠如走平地，御賜的寶物，他能夠伸手拿來，並且臨行之時，還要留下記認，稱得起是作人所不敢作，爲人所不敢爲，在江湖綠林道中，不愧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我聽了這件事情，倒打心裏，有點佩服他，楊泰聽了，搖了一搖頭道，你這個話，真說的透着新鮮，咱們是相好的朋友，平夙總算有個不錯，按照情理說，就該患難相扶，如今我因爲出了這件案子，直給擠兌的，沒了活路，你不說盡

其朋友之道，怎樣的幫一幫我，反倒跨獎那個大盜，說是打心眼裏佩服他，這可不成了幸災樂禍了嗎？難爲這個話，你怎麼會說出口來，一鳴劉錦聽了，都不由得大笑起來，朱伯祥道：你別多心，我誇的是他的能爲，可就把你受熬的那一層，給忘了，況且我就跟你表同情，怎樣的恨怨於他，那不也是無濟於事麼？楊泰道：你既知道空言無補，可就應該實力相幫，能夠替我分憂解惱才是，朱伯祥道：憑你是個成了名的大班頭，久慣拿賊辦案，手下又有許多精明幹練的人，尚且無計可施，我就算有這一份心，願意替你幫忙，可又從那裏下手呢？楊泰聽罷，默然不語，劉錦使道：若依我的愚見，目前這案子，應該分爲兩層辦理，那拿人追賊，尙屬第二層，至於說到第一層，先要訪明了他的下落，試想這個大盜，行踪飄忽，出沒無定，有如神龍矢矯，不可端倪，如今他是怎樣的一個人物，並其託身何所，一概茫然不知，却就要急於辦案，豈不是等於捉風捕影麼？楊泰道：這個道理，我可也不是沒有見到，無奈這些日子，所有庵觀寺院，茶館酒肆，以及客棧娼寮等處，無不網羅密佈，加意搜尋，但是所得的結果，要一點消息也沒有，可叫人又有甚麼法子呢？劉錦皺眉道：如此說來，可真有點不好辦了，莫非說那個大盜，善於掩飾，縱然跟他相逢會面，也叫人看不出來麼？楊泰道：或者當真就是這樣，也不可，朱伯祥道：倘若看見了他，都不能認識，請問這件案子，可從那裏辦起呢？楊泰聽了，不禁連連地嘆氣，一鳴是半響不曾言語，至此方微笑說道：不是我要多嘴，訪查這個大盜，並不甚難，因爲他有一個絕好的記認，不啻是叫人注意的目標，如不遇見便罷，倘若遇在一處，怎有個當面錯過之理？楊泰一聞此言，連忙向一鳴請教，就是劉錦朱伯祥，也都傾耳靜聽，本來這也難怪，別人都看着，無從下手，他却舉重若輕的，說得這般容易，怎能不想着一聆爲快呢？只見一鳴，不慌不忙的說道：這個道理，好比是個啞謎，要是一經說破，其

實並沒有甚麼，請想他作案以後，留下的那個記號，不是一條墨龍，兩隻紅眼麼？其中所含的意味，不是隱藏着他的姓名，可就是隱藏着他的綽號，不過細想起來，還以綽號爲近，因爲揣情度理，像這種記號，是很難把姓名代表出來的，至於這條龍，何以單要兩隻紅眼呢？想來必非爲的好看，自然這要有個取義，可就是他那個綽號的象徵，所以據我的揣測，這個大盜，他那兩個白眼珠兒，必然是紅色的，請想這種特別的稟賦，在一般普通人中，可以說是罕見，若當躡緝之時，留心物色，從此下手，豈不能較有把握，不至茫無頭緒了麼？楊泰聽到這裏，把手一拍道：着哇，這個道理，真是一點也不錯，我怎麼就會想不起來呢？足見是有點遇事則迷了，今天來到貴局，得高爺這番指點，好比是黑暗中忽然現出一道光明，所得幫助，實在非同小可，以後若能從此破案，皆出自高爺之賜了，一鳴聽得這樣，便連稱不敢，朱伯祥却向楊泰笑道：依我勸你，還須子細留心，不可過於高興，須知害眼病的人，白眼珠兒是紅的，或者喝醉了酒，白眼珠可也是紅的，倘若貪功心盛，鹵莽從事，把病人跟醉鬼，一齊亂拿，那時不但不能破案，反要鬧的怨聲載道，可就成了笑話了，一鳴跟劉錦聽得這樣說，不禁失聲大笑，楊泰道：你這個說法，真乃豈有此理，病人醉鬼，跟那天生的稟賦，自是截然不同，我們辦案的人，要是連這個分別，都會看不出來，那可不是有目如盲了嗎？劉錦道：不但如此，並且在神情舉止之間，自然也要加上一番參考，那有個不問青紅皂白，便行亂拿之理，楊泰道：這話對極了，總而言之，現有高爺這番指點，算是得了握要的地方，以後便從這裏入手，可以說是容易多咧，當下又談了幾句話，楊泰便告辭而去，劉錦却向一鳴道：你方才說破了這層祕密，確乎是入情入理，在訪拿這個大盜上，不能不說是一個很大的貢獻，不過要據我看，只怕是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一鳴聽了，微笑不言，像是已經心領會神似地，朱伯祥却

很爲詫異，便忙着問道，這話說得太怪了，到底是怎麼一個緣故呢，一鳴道，你不明白嗎，這個道理，很是淺而易見的，請想那個大盜，既能作出奇的案子，當然有驚人的藝業，像那些當差應役之人，如何能是他的對手，前此訪拿不着，那也還待罷了，現在被我說破了這層秘密，似乎已有線索可尋，然而伸手是禍，拳手是禍，假如一旦之間，窺破了他的行藏，就要動手辦案，試問那個大盜，怎肯善罷干休，豈不含有絕大的危險，這就是他所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了，朱伯祥聽到這裏，才連連點頭，劉錦便道，所以我先就說過，這事應該分爲兩層辦理，那拿人追賊，尙屬第二層，一時姑且談不到，言外的意思，就是訪明了他的下落，不能冒昧動手，總要籌策萬全，再有一番斟酌，好免得縛虎不成，反遭其害，不過我跟那位楊爺，今天還是初次見面，這話說着有些礙口，顯見得是小覷了他，因此就不能直言奉上了，朱伯祥忽然笑道，你們放心罷，我敢保不至於發生甚麼危險，因爲那個楊爺，外號叫作小神貓，是最機靈不過的，你們想的到的事情，他更想的到，決不會自己往釘子上去碰的，一鳴劉錦聽了，都說這便很好，不提他們三個人，私下議論，且說楊泰，回到了辦公的地方，便召集手下的班役，把一鳴傳授的這方法，對大家秘密說明，叫去留神詳加物色，衆人見得了這條明路，似乎比前容易着手，便都踴躍爭先，分頭捕緝，想要親手破案，以便擎功受賞，這一來，不打緊，大盜的踪跡，果然從此發現，可是又出了亂兒了，原來那些幹役之中，有一個叫作周昆的，爲人精明不過，他那兩隻眼睛最毒，好人歹人，能夠一望而知，因此尋訪盜賊，常常得手，人家送了他一個綽號，叫作夜明砂，好比是蛟子的眼睛，能在夜間視物，這一次，得了楊泰的囑咐，自然打起精神，要查訪出大盜的下落，那時好壓倒衆人，落得揚眉吐氣，於是他就不辭辛苦，在街市之上，遍處梭尋，想要得着意外的機會，無奈京師地面，遼闊非常，所有往來

的人，真乃不可勝計。要打算在這熙熙攘攘的裏面，遇到一個特別尋覓的人物，此事談何容易，且說這天，周昆照例東奔西走，眼望着天色，已是晚了下來，那時他的心中，不免有些懊喪，以爲這一日的光陰，又是虛度過去了，當下這麼一想，不由得腳底下，也就有些懶懶地，正在這垂頭喪氣的時候，猛然聽得前面有人說道：你看方才那個人，真是有點異樣，他那兩個眼珠兒，怎麼是淡紅色的呢？又有一人說道：這事本來少有，我看他兩隻眼睛神光足滿，決然不是害眼的，當時這二人，無心的談話，忽然到了周昆的耳內，一時又驚又喜，出於意外，不要說神經極度奮張，就連週身骨頭節兒，都要策策而動咧，那種情形，倒好像觸了電的一樣，這正應了那兩句俗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了，使忙着趕步上前，向那二人拱手說道：借問一聲，方才那個紅眼的人，他是往那裏去了，再說那兩個人，見了這突如其來的舉動，都覺得不勝詫異，使同時站住了，四隻眼睛不住的打量周昆，嘴裏可沒有言語，周昆知道人家，犯了猜疑，早已有了解算，便道：不瞞二位說，他是我一個朋友，這幾天，有點要緊的事，正在找他，偏偏地遇不上，請您告訴我，好趕上去跟他會面，這也算行個方便，內中有一人，方才開口道：他就順着這條大街往前邊去了，說着便用手一指，周昆說了一句多謝指教，早已拽開腳步，如飛而去，却不料趕到大街的盡頭，還沒有得着踪跡，從此便分爲兩條岔路，一條是往北，一條是往南，周昆到了此時，不由得犯了躊躇，有心往南追罷，怕他是往北，有心往北追罷，又怕他是往南，自己並無分身之術，這可怎麼好呢？正在這猶疑不定之際，猛然心中一動，暗自想道：南字跟難字同音，顯見得是難以得手，不如往北追罷，想到這裏，便一直往北追下來了，誰知這種迷信心理，出於一時徼倖，竟算叫他朦朧對咧，原來那條路上，透着冷靜，並沒有多少行路之人，遠遠望去，參差錯落的，只有幾個人，大有寥

若晨星之勢，周昆脚下用力，飛一般地向前趕去，越過好幾個人，全不是他意中尋覓的，以後趕來趕去，便已漸漸地，要趕上前邊的那一個人，從背後留神望去，周昆的心裏，已是猛烈地跳動起來，知道這一個，一定是了，今天總算天假其便，活該叫自己作臉，眼看着這個震撼一時的大盜，就要破獲，在自己的手內，這是何等榮耀之事，心裏一高興，便很輕快地，逐步趕向前來，至於是否有何種危險，在此多忙之時，尚有些未曾想到，正是

兩腳踏來生死路，一身陷入是非坑。

欲知周昆追趕此人，所得結果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提署下警告電掣雷轟 鏢局決雌雄龍爭虎鬥

話說周昆，當時只在背後望去，還不曾看見那人的面目，到底他那白眼珠兒，是否是紅色的，尚屬懸爲疑問，何以便敢武斷，認爲確是那個大盜呢，殊不知作公的人，查訪盜賊，都有一種觀察的訣竅，跟普通的看法不同，何況周昆，綽號叫作夜明砂，兩隻眼睛最毒呢，他見前面走的這個人，身體強壯，步履矯捷，一望就知道是個武功很好的人，並且尤其異樣的，是他腳底下那兩隻鞋，竟會沒有什麼塵土，這就是他走起路來，又重又快的一個徵驗，還不是那飛行絕跡的大盜，更是何人，因此周昆的心裏，便覺得有了把握了，但隨後又一眼望去，却見那人的手內，拿着一根手杖，樣子很是古怪，長短足盈三尺以外，在手握的地方，是非常之粗，以下較細，一直到底，那最末的尖端，又有一個疙疸，看那種形式，說是手杖也可以，說是兵器也可以，通上到

下，却豈了一層漆，望去是烏黑發亮，很難辨別是甚麼製成的，不過有時碰在地下，竟自鏗然有聲，想情未必是木質的了，再說周昆，以前因為貪功心盛，未及子細思，後來見了這古怪的手杖，心中一動，彷彿受了意外的感觸，這才喚醒於他，不由得激伶伶地，打了一個寒戰，暗自想道：此事有些不妥，看他手裏拿的那個傢伙，分明是精鐵製成的，并且分量異常沉重，倘若碰在上面，逃不了骨斷筋折，這是生死所關，非同兒戲，況且據他所作之事，當然武藝高強，慢講是我一個，就算是十個，甚而至於一百個，也未必是他的對手，如其不知進退，輕舉妄動，豈不枉送性命，看來當場緝獲這一層，趁早休作此想，還是把心眼放明白些，保全自己性命要緊，不過這個難得的機會，可也不能輕輕放過，最好是在後面，尾綴於他，等着得了巢穴的所在，那時報告上去，功勞可也不在小處，至於說到動手擒拿，不妨讓給別人去辦罷，他把主意打好之後，心神略為安定，但又在暗中盤算，似乎應該看一看這個大盜的面目，也不枉今天遇上這一番，再者他白眼珠兒是紅的，也要看個明白，方才算得腳踏實地，只要能夠辦的巧妙，也不會打草驚蛇的，當下這麼一想，腳底下便緊了一緊，轉眼工夫，已經趕過頭去，却故意把手巾，落在地下，回頭拾了起來，就藉着這個工夫，抬頭望去，正好跟那個人，彼此打了一個照面，只見他是紫巍巍地一張臉面，雙眉高聳，二目有神，再配上鷹鼻虎口，更顯得精悍非常，他那兩個白眼珠，却果然與常人不同，是一種淡紅顏色，看着實在有些異樣，這總算見了廬山真面，已經得着確實的憑據了，且說周昆，本是個機警不過的人，惟恐一露痕跡，便許叫大盜，有了覺察，因此做得非常自然，只像在有意無意之間的，隨便地望了一望，絕不會帶出留神注視的樣子來，但見那人，兩眼看着別處，態度很是悠悠自得，似乎對於這個拾取手巾的人，他就不會看見，周昆覺得辦的得法，很為放心，當時他腳

底下，略爲遲頓，早又讓那個人，走到前邊去了。此時更無別話可說，只有慢慢跟在後面，總要得着他藏身的所在。那時方算大功已成，才能罷手，却不料那個人，走來走去，信步游行，竟自漸漸地，走出城外，但見暮色蒼然，自遠而至，天光已是晚下來了，並且荒郊莽莽，四無行人，景象是異常的岑寂，只有他們兩個人，一前一後的走着，到了此時，周昆因爲環境的關係，不免從心裏，起了一種疑慮不安之念，暗自想道：這個時候，他却一個人，跑到城外，並且轉向荒僻的地方走，這是要往那裏去呢？我若只管這麼跟着，恐怕要有些不妥，因爲從先在城內，走路的尙有別人，跟着是不露痕跡的。如今只剩下兩個人，難免有些打眼，萬一發生危險，那可怎麼好呢？不幸出了這種事情，再要想着撤步，只怕比登天還難。慢講擎功受賞，性命也要保不住的。周昆想到此處，但覺得心眼裏透着發涼，脊梁溝上透着發麻，兩隻腳不知是怎麼一回事，也就有點不願意往前走咧。繼而又自行寬慰道：好在我跟了他，這麼半天，他始終就不會回頭望過一次，一定是毫無覺察，不如趁着這個時候，來個鞋底揩油，溜之大吉。雖說把到手的功勞，變成鏡花水月，但比拿着性命去賭賽，總算強的太多，辦事總要見機，不可不知輕重，只當今天，並不會遇着他就是了。周昆把主意打好，更不怠慢，立時扭頭回頭，來個轉身開步，這也算是急流勇退，善於明哲保身的了。誰知事到其間，已自勢成騎虎，縱然想着要走，可也走不了，說時遲，那時快，周昆剛轉過身去，走出只有兩三步遠，猛然聽得背後，有人大喝一聲道：且住，這兩個字，說得斬釘截鐵，非常沉着，倒好像有雷霆萬鈞之力的一般。早把周昆，嚇得發了一個寒噤，但雖然滿心害怕，却不能不住步回頭，留神觀看，那知不看還好，看了時，不由得肝胆皆裂，只見那人，把手中鐵杖一橫，赫然站在那裏，兩隻紅光閃爍的眼睛，射在自己的面上，就如同一隻猛虎，攔住了道路。周昆此時，人目驚心，已是

面無人色，止不住週身發抖，那種情形，好比是待宰羔羊一樣，不但一句話說不出來，連氣息也都閉住，那人見了他這般嚴肅的神情，便哈哈地發了一陣狂笑，但是聲音慘厲，又在這荒郊曠野之中，聽着好像梟鳥長鳴，更叫人毛髮皆豎，幸虧笑聲甫畢，他手中橫着的那根鐵杖，已是慢慢地垂了下來，這種表示，總算是略為好轉，周昆一見，覺得這死生呼吸的關頭，透着有些緩和，方才把閉住的那口氣，輕輕地呼出來了，這時耳輪中，忽然聽得那人，具一種奚落口吻，向自己問道，你不是提署的幹捕，叫作夜明砂周昆的麼，今天咱們遇在一處，也算是幸會得很，這個話說了出來，不打緊，早又把周昆嚇糊塗咧，因為自己的立場，人家曉得的這麼清楚，彼此處於敵對的地位，處在這勢不兩立之下，能夠輕於放過嗎，打是打不過，跑是跑不了，自己的性命，眼睜睜地，是在人家手心裏握着，只怕今天大限臨頭，逃不開要血濺荒郊，屍橫青草的了，想到這裏，不由得顏色慘變，出了一頭的冷汗，那人見周昆駭懼得說不出話來，便冷笑道，可惜你目力雖強，胆力太弱，既然如此，却無端要跟着我，試問所為何來，那人把話說完，竟自回身走了，周昆直到此時，方才算是神魂歸壳，覺得留下了這條性命，真乃等於兩世為人，又在那裏怔了半天，神智方得恢復，便無精打采地，從原路走了回去，心中暗自盤算道，看來我的行藏，他是早就窺破了，所以才把我，引到這種荒僻的地方來，好彼此開個談判，至於他真正的巢穴，一定是跟這裏不相干的，回想我從前的舉動，可不是弄巧成拙麼，他這麼想着，還有些餘悸未忘，驚魂不定，及至回到家裏，已經掌上燈火，他的妻子胡氏，問他吃過飯不曾，周昆搖了一搖頭，又問他，今天臉上的神色，為何比着往常，有些兩樣，周昆又搖了一搖頭，少時胡氏，把菜飯拿了上來，周昆只吃了一星半點，便不吃了，坐在那裏，還是呆呆地兩眼發直，胡氏看着情形不對，心裏有點忙，便道，你別是得了甚

麼病罷，等我請個醫生來給你看看，這時周昆，才算說了話了，他望着胡氏，把手一擺道，你不要瞎猜疑，我是沒有病的，你看我這個樣子，我是心裏有事，胡氏道，有甚麼事，就值得飯也吃不下去，話也不愛說了，周昆道，你不必打聽，知道了也是煩心，到了將來，少不得我要告訴你，胡氏道，可是公事呢，還是私事呢，周昆見她還往下問，便皺着眉頭，表示極端厭煩的神氣，只說了三個字道，是公事，胡氏一聽，點了一點頭，便不往下再問，不過她的緘口捫舌，并非真能體會丈夫的意旨，只爲知道是公事，跟自己毫不相干，便樂得不去尋根究底了，原來周昆此時，心中還有些七下八下，並且暗自盤算，今天遇上的這件事情，以及大盜的容貌舉止，還是報告上去呢，要說報告上去罷，怕的是發生危險，要說不去報告罷，未免職守有虧，事處兩難，真叫人猶疑不定，思索了半響，還是不得主意，後來夜色已深，這才息燈就寢，只覺得翻來覆去地，睡不着，直到了三更以後，方得漸入夢鄉，他因爲白晝之間，受了絕大的驚恐，入睡之後，仍然不能貼席，老覺得有些神魂不定，以後恍惚來到提署，見了小神貓楊泰，便把巧遇大盜，呼吸喪命的事情，說了出來，猛聽得身背後，有人大喝道，我饒了你的性命，你還敢前來自首麼，周昆一聽，嚇得在夢中大叫道，我今番却是死也，這一喊總算不錯，惡言已然驚醒，兩隻眼睛也就睜開咧，只見天色已經大明，自己安安穩穩地躺在炕上，只是心中亂跳，出了一身冷汗，不禁很懊喪的，嘆了一口氣，誰知胡氏叫他這一喊，也驚醒了，當時轉過身來，推了周昆一把道，你這是怎麼啦，不料這句話，還不會說完，胡氏恰像看見了甚麼，嚇得哎啣了一聲，臉上的顏色，登時變的難看極了，要據那種害怕的情形，就算看見了鬼怪，大約也不過如此，周昆此時，好比是驚弓之鳥，忽見胡氏這個樣子，不由得也吃了一驚，趕忙一翻身，坐了起來，要察看是出了甚麼事故，那知兩隻眼睛，方才望去，已覺得有一般

森森冷氣，直透心窩，頭髮根全都立起來咧，倘問這是怎麼一個緣故，原來就在他的枕邊，插着一口明晃晃地鋼刀，如其在睡夢之中，不幸跟他的脖子，發生了關係，少不得便與世長辭，一瞑不視的了，請想事後追思，可怎能不害怕嗎？不過有一件，那口刀雖然可怕，但是在刀的旁邊，恰還另有一種東西，性質是非常的可愛，無論是誰看見了，也要極端表示歡迎，如其看了他，還不喜歡，那未免是性與人殊了，要問究係何物，能博得人類普通的同情，敢自不是別的，乃是銀光照眼，翹邊細絲，兩個五十兩元寶，按理說，這兩種性質不同的東西，而且大相反對，一種是極端的可怕，一種是極端的可愛，偏會在這深更半夜之中，不知不覺的，一齊給送到枕邊，到底其意何居，不是叫人難於索解嗎？然而周昆見了，恰是會心不遠，早已猜透了其中的奧妙，便呆地坐在那裏，眼光不瞬的，看着刀跟銀子發怔，彷彿這兩種物件，具有絕大的吸力，把他的眼睛，給吸住了，地一般，再說胡氏，以前是出其不意的，看見了那口刀，一時驚懼亡魂，有些嚇暈了，及至略為停頓，也就坐了起來，一眼看見刀的旁邊，還放着兩個光華燦爛地大元寶，這一來，她暈的可更厲害咧，因為婦人的愛財，比着男子更甚，況且胡氏的眼中，就不曾見過這樣五十兩一個的整寶，今天跟他會面，還是破題兒第一遭呢，她這一喜歡，真乃非同小可，把剛才害怕的心，早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好在屋子裏，只有她夫妻二人，用不着避忌，便於被中，爬了過去，把兩個元寶，取到手中，只顧翻來覆去的看着，可惜這個東西，好雖然好，就是不能吃，要是能夠吃的話，胡氏可就吞到肚裏去了，那時周昆的眼光，本如同定住了地一般，只爲叫胡氏一打岔，倒把他從沉思之中，給喚醒了，便一邊穿衣裳，一邊不住的唉聲嘆氣，胡氏此時，叫那一百兩銀子給支使的，興致勃勃，見丈夫這般愁眉不展的樣子，心裏老大的不願意，以爲見了銀子還要發愁，這可不是從來沒有

的事情嗎，便推了周昆一把道，你不要胡思亂想啦，這是咱們夫妻，命中註定，應該在今年今日，發這一筆橫財，所以財神老爺，趁着咱們睡在夢裏，可就把銀子給送了來了，你趕快穿好了衣裳，到大街上去，買一份豬頭三牲，香燭紙馬，給財神老爺，好好地上個供，咱們夫妻二人，多磕幾個頭，那才算是正辦呢，別看你是個男子漢，在外頭走南闖北的，遇着這個事情，可也就糊塗了，現在我給你提個醒兒，你自己想想去，我說的對不對，胡氏嘴裏說着，外服也就穿好了。那時周昆，已經下了地，便道你說的很對，不過我要問你一句語，那裏可還有一口刀呢？胡氏聽得這樣說，不由得也就怔了一怔，幸虧她的心眼很快，沒理也能夠找的出一個理兒來，便翻了一翻眼皮道，可不是嗎，還有一口刀呢，不過據我想，那也是財神老爺給送來的，因為有了這口刀，就可以保護給咱們的那個銀子，周昆哼了一聲道，你別信口開河，睜着大眼說夢話咧，告訴你說罷，這不是財神爺給送來的，乃是賊爺爺給送來的，你方才說了半天，那叫作一心情願，滿不是那麼一檔子事，胡氏搖頭道，你這個話，說的可真不在理上，世界上的賊，只有偷人家銀子的，那有反倒給人家送銀子的，他要有那個好心眼兒，可又不當賊了，周昆道你懂的甚麼，賊跟賊不同，事情跟事情也不同，他給送銀子，自然是有給送銀子的道理，再說你的眼睛，只會看見銀子，老是忘記了那一口刀，他送來這兩宗物件，是指給兩條道路，叫我自己挑着走，你昏天黑地，那裏曉得其中的緣故，胡氏道，這樣說來，你一定是知道底細的了，周昆道，那還用說嗎，我要是不知道，何以昨天晚上回來，飯也懶得吃，話也懶得說呢，我因為這件事，心裏很犯顛兌，半夜的工夫，也不會好生睡覺，到底應該怎麼辦，可還沒有拿好了主意，誰知他早猜透了我的心，便送來這兩宗物件，算是給我下了警告了，胡氏聽得這樣說，心裏也覺着，有點害怕，知道自己從前的高見，似乎是

並不甚高，所謂財神爺送來的那一層，是有些靠不住的，因此便向周昆追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周昆這才把底裏緣由，盡情告訴了，他的妻子胡氏一聽，方算恍然大悟，便道：「我也看出來，他送來這兩宗物件，是不願意把你遇見他的事情，向衙門裏去報告，那兩個元寶，是買囑你的，那一口刀，是吓嚇你的，叫你自己估量着辦，我這一次所說的，總該是八九不離十了罷。」周昆點了一點頭道：「你這才算明白過來啦，不過像這個兩面爲難的事情，到底可叫我應該怎麼辦呢？」胡氏道：「你好糊塗，這可有甚麼不好辦的，當差也不過爲的是財，滿讓你把這件事情報告上去，也不見得衙門裏能夠賞你這麼多的銀子，現在人家，算是把你應得的錢，格外多給了，拍心思想，總算並不虧負你，只須謹遵臺命，來個不哼不哈，不就完事大吉了嗎？難道你還想着，要給他洩漏機關，拿着自己的脖子，往刀口上碰一碰嗎？」周昆聽了這套話，點點頭沒有言語，因爲胡氏所說的，也算是近情近理，不過心裏頭，還覺得不大寧貼，就在這時候，聽得外邊有人敲門，周昆出去看時，乃是一個朋友，邀他出去有事，便走進來，向胡氏囑咐，叫把那口刀，兩個元寶，嚴密的收藏起來，並且這件事情，務須謹守秘密，不可走漏了一些風聲，說完，方才走了，誰知胡氏對於她丈夫的這番囑咐，當時雖然滿口應承，及至周昆一走，簡直地全都忘咧，就連大門，也沒有想去看出去關上，犯了精神病地一般，坐在那裏，不錯眼珠兒，只顧賞鑒那兩隻元寶，直比着名士得了古書，俠客得了寶劍，還要看的人神，炕沿上插着的那口刀，她也不會藏了起來，不料正在這時候，猛然從外面，出其不意的，走進一個人來，胡氏吃了一驚，這才想起要收那兩個元寶，無奈一時之間，可又收不迭，只鬧得手忙腳亂，罔知所措，只聽得那個人，哈哈一笑，胡氏定了一定神，方才看出那個來的，並非外人，乃是她嫡親的兄弟胡毛，胡氏雖說不害怕了，但曉得她這個兄弟，是個見財

起意的人，便忙着把元寶放在櫃中鎖上了，胡毛道我的姐姐，你算是發了財啦，就連我這個親兄弟，也要當賊防着了，胡毛剛把話說到這裏，猛然哎喲了一聲，要聽那種聲氣，恰是有些害怕，原來他跟他的姐姐，算是犯了一樣的病，以前兩隻眼睛，只顧得去看元寶，別的就算沒有看見，等到元寶鎖在櫃裏，眼光轉了方向，這才看見炕沿上，插着的那一口刀咧，胡毛本是個無賴，專能夠見景生情，他心裏一估量，便料到事有蹊蹺，這一口刀，兩個元寶，決然不是好來的，其中必要有點特別的意味，當下便坐在那裏，向她姐姐，盤問這件事情，胡氏因為證據，已經落在他的眼中，就算想着要認賭話，然而也苦於認不出來，況且是自己的親兄弟，滿讓告訴了他，那也並不要緊，於是就把周昆說給她的，又照樣兒告訴了胡毛，胡毛聽罷，眼珠兒一轉，早已計上心來，他因為知道這兩個元寶，確乎是來路不正，便已下了決心，勢非從中染指不可，便向着胡氏笑道，俗語說得好，來早了，不如來巧了，今天這個事情，可真算是巧極咧，我眼前正有一筆要緊的使項，實在是萬分過不去，所以才來到這裏，要跟姐姐商量，誰知活該，趕早趕晚的，可就遇上了這麼一檔子俏事，總算我命裏應該有救星，就碰上你們得了這筆外財，如今沒有別的可說，你把那元寶，分給我一個用罷，胡氏一聽，氣就大了。立時把眼睛一瞪道，你平常日子，專講詭人，如今不分遠近，可又詛到我的門上來了，銀子是我的，憑什麼要分給你一半兒呢，你又不曾吃了燈草灰，怎麼說出話來，會這樣的輕巧，你死了這條心，不必妄想，胡毛聽了冷笑說道，姐姐，請你把心眼，放明白些，可別自己背晦着，連香臭都不知道，我說分一半兒，這還是念其骨肉的情分，不肯作那趕盡殺絕的事情，要換在別人的身上，就算把那兩個元寶，全都雙手奉獻，我可還不答應他呢，哼，哼，你未曾要跟我瞪眼睛，也不先自己想想，這個銀子，可是怎麼來的，胡氏嚷道，你管他是怎麼來

的反正這銀子不是你的，也不是我偷了來的，你要打算着說，我那就不行，胡毛把眼睛，望了別處，臉綳的像一盆涼水似地，口中說道，這個銀子，既然叫我看見，就如同是我的一樣，你們雖然不曾去偷，但是比着偷的罪名，只怕還要大，胡氏一聽這個話，氣的眼都直了，用手拍着桌子，大聲嚷道，你趕緊給我滾出去，從今以後，再也不用登門，我算是沒有你這個兄弟，你看你姐夫不在家，就這樣瞪着眼睛欺負我，要是他在家時，問你敢也不敢，胡毛從鼻子裏，冷笑了一聲道，你別看往常日子他倚仗着官勢，跟我吹鬍子瞪眼，今天要是見了，我管保就得低聲下氣，跟我乖兒說好的，現在這件事情，我也算是看出來了，你既無情，我也無義，你既說沒有我這個兄弟，我就不認得你這個姐姐，銀子請你好好地收着，我分文毫厘也不要，只在這一兩天內，看我是否辦的出一個樣兒來，給你看看，當時胡毛，把話交代到這裏，臉上的神氣，恰是非常的難看。就好比猛虎將要噬人，鷲鳥預備擊物，露出那種意恨心毒的樣子來，可憐胡氏，她那兩隻眼睛，就是認得銀子一點點，也看不出事情的輕重來，甚麼叫作縱盜受贓，隱匿不報，她自有生以來，就不懂得這種考語，當下聽了胡毛的話，氣更大了，便指着臉子，把她兄弟，又給痛罵了一頓，叫他趕快離門離戶，再休這等枉口白舌，到了這時候，胡毛便也怒氣填胸，決裂而去，他出了周家的大門，心中暗自打算，姐夫周昆，平日待他，是極其刻薄，每到緩急之時，是一點照應都沒有，並且因為他，吃酒賭錢，常常地當着面兒，給人一個下不去，今天姐姐，又是這般無義絕情，只認得銀子，不識得骨肉，不但分厘好處，沒有得着，并且還平白無故的，挨了他一頓辱罵，試問這口氣，如何叫人忍耐得下去，胡毛想到這裏，但覺得新讎舊恨，一齊湧上心來，就要立時前去告發，好出這口怨氣，繼而又轉念一想，要是這麼辦時，未免太露了痕跡，並且還要鬧的當官對質，也有點太難為情，事

情一時完不了，自己倒找了麻煩，種種窒礙，豈不是有些犯不上，不如自己閃在一邊，不必出頭露面，只須將這層黑幕，輕輕地給他揭開，那時風吹草動，不怕沒有人替我出氣，像這般收功口舌，可不是省事多了，胡毛把主意打好，以後便在那茶館酒肆，五方雜處的地方，或是湖上一壺茶，或是喝上幾杯酒，便大放厥辭，對着跟他廝熟的人，實行宣傳主義，把這件事情，講的痛快淋漓，十分有聲有色，他一個人口角生津，所有在座無數的人，便沒有不側耳動聽的，本來京師地面，出了這麼一個神出鬼沒的大盜，早已鬧得震撼一時，滿城風雨，最近又盜去三禮親王御賜的玉鼠，更自覺得驚天動地，所以無論是誰，彼此見了面，差不多總要把這件耐人尋味的事情，引為談話的資料，不過只苦於這個盤中啞謎，使人無從打破罷了，現在聽得胡毛，口講指畫，說出這個大盜，是兩隻紅色的眼睛，怎樣被周昆發現，但當時只是尾隨，未敢下手，後來到了僻靜的地方，反是那個大盜，率先發言，直承不諱，把個周昆給嚇的魄散魂飛，簡直地就要叩頭乞命，幸虧大盜饒了他，不會動手，兩人這才各自散去，就在這一天的夜裏，周昆的枕邊，插了一口閃閃地鋼刀，還放着兩個大元寶，這都是我親眼得見的，別人聽了這番談話，少不得是人人道異，個個稱奇，說是這種案件，直比戲文上演的，評書上說的，還要更為離奇奧妙，當下輾轉傳述，轟動一時，真乃是不脛而走，有口皆碑了，果然胡毛料的不錯，只隔了一天的工夫，這個消息，早已到了九門提督伊祿的耳中，他曉得了這意外之事，不由得又是驚訝，又是惱怒，登時一面派人，把周昆拘到，又一面派人，到周家去查抄物，那刀跟元寶，果然都給搜出來了，證物果然得着，足見外邊的傳說，並無虛假，伊祿因為事關重大，使自己親行審問，周昆也好，便把這件事情，毫無隱諱，全都實話實說，最後聲明，只為自己怕死，所以不敢將此事回稟，如今既被大人查訪出來，只有從實

招供，倘大人不諒下情，要辦下役一個貪贓縱盜的罪名，那也死而無怨，算是情屈命不屈罷了，伊祿聽了這番供辭，覺得跟外邊所說的，悉相符合，當時也沒有責罰，叫把周昆押起來，刀跟元寶，算是一齊入了官，經過了這次審問，越發的轟揚開了，一時街談巷議，盡是此事，却不料就在收押周昆那一天的夜裏，可又出了一件驚人之事，原來那九門提督伊祿，自審問周昆以後，推想這個大盜，神奇變幻，出沒無常，不免担着心事，有些委決不下，直到夜深，方才就寢，睡時也是輾轉反側，竟自不能貼席，一直到了清晨起來，心中盤算的，可還是這件事情，不想兩隻腳，剛一着地，猛然一眼望見那白粉壁上，墨跡淋漓，龍蛇飛舞的，留下了八個大字，伊祿不禁大吃一驚，趕忙留神觀看，寫的是甚麼言語，那知不看還好，看了以後，早已目定口呆，把一片魂靈兒，飛上了半天去咧，倘問是甚麼言辭，就值得如此驚心動魄，原來那八個字，不是別的，乃是速釋周昆，否則殺汝，旁邊打了一個飛龍的圖記，是兩隻鮮紅的眼睛，在這字跡跟圖記之中，恰像有一個殺人不眨眼的惡魔，呼之欲出，請想伊祿，陡然問見那個大盜，對他下了這一個警告，真乃不啻電掣雷轟，怎能夠不心胆墜地呢，幸虧他思想敏捷，善於應付，對這變生不測的問題，很能當機立斷，他知道自己，身為大員，自然是身家性命要緊，犯不上以珠抵淵，以玉撞石，跟一個強盜，去較量短長，他叫我釋放周昆，此乃小事一段，我就把周昆放了，豈不把眼前的僵局，就可以打開了麼，至於後來如何，不妨再慢慢地設法，反正是先免除了自己的危險要緊，他把主意打好，便授意左右親信的人，叫立時找具保，也不再過堂，就把周昆提出釋放，所有刀跟元寶，一律發還，說是等將來結案之時，再行當堂對質，這種辦法，只為怕那個大盜，算是怕在心裏，不能不極力遷就了，周昆這一喜，真乃非同小可，他作夢也沒有料到，會有這麼抖手一放，並且把那兩個元寶，還會照舊

給了他，以爲就是託了天大的人情，也很難辦到這個地步的，他出來以後，查明洩漏的原由，少不得要跟胡毛算帳，但此乃無關緊要之事，也就不暇鋪敘了，單說伊祿，昨天因爲周昆的事情，曾把小神貓楊泰，叫了上去，嚴辭厲色地，給申斥了一頓，說這都是你用的好人，敢見賊不捕，知情不報，若不看在你夙日勤勞的分上，如今犯了事，連你也脫不了干係的，楊泰只有喏喏連聲，那裏敢分辯一句，其實伊祿，不肯株連楊泰，也并非真念他夙日勤勞，只爲目下，緝捕的事情緊急，所謂正在用人之際，若把楊泰，也給押了起來，可就更不用辦案了，所以這才從寬發落，誰想事隔一日，那大盜恫嚇的手段，居然又加到他的頭上來，自己身臨其境，也只有奉令承教，不敢跟他去抵抗，到了這時候，方知道周昆的怕死，乃是人之常情，不足爲怪，不過有一樣，遇上了這種惡魔，雖說有些害怕，然而這件案子，可還不能不設法去辦，因爲別的尙屬小事，惟有禮親王這一關，可不容易搪塞，倘若人也捉不住，賊也追不回，只怕這個九門提督，就要坐不牢穩，命也要緊，官司要緊，總要把兩方面，全都顧全了才好，但是要商量這件事，除去楊泰以外，就算沒有別人，於是第二次，把他叫上來，要以私人談話的態度，討論一切，那時伊祿的面目，透着非常和靄，跟昨天那種嚴辭厲色的樣子，真乃是迥不相同，並且還開誠佈公，把大盜在壁上留題的情形，也從實的說了，楊泰到了此時，方算恍然大悟，怪不得會把周昆釋放，連元寶都發還了呢，敢自這裏面，是沒有這麼一段隱情，憑赫赫地九門提督，都受了他的警告，不能不謹遵官命，甘心屈服，當時伊祿，把情節說明以後，便道，他的面目行藏，既經揭破，并且這般大胆，敢於嶄露頭角，我想從今以後，要訪查他的踪跡，大概還不至於甚難，不過在事先，有應該顧慮的一層，是一旦之間，如其跟他會了面，是否能不拿他的本領，倘使劈面相逢，不敢下手，那時步了周昆的後塵，豈不是徒

貽笑柄，我因為想到這裏，所以才把你叫到面前，現在只算是私下裏談話，不必按照公事的排子，你不妨返躬自問，到底是能夠拿他不能，有話只管照直地說，那時儘可從長斟酌，楊泰聽了這一套交派，略為躊躇，方才回道，既蒙大人如此體恤，下役自當實話實說，決不敢略存朦蔽，若講遇上他時，下役自問胆量，還不至於當面放過，倘要講到輸贏兩字，那可是毫無把握，大人是最聖明的，請想他這般神出鬼沒，獨往獨來，藝業能爲，自然是要壓倒一切，慢講下役一個人，未必佔得了他的上風，就算有幾十號人，當場把他團團的圍住，大家努力齊心，同時下手，也不見得準能把他擒獲，現在能夠對大人說的，只是當着這份差事，平日吃着官家的錢糧，一旦有事，可以豁得出這條性命，不至貪生怕死就是了，伊祿聽到這裏，臉上的神色，似乎是不以爲然，便搖了一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法，你縱豁得出性命去，但也要於事有濟呀，倘使枉自傾生，一點用處也沒有，那豈不是犯不上麼，目前的事情，最叫人感到棘手的，就是禮王爺那御賜的玉鼠，被他盜去，最好是人賊並獲，方能使王爺滿意，否則先把玉鼠得回來，也可姑且搪塞，倘若不然，連我都要担架不起，你總須從此著想，那才是個辦法，要僅說拚出性命的話來，不管事情能否成功，那就所謂一死不足以卸責了，楊泰道，大人說得是，這個道理，下役也未常不明白，不過雙方動手，誰勝誰負，全憑着武藝的高低，要是力不從心，那可有甚麼法子呢，伊祿聽了，稍爲沉吟，便道，你這個話，却也不錯，但不妨想上一想，眼前可有甚麼能人，把他請出來，可以幫着辦案，只要能夠於事有濟，我是不吝重賞的，楊泰聽到這裏，心裏驀然一動，早已有了打算，便道，大人的這審見解，實在高明，要想辦理此案，勢非另請能人不可，不過要說一準請誰，不但一時想不出，并且這裏面，還有許多碍難之處，下役倒想了一個辦法，但不知大人，以爲如何，伊祿道，你有甚麼話，只管說

罷，何必還要這般吞吐吐的呢？楊泰道：現在京師地面，鏢局子共有二三十家，武藝高強的人，其中自然不少，現當用人之際，大人若肯屈尊，賞給他們一個臉面，算是作爲邀請，叫他們協力相助，那是沒有個不出來的。雖然不敢說，準能手到成功，但比着下役的毫無把握，一定可以勝強百倍。伊祿聽了，連連點頭道：這個主意不錯，那些鏢局子裏面，當然是要有英雄好漢的，不過人家開着買賣，也要顧自己的營業，難道說把那二三十家，裏面所有的人，全都請出來麼？楊泰道：大人明見，下役並不是這種意思，況且人太多了，彼此互相推諉，誰也不負責任，那就更沒有功效了。伊祿道：這話誠然有理，但既不一定指名請誰，那又應該怎麼辦呢？楊泰道：下役的意思，是在飯莊子上，預備幾棹席面，由大人出名邀請，然後再叫他們，推舉出一個全體的代表人來，担任去辦這件事情，那時有了責成，不怕不盡心竭力去辦，如其一個人辦不了，自然就由那代表人，再行輾轉邀請，這是他們私下裏的事情，就可以不必過問，請大人裁奪，這個辦法，是否可行？伊祿聽了，面有喜色道：你想的很好，就是這麼辦罷。開上一個知單，再拿我一個名帖，你就從速前去辦理，席面儘可從豐，話也要說的週到，等那代表人，推舉出來以後，你就把他陪到衙門裏來，跟我見上一面，我也好當面託付一番，這是請人家幫忙的事情，千萬不可動官面兒上的壓力。楊泰聽了吩咐，連忙答應，當下便領了名帖，這才退了出去。那時天光，還沒有響午，楊泰匆匆吃過飯，便先來到鎮遠鏢局，只見玉面俠高一鳴，飛天虎劉錦，小霸王朱伯祥，也是剛吃過飯，正在彼此談話呢。一見楊泰走了進來，三人都一齊起身讓座。大家剛才坐定，朱伯祥早已哈哈大笑道：你還有閒工夫，往這裏跑？你那夥計周昆，現在怎麼樣了？可憐他，案也沒有辦成，元寶也不會落下，反倒押了起來，將來還不知要得一個甚麼罪名，這都怨我們高賢弟，指示門路，把他給害了，無緣無

故的，要跟紅眼睛的人，却跟出這麼大的麻煩來，但是這件事情，可也怪他心裏太沒有譜兒，俗語說得好，既然缺少金剛鑽，就別想着要混攪磁器，他未曾要跟尋那個大盜，也不先料估料估，自己能夠惹得起嗎？如今鬧的求榮反辱，陷身繯網，可不知是怎樣的後悔哪？楊泰等他把話說完，便道：「敢自這件事情，你已經知道的這樣清楚了麼？」朱伯祥道：「豈但是我們呢？請你問一問去，誰又不曉得？現在這件事情，稱得起是轟動一時，好比九城貼報子了，這時一鳴，也向楊泰說道：「我們弟兄三人，方才也正談論此事，我是很爲後悔，覺得對不起那位周爺，總爲一時多言，方會發生出這種不幸的事件，劉錦便道：「就是我的心裏，也很替那位周爺抱屈，像這般意外的飛災，真乃從那裏說起？」楊泰見三個人，全都異口同聲，對周昆表示憐憫，不由得笑了一笑道：「話雖這樣說，但可惜你們三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如今我再報告一個可喜的消息，就是你們三位可憐的那個周昆，現在他已經釋出來，事情算是抖手完了，三人一聽這個話，全都露出非常詫異的神氣，朱伯祥早已搶着問道：「你這話可是當真嗎？」楊泰道：「怎麼不當真，並且連兩個元寶，也都發還了，劉錦不住的搖頭道：「這事真有點叫人難信，要是果然這樣，那可叫作甚麼官事呢？」楊泰道：「此乃千真萬確，就是方才的事情，要是不然，我可來騙你們三位幹甚麼，倘再有個信不及時，不妨到街上去走一遭，只怕這個消息，可也就要轟揚動了。」朱伯祥道：「我想這裏面大概是有點甚麼緣故罷？」楊泰一笑道：「這回算是猜着了，告訴你說罷。」周昆的人情到了，並且這個人情，是硬掙得厲害，就連我們堂官，也不敢不立時照辦。」劉錦道：「不知是誰的人情，有如此的效力，居然就能夠點到不回呢？」朱伯祥道：「必是甚麼大官的罷，再要不然，準是那個託人情的，跟你們堂官，彼此交情很近，楊泰搖了一搖頭道：「你所說的這兩方面，算是却都沒有猜着，朱伯祥一聽，滿臉都是不信的。」

神氣，大聲說道：你這話可太怪了，試問除去這兩方面，還能另有甚麼理由呢？楊泰道：你先不用着急，等我把話說明了，便能叫你恍然大悟，再說一鳴，先前本是低頭沉思，像在暗行揣測，到了這時候，忽然抬起頭來，看着楊泰道：楊爺你先別說，容我再猜上一猜，大概還許是一猜一個準，楊泰聽了，也像是有點信不及，便道：既是這樣，就請高爺猜一猜罷，果然猜的着時，真算得聰明絕頂，料事如神，一鳴微然一笑道：請先不必這般謬讚，等我說出來以後，倒看所見如何，那時不但楊泰，就是劉錦、朱伯祥，也都提起精神，要聽一鳴這一猜，是否能夠中肯，只見一鳴不慌不忙，望着楊泰說道：我想這個託人情的，並非別人，就是那個飛行的大盜，所謂解鈴還是繫鈴人，必然對於你們貴堂官，給下了甚麼警告了，楊泰聽到這裏，早把手一拍道：高爺，我真佩服你，不愧是說到那裏，應到那裏，像這一猜，就好比身在局中，親眼看見一樣，劉錦也笑道：實在猜的好，可以說是奇妙非常，因為這一猜，雖則出人意外，實乃在人意中，最難得的，是能夠有這個心縫兒，那時朱伯祥，也是滿面高興，向着一鳴問道：你怎麼就會想的到這裏，可不是有點怪嗎？一鳴道：要是把話說破了，其實一點也不怪，你想那位周昆，不過是個在官應役的人，怎能託得出絕大的人情來，再說就是託人情，可也沒有這樣快，錯非是有一種絕大的壓力，從中控制，那是絕對辦不到的，請你想想，論起這一件事情，誰去壓迫着九門提督，非叫把周昆放了不可呢？除去那飛行的大盜，打算辦事全始全終，要顧全自己的面子，可也再沒有第二個人了。倘能從此處着想，這個艱深的問題，豈不就迎刃而解了嗎？所謂一經道破，便覺事屬平常，一鳴把話說到這裏，不但朱伯祥，連連點頭，就是劉錦、楊泰，也都齊稱有理，當下這才備述詳情，楊泰便把壁上所題的那八個字，說了出來，朱伯祥一聽，先哈哈大笑道：這個大盜，真有担当，不愧是條好漢，本來英雄作事

是犯不上連累別人的，這一手兒辦的真算漂亮，叫我打心眼裏看的重他，但是朱伯祥的話，還沒有說完，楊泰早已連連擺手道，算了罷，不要誇啦，你看他，不愧是一條英雄好漢，我看他，簡直地是一個要命鬼咧，一鳴跟劉錦聽得這樣說，不由得全都笑了，朱伯祥道，英雄好漢也罷，要命鬼也罷，此乃小事一段，很沒有爭論的必要，現在我要跟你打聽一件事，就是那個周昆，已經放了，但請問那個大盜，還是打算拿不拿呢，楊泰見問到這裏，便嘆了一口氣道，這件事，好比是個刺蝟，雖然扎手，可又不能不捧着，我們堂官，受了這一場驚嚇，倒是想着不拿呢，無奈禮王爺那一關，可也得過的去呀，別的還是小事，惟獨那個御賜的玉鼠，乃是無價至寶，總要能夠設法得回來，才能給王爺消了這一口氣，拿的住人，那倒還在其次了，劉錦聽到此處，便插口道，我有幾句話，請楊爺不要多心，能算把拿人的那一層，暫且撇開，專要得回那個玉鼠，可也有點談何容易，楊泰把手一拍道，這個話，不但我不多心，並且是一點也不錯，你說是談何容易，我還說是難上加難呢，一鳴笑道，要照這樣說法，那就不用辦了，楊泰皺眉說道，辦是總得辦，不過要另打主意，朱伯祥道，你說話何必繞彎子，我算是看出來了，所謂另打主意，不過要請出高明人，協力相幫罷咧，只怕除此以外，也沒有第二條道路可走，楊泰笑道，我真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心思，這一回，居然會叫你猜對了，朱伯祥一聽，便擺出一種開玩笑的神氣，向一鳴楊泰說道，請你不要小看人罷，我豈但能猜對了呢，假如要是把我請出來，管保將玉鼠得回，其事易如反掌，一鳴劉錦聽了，忍不住一齊大笑，楊泰却望着朱伯祥，把手一拱道，咱們兩個人的交情，向來總算不錯，你既有這般手段，能夠果於自信，那更無別話可說，就請你慨然相助，一爲援手罷，朱伯祥搖頭道，你的這種請求，簡直就算辦不到，楊泰道，何以就辦不到呢，朱伯祥道，你要明白，交情是交情，公事是

公事，兩者不能併爲一談，況且拿賊辦案，不同別的，我犯不上因爲朋友的私交，就替官府去出力，楊泰道：依着你說，必須怎麼樣，你才能夠賣這一份氣力呢？朱伯祥道：比如的話，要是你們的堂官，自己出頭來請我，總算我的名望，能夠震動一時，那時賣上一番氣力，也還值得，楊泰道：難道說要叫我們堂官，自己親身前來拜請麼？朱伯祥道：他作到九門提督，自然是官大位尊，一舉一動，衆目觀瞻，要說叫他親自來請，未免是強人所難，只要能夠派了專人，下帖來請我，那時我就決不推辭，楊泰聽到這裏，不禁微然一笑道：但不知你這個話，果然當真，朱伯祥道：怎麼不當真，只要你立時刻，能夠拿得出九門提督的名帖來，我就一定不能含糊，楊泰點點頭，一聲兒也沒有言語，便從身邊，把伊大人的名帖，取了出來，放在棹子上，這才望着朱伯祥說道：我是奉了堂官之命，特意前來拜請，名帖在此，請問你還有甚麼話可說，當時這一手兒，就好比變戲法的，當場出彩一樣，真叫人有點心驚目眩，朱伯祥說了這麼半天，原是偶爾取笑，萬不料楊泰，立是就會取出名帖來，兩眼望過去，果然是九門提督伊祿的名字，不由得有些呆了，再說一鳴劉錦二人，先前見楊泰跟朱伯祥，彼此這番談論，也認爲是有心湊趣，所以全都滿面含笑，不贊一辭，後來見楊泰，忽然取出名帖來，方知此事並非兒戲，當下心中一動，便都從臉上，帶出一種怫然不悅之色，倘問這是爲何，原來是發生誤會了，二人認爲楊泰，不懂朋友交情，必是因爲辦案棘手，在九門提督面前，把他們給指名兒舉了出來，名爲持帖邀請，不過是個虛面子，要是把話說穿了，分明以官府勢力壓迫，叫人去當苦差，況且在事先，一聲兒也沒有通知，臨時出其不意，算是非此不可，彼此既是有交情，像這種辦法，實在是有點講不下去，就難怪心裏不痛快了，但是因爲楊泰，跟自己原係初交，很不便遽有甚麼表示，所以還取了旁觀的態度，倒要看後來如何，且說朱伯祥看

着那張名帖，發了一回怔，方才向楊泰問道，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楊泰笑道，你何必還要問我呢，剛才咱們兩個人，不是已經交代的，牙白口清了嗎，朱伯祥道，交代的甚麼，何妨再說一說，你不知道，我的忘性太大，剛才說過的話，轉眼的工夫，可就不記得了，楊泰道，沒有那些個說的，你自己誇口，說是把玉鼠得回，其事易如反掌，如今名帖在此，就請你着手去辦罷，朱伯祥道，我也看出來啦，大概你沒有安着好心，是要打算害人呀，一鳴聽到這裏，忍不住的插口道，朱大哥，你錯了，楊泰跟你是好朋友，方才把你舉出來，這本是一番特別的關照，你怎麼說是害人呢，說罷，哈哈一陣冷笑，劉錦也道，你若把玉鼠得回，再要把飛行大盜拿住，這個臉，可就露大啦，那時方不負楊爺保荐之功，才算對的住朋友，說完以後，也發了一陣冷笑，先前楊泰，只顧跟朱伯祥說話，對於一鳴劉錦的神色，恰是未曾注意，此時聽了二人之言，全是話裏有刺，再一留神觀看，方知顏色不對，楊泰本是個精明不過的人，早已猜透了二人的心事，便忙着要解除誤會，不能再打哈哈了，立刻滿面含笑，向一鳴劉錦說道，大概你們二位，都是有點認了真罷，其實方才所說的，不過只是取笑而已，我雖武藝低微，不能拿賊辦案，但也決不會拉出好朋友，給我墊背去，倘若如此存心，那還算是一個甚麼人呢，一鳴劉錦，聽得這樣說，臉上的氣色，登時可就和平了，但是心裏頭，還存着一些猜疑，於是口中不言，便都把眼光，看到那名帖上，似乎是這個疑團，仍覺得未能打破，那時朱伯祥，已向楊泰問道，你說方才的話，全都是假的，莫不成這一張九門提督的名帖，也是假的麼，楊泰道，那個自然不假，但是這裏面，另有一層道理，並不是專誠來請你，只爲你發出朗言大話，自己願意往身上兜攬，我樂得順水推舟，送一個現成的人情，別的不說，先討你一個歡喜，像這樣的不費之惠，我又何樂而不爲呢，朱伯祥聽到這裏，便道，好哇，鬧了半天，敢自並不是

拿帖來請我，却叫你說的，這樣活靈活活，這豈不是拿着朋友開心嗎？楊泰笑道：「這個好辦，你要是打心眼裏，覺着不痛快，咱們不妨原話原說，只要你一力擔當，準能把玉鼠得回，慢講是拿帖來請，就算叫我們堂官，親身枉罵前來拜求，那都可以辦到。」朱伯祥聽了，連連擺手道：「算了罷，這一頂高帽子，我並不想着戴，倘要找活耗子，不拘多少，全都現成，要說是那個玉鼠子，就算沒有地方找去，衆人聽了此言，一齊哈哈大笑。劉錦便道：「不要只管取笑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請楊爺說了出來。」我們也好心明眼亮。」楊泰點道：「這才把由九門提督伊大人出名，宴請各鏢局，要推舉出一位代表人來，好幫助辦案的話，說了出來，一鳴聽了以後，便先開言道：「這個主意，實在想的高明，因為既不點名指派，可以免去嫁禍於人之嫌，並且由衆公推，準能舉得出一個出類拔萃的英雄，幫着辦理此案，真乃是兩全其美，再好沒有。」朱伯祥聽到這裏，便插口道：「你先不要誇獎，焉知事到臨時，不把你給舉出來呢？」一鳴一笑道：「你放心罷，我敢保沒有這個事。」劉錦也點頭道：「高賢弟說的不錯，要說由衆公推，他是不能夠當選的。」朱伯祥一想，立時也就明白了，原來一鳴雖說能爲出衆，武藝高強，但在鏢行中，論起資格來，還算是個後生新進，那些老前輩，當然並不放在眼內，再者他在外邊，學成了驚人的藝業，除去自己朋友外，其餘的人，差不多還都不知道，所謂刮目相待，暫時就算談不到，有這兩層的關係，推舉之時，自然是掄不着的了。當時朱伯祥，悟會出這番道理來，很覺着有點不高興，他倒是一番熱心，怕的是一鳴失去了這個機會，不能夠藉此露臉，便又向楊泰問道：「我想這個主意，必然是你出的罷？」楊泰道：「這一層，你可以不必問了，是我出的也罷，不是我出的也罷，反正不會指着名兒，把誰給舉出來，那就算是問心無愧。」朱伯祥哼了一聲道：「莫非說你到這裏來，就爲的是要表明心跡麼？」楊泰道：「那倒不是，我今天前來拜訪，是特意請

你，給出力幫忙的，朱伯祥道，那也要看是甚麼事情，楊泰笑道，你只管放心，我所求的，是一點爲難的地方也沒有。只爲京師地面，究竟有多少鏢局子，全都坐落何方，其中首領人物是誰，我知道的并不清楚，這個知單，有點不好開，此乃第一層請你幫忙之處，再者前去拜望的時候，要能有個熟人，居間介紹，不但面子上，顯得格外圓到，並且有話也都好說，此乃第二層請你幫忙之處，此外如有想不到的地方，還求劉爺高爺，多多指教，一鳴劉錦聽了，都說不必客氣，朱伯祥道，這兩件事情，我都可以幫忙，現在京師地面，共有二十五家鏢局子，我是記得清清楚楚，咱們就把知單，立時開出來，你看好不好，說着，便找出一份大紅全帖來，交給一鳴道，你不但武藝好，講起拿筆管來，也比我們強，這個開知單的事情，就請你給代勞罷，一鳴笑道，你老是這樣急脾氣，不管要辦甚麼事，絕沒有一點思索，未曾開這個知單，也要問明白了楊爺，酒席是設在甚麼地方，日子是訂在那一天，那才能夠開呢，楊泰聽到這裏，便接口說道，地方是在會英樓飯莊，日子自然越快越好，不過要訂在明天，只怕是趕不及了，朱伯祥道，除去這裏不算，還有二十四家，今天只剩下半天的工夫，怎能全都拜望得到，我看是訂在後天罷，今天先陪着你，去上幾家，明天再有一天的工夫，自然全都拜望到了，楊泰點頭稱是，一鳴這才把知單開好了，果然朱伯祥不辭辛苦，當日便陪着楊泰，走了幾家，第二日就把所有的鏢局，一概全都走到，凡是聽了這件事的，不管心內如何，嘴裏全是滿口答應，這是因爲九門提督，在地方上，權力最大，處在管轄之下，誰敢開罪於他，況且好情好理，設筵相請，面子總算給的很大，誰能去駁這個回，此外還有一層，就是楊泰說明了，由全體公舉出一位代表人來，担負這個責任，大家聽得如此辦理，全覺着心內一鬆，因爲這件爲難的事情，將來止不定掄在誰的頭上，更不犯獨持異議，楊泰見所到之處，全盤順利，也自

很爲高興，那一日宴會，本是訂的午席，所爲舉出代表人以後，還要去謁見九門提督呢，楊泰算是臨時的主
人，代表他們堂官，自然要首先來到，所有二十五家鏢局，每局來了一人，也就全都陸續到了，其中鎮遠鏢局，
是朱伯祥來的，三友鏢局，是白建侯來的，其餘二十三家，與本書無大關係，只好從略，當時真乃高朋滿座，把
會英樓的明堂，全給佔了，一共擺了五棹，滿是上用的官席，楊泰按照坐次，一一斟酒，那番酬酢，也自無庸細
表，大家因爲有事在心，誰也不能開懷暢飲，數杯之後，便談到推舉代表的事情，這一來，不打緊，登時亂亂轟
轟，就跟羣蜂鬧衙的一樣，大家是七嘴八舌，你要舉他，他又舉你，凡是被舉的，又都滿口謙辭，說是不配當
此重任，這不但是表面上的一種禮讓，實在說到本心，誰也不願意挺身出來，去當這個代表，要照如此的情
景，只怕應了那兩句成語，是築室於道，三年不成的了，楊泰看了這般情勢，心裏很覺着有點着急，恐其鬧來
鬧去，毫無結果，那可怎麼去交代差事呢，很想要出個主意，好打破這個難關，無奈一時之間，又沒有相當的
辦法，正在這時候，忽然白建侯，高聲發言道，諸位暫請壓音，我有一個意見在此，俟等說出以後，是否可行。不
妨再從長酌斟，衆人聽了，一齊說好，白建侯道，眼前這件事情，要是用口舌來說，不但衆口紛紜，難於一致，並
且還你推我讓，不得要領，依我愚見，現在咱們二十五人，可以各就平日所最佩服的，推舉出一個人來，但是
不要開口舌來說，只須把所舉人的姓名，寫在紙上捲好，等湊齊了以後，再行打開觀看，某人所得的票數最
多，便請他去當代表，不得再爲推諉，不過所舉的人，並不必限定是這次預會的，凡是咱們同業中人，無論來
與未來，都可以一樣兒的推舉，這是我的區區之見，不知諸位意下如何，且說楊泰，正在滿腹躊躇，及至聽見
白建侯，發表了這篇意見，不由得心花大放，笑逐顏開，便忙搶着說道，這個辦法，真是好極了，又公平，又簡便，

把一件很難辦的事情，變成不費吹灰之力，難為白爺心思真快，怎麼就會想到這裏，我看最好依此而行，不必再生他議了，當時衆人，也都一致贊成，並無一個反對，於是白建侯的這種建議，便算很順利的通過了，事情既是有了規定，誰也不必再說甚麼，眼前的擊鮮烹肥，倒很可以從容享受，無奈大家的心裏，都有些懸懸不定，全盼着早早辦完，方覺得脫然無累，因此便催着上菜，不大的工夫，便已草草終席，立時便叫人，拿上紙筆墨硯伺候，先把紙裁成了二十五個小條，每人一張，把所舉人的姓名，寫在上面，都放在一個銅茶盤兒裏，工夫不大，已經齊畢，在這選舉一幕，尚未揭曉的時候，所有在場的二十五個人，差不多都提着一腔心事，怕的是若把自己舉出來，雖說壓倒羣倫，高出一切，然而往後的這個難題，可以說是大了去咧，因此都盼望着別人當選，誰也不樂意去爭這個面子，那時朱伯辭，便已開言說道，現在已經齊了，不如就此打開觀看，到底舉出來的是誰，也好及早心明眼亮，白建侯道，不要忙，咱們都是局中人，我看最好請楊爺，辦理事，打開一張，便把名字念出來，一直等到念完為止，咱們大家，同時全都聽見了，諸位請想，這辦法如何，衆人聽了，一齊說好，楊泰也不推辭，便走將過去，把那些紙捲兒，隨手拿過來打開，他打開一張，便高聲朗誦的，把名字念了出來，大家都是提起精神，側耳靜聽，還沒有容到全都打完，這個當選人，已經算是確定了，因為念來念去，盡是白建侯的名字，要是念出別人來，不過只是偶然之事，像這樣大勢所趨，那還不是已經確定了麼，其實把話說回來，白建侯雖是一位老輩英雄，平日也很有名望，然而舉他的，也不見得就會如此之多，只爲這個投票選舉的辦法，是由他出的主意，他算是給大家，提了一個醒兒，當場惹得人人注意，自然便都樂於舉他了，那二十三家鏢局來的人，見這道難關，已算徼幸躲過，人人多是喜形於色，白建侯的神氣，却有些不大自

然，朱伯祥的臉上，也是透着掃興，他是可惜一鳴，不能藉着這個機會，出來揚名露臉，未免有點替朋友挽屈。這一次的選舉，高一鳴却也得了兩票，一票就是朱伯祥舉的，那一票，乃是白建侯舉的，只有這兩票，確是出於心悅誠服，並沒有其他的作用，且說把所有的票，全都打開念完以後，再一查點，白建侯算共得了十八票，他當選為代表人，那是更無別話可說了，正在這時候，忽聽得樓梯上，一陣腳步聲，跟着就走上一個人來，楊秦舉目觀看，乃是伊祿伊大人的親隨，趕忙問有何事，親隨道：我是奉了大人之命，來問鏢局的代表，是否已經推舉出來，立刻就等着回話，楊秦道：你去稟覆大人，就說三友鏢局白建侯白爺，被舉為代表人，少時我就同着上衙門，前去稟見，親隨聽罷，匆匆就走了，此時大家都向白建侯賀喜，這個便說，足見是衆望夙孚，那個便說，將來必能成功受賞，白建侯勉強笑道：諸位的這番台愛，實在有些意想不到，如今我也更無別話可說，只好借用古人一句話，算是作法自斃罷了，衆人聽了此言，一齊哈哈大笑，這些抹完了油嘴，已經置身事外的人，便先都起身告辭，楊秦也就同着白建侯，出了會英樓，撲奔提署而來，工夫不大，已然到了，只見轅門內外，所有各項人役，以及閒雜人等，聚攏的很多，一見二人到來，便都止不住的，紛紛議論，有的說前頭走的那位，稱為神鏢白建侯，開設着三友鏢局，是個出名露色的人物，今天在會英樓請客，就是把他約出來，好給辦案的，有人接口道：那還用說嗎？你看不是大班頭楊爺，陪着一同來的麼？又有人說道：這一回把姓白的請出來，要跟那個大盜，見個高低，稱得起是銅鍋遇上了鐵刷子，倒要看一看，是誰比誰硬，白建侯把這些話聽在耳內，不禁有些心動，怕的是盛名之下，其實難副，可不要因為辦理這件案子，把自己往日的名譽，鬧得掃地以盡，那才算一犯不上呢，再說楊秦，他是忙着去交代差事，對於這些閒話，恰自不會着耳去聽，當時兩

個人，先一同來到了門房，楊泰是打算請白建侯，在這裏略坐一坐，自己好上去回稟，不想那位管門政的大爺，平日原是架子很大，這次他看見二人到來，竟自很謙和的，向白建侯點首爲禮，隨節向楊泰笑道：「這一位不就是三友鏢局的白爺嗎？大人方才吩咐過了，說是一經來到，便叫請到內花廳去坐呢，話剛說到這裏，早又聽得外面喊道：『大人問下來了，三友鏢局的白爺已經到了，不曾，』楊泰趕忙應道：『已經到了，隨即同着白建侯，從門房裏走了出來，只見有兩個衣冠齊楚的當差的，在那裏伺候，一見二人出來，便在頭前帶路，到了內花廳，還沒有一兩句話的工夫，九門提督伊祿已經走進來了，白建侯一見，趕忙口稱大人，搶步向前行禮，却被伊祿一把拉住道：『老英雄，你千萬不可如此拘禮，我作我的官，你開你的鏢，行咱們是各行其道，彼此無統無轄，現在我是爲事所迫，不得不請你幫忙，只當咱們兩個人，從此交個朋友，你要是跟我拘泥，那倒不好辦了。』白建侯道：『大人的這個說法，叫小民如何承當得起，豈不要折盡了一輩子的草料。』伊祿道：『老英雄，你怎麼還要這麼說呢？先請坐下，有話咱們好慢慢地談，說着，便舉手讓白建侯上坐，白建侯再三不肯，伊祿道：『你要不肯坐時，我也只好陪你站，』白建侯無奈這才告過罪，斜簽着身子坐下了，其實白建侯本是個闖蕩江湖的好漢，何常肯這般拘拘苛禮，只爲他熟於世故，曉得官場中是最講究禮節的，尤其是旗人，更格外講究得厲害，你要在他面前，錯了一點規矩，是要認爲大不敬的，這位伊祿本是個旗員出身，如今作到了九門提督的地位，稱得起是官高位尊，要在平常日子，那裏肯把沒有職分的人，放在他的眼內，今天對於白建侯，肯於這樣拉攏，不惜紓尊降貴，實在因爲用人之際，事非得已，不能不放出一些手段，好來邀買人心，這就好比病至垂危之人，一旦請到了名醫，總得要致敬盡禮，格外的巴結，只爲這時候，是正在用他使喚呢，白建侯早看透

了這一層，所以無論伊祿怎樣謙恭，自己在他面前，還要力守尊卑的分際，好省得惹的他，心中不悅，將來事過境遷，就許記念前嫌，於事多有不便，這乃由於閱歷深沉，能夠揣摩人情的緣故，當時白建侯坐下，伊祿也就坐下了，只有楊泰，還是筆管條直地，垂手在旁侍立，伊祿便對他說道：「你也辛苦了，先到下邊歇去罷。」楊泰應了一聲，方慢慢退了出去，伺候的人，獻過了茶，伊祿這才把請幫忙辦案的話，又申說了一回，旗人的口才，本來是好的，況他久歷官場，措辭更自委婉有致，白建侯恰也說的好，他道：「既蒙大人交派，自當盡力而為，將來事情能夠得手，那是仰託大人的洪福，萬一事有不然，那是小民無能，辜負了大人的這番委任。」伊祿道：「這太謙了，你既肯出頭幫忙，那有個不能得手的，我想只在早晚之間，定然可以大功告成。」白建侯又謙遜了兩句，見場面已經交代完畢，當即起身告辭，伊祿便吩咐下去，套上自己常坐的車，送白老英雄回去，又叫人取出兩疋尺頭，兩件玉器，贈給白建侯，代表花紅，那時想着推辭，可也不成，只得當面謝領，辭了出來，伊祿親自送到儀門外，白建侯幾乎要拜倒在地，這才算止步不送了，上車以後，一直趕出了轅門，那時所有圍攏着觀看的閒雜人等，比着剛一來的時候更多了，車打人叢中，穿了過去，見有無數的眼睛，一齊向車裏觀看，並且還是指指點點地，全都紛紛議論，雖說人多口雜，一時聽不清楚，但據那一種人人屬目的神氣，所有當時的言語，也就不難想像而知了，白建侯坐在車內，不由得嘆了一口氣，暗自想道：「萬不料這件萬分棘手的事情，纏來纏去，竟會纏到我的頭上來，將來這案子，若還辦不出一個眉目，不但對不住伊祿這番殷勤，並且衆口難調，還要受一般人的譏笑，說我是純盜虛聲，毫無實際，豈不把往日英名，付於流水了麼？」看來這一個大盜，實乃是我的一重魔障，白建侯想到這裏，很覺得悶悶不樂，及至回到三友鏢局，那時金面太歲王隆

跟千里駒苗成，全都有事出去了，只有白英在家，他已知道父親，被舉爲各鏢局全體的代表，此刻坐着大鞍車回來，並有九門提督送給的尺頭玉器，這個臉面，實在是大了去咧，稱得起是俯視羣倫，壓到一切，不由得一團高興，滿面生春，動問謁見九門提督的經過，白建侯說了一番，白英聽了，更自歡欣讚嘆，白建侯道：「你不要把題目看錯了，他的那番周旋，並不是真心敬重我，不過爲事所迫，想着要利用我罷了，無奈處在他權力之下，苦於擺脫不開，不然，像這樣爲人作嫁的事情，可不是犯不上麼？」白英見他父親如此表示，也就不敢再發議論了，後來到了夜裏，王隆跟苗成，方才回來，一見了白建侯的面，二人都滿面堆下笑來，同聲說道：「這不但是大哥的光采，也是咱們局子裏的臉面，可以說是衆望所歸，名震一時，連我們二人，全覺得非常榮耀，白建侯道：「咱們是自己朋友，不同外人，怎麼也要來這一套呢？須知樹大招風，名高惹禍，何況是個難題目，將來這一篇文字，叫人無法去交代呢？」王隆笑道：「話雖這樣說，然而老大哥所得的這個面子，可也就大了，要在樂於享名的人，只怕還是求之不得的。」苗成接口道：「那是自然，請想這個大盜，居然敢在王府裏，盜去御賜的寶物，案情重大，早已轟動一時，現在九門提督，宴請各鏢局，推舉代表，辦理此案，更要有口皆碑，無人不曉了，我想這半天的工夫，老大的北京城，早已傳說殆遍，老大哥的名兒，就成了明晃晃地金字招牌了，白建侯聽到這裏，很不自然的，笑了一笑道：「你以爲這是一件受用的事情麼？其實叫我，不過等於吃蜜餞，黃連罷咧，剛一到了嘴裏，雖然覺着有些甜，但是苦的滋味，往後可要長着呢？」王隆道：「這個比喻，也未免有點太過了，那個大盜，雖說手段高強，但憑老大哥的能爲，也未必不佔了他的上風，何故這般自餒，要長他人的志氣，滅自己威風呢？」白建侯道：「二位賢弟，有所不知，我也並非自餒，因爲既不當差應役，無端去做這個冤家，實在有

點犯不上，何況是勝負之數，不可預知呢？現在我心裏盤算着，假如一旦之間，能跟那個大盜彼此一面，很想到用好言勸解於他，把這件事情訂一折衷辦法，歸於和平解決，好免得兩敗俱傷，錯非到了事不得已之時，很不樂於武力周旋的話，剛說到此處，白英忽然插口道：「我猛然裏心中一動，倒想起一件事情來了。」王隆苗成一齊問道：「不知你想起來的，却是甚麼事情？」白英道：「方才二位叔父言講，說是我父親出頭辦理此案，已經轟動一時，想情那個大盜，必然也要耳有所聞的。」白建侯聽了，不禁一笑道：「那還用說嗎？這個事情，本是當然的結果，絲毫也用不着懷疑的，就拿以往的事情而論，他一見了那夜明砂周昆，便能把姓名角色，一口道破，及至周昆被押，就在九門提督衙門裏壁上給留下字跡，足見他在暗幕中的一切活動，不但宗宗樣樣都有準備，並且還是迅速極咧，要據我的揣測，他此刻不但一切周知，並且早晚之間，還許仿照以前的辦法，要給我下個警告呢。」王隆苗成聽了一齊搖頭道：「這恐怕不見得罷，倘若敢於那樣，豈不是胆量太大了麼？」白建侯道：「二位賢弟，還是不曾看透了他的性情，請想赫赫地九門提督，權勢可夠多麼大，他尚且沒有放在眼內，居然用命令式的口氣，加以恐嚇，像我可更不值一論了。」王隆道：「老大哥，不是我攔你的清談，話可不能那樣說，別看九門提督衙門，他如人無人之境，只怕咱們的三友鏢局，他就未必敢輕於嘗試，當時王隆的話，剛然說到這裏，白建侯忽把眼皮一翻，跟着連連擺手，恰像有了甚麼覺察似地，三人一見這般舉動，都覺得有些詫異，白建侯已然說道：「方才我的話，算是錯了，敢自還容不到早晚之間，就在此刻，人家大概是已經來啦，說着，便哈哈大笑起來，那時的事情，真是快極了，還沒有容得三人答話，就在白建侯笑聲未完之中，早與閃電相仿，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口中說道：「老達官，你的所見不差，今夜我是特意前來拜訪，我們彼此可以談一談的。」

燈光之下，只見來的那人，身體魁梧，面貌精悍，尤其異樣的，就是他那兩個白眼珠兒，作淡紅顏色，閃閃放光，他也沒有穿着夜行衣服，只是遍體輕裝，顯得緊趁利落，并且是空拳赤手而來，身邊也不會帶着甚麼器械，要按照江湖上的規矩講，不穿夜行衣服，不帶兵器，這種表示，就是言其並不含有讎視的意味。但是今夜的情形，恰自有些不同，因為一方面，是綠林的大盜，一方面，是官府請出來辦案的，如今辦案之人，還不會前去訪拿，大盜已是公然的自己找上門來，而且妙手空空，并不作武力周旋的準備，在表面之上，雖說表示和平，但是骨子裏頭，未嘗不是有心賣弄，顯見得他是眼空四海，目中無人呢，且說那個人，飄然而入，口中說出那麼幾句話來，儘可不問而知，他是誰了，那時屋中四個人，對於這位不速之客，突兀來臨，情形恰自有些不同，那王隆苗成，以及白英全都期然而然的，露出一種緊張的神色，就好比看見了毒蛇猛虎，預備着要搏擊的一般，白建侯的神氣，恰是行所無事，彷彿對於此事，只算本在意中，並非出於意外，當時站起身形，先向着王隆苗成白英等丟了一個眼色，那種意思，就是叫他們，靜默旁觀，不要出言干預，隨即望着那位來客，滿然說道，朋友，你肯於屈駕枉顧，這事好極了，請坐罷，我正想着要跟你談一談呢，那人點了一點頭，便自昂然上坐，把眼望着白建侯說道，我今天來到貴局，本是一種拜會的性質，不過這樣來法，似乎有些不恭，但爲遮掩耳目起見，不得不從權辦理，這一層，還要請老達官，多多原諒，白建侯道，情形既不同，自然可以不必拘泥，像這一類事，彼此皆可心照，何必還要說客氣話呢，那人聽罷，點了一點頭，沒有言語，看他那種神氣，像是正在胸中盤算，怎麼好把他的意見，發表出來，白建侯却又微笑說道，朋友，咱們今天還是初見，你的高姓大名，我還沒有領教呢，那人見問到此處，便閃動紅色的目光，看着白建侯說道，老達官，要按照現在的情形說，

我很沒有告訴你姓名的必要，在江湖上的朋友，都稱我赤目飛龍，就是因為我這兩隻眸子，生有異稟的緣故。白建侯道：你作下驚人的案件，一時震動帝都，恰似神龍矢矯，不可端倪，這個綽號，很能夠當之無愧了，那人聽得這樣說，很得意的一笑，大有當仁不讓的意思，便道：老達官，你的這種批評，我無須謙遜，不過有一樣，我雖藉此出名露色，却不要帶累別人。跟着爲難受窄，這可應了那兩句成語，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了。他說到這裏，便自哈哈一笑，再說：王隆苗成白英等三人，見這個正在嚴行訪拿的大盜，竟取於深夜之間，突然而來，分明是自視太高，不把別人放在眼內，早已全都忿忿不平，此刻又見他，說出這種狂妄的話來，那裏還能按耐得住。王隆已拾在頭裏，厲聲說道：你要明白，凡事不可一概而論，龍雖然厲害，但也要看遇見的是誰，假如一旦之間，碰上了屠龍之人，只怕也就要難逃公道。那個赤目飛龍，聽了這套話，便冷笑道：口說無憑，作出便見，那一個是不服氣的，儘可當場較量，分別高低，倒看一看是人能屠龍，還是龍能傷人。那時白建侯沒有容得再行答話，便忙向王隆說道：今天這一局，是由我身當其衝，担負完全的責任，最好請賢弟們，緘口不言，一切無須參預，況且這位朋友，肯於屈駕枉顧，自然是看得重我，也不可輕於開罪，失了賓主之禮。王隆苗成一聽，當然不能往下再說，白英可更不用提了。白建侯把口面已經壓住，這才又向那大盜說道：請一切看在我的面上，不必介懷，咱們還是談正經的事罷。先時赤目飛龍，本是滿面的怒氣，後來見白建侯，一面壓服朋友，一面替自己陪話，顏色却又歸於和平，便道：老達官，你果然名不虛傳，看來很懂得交友之道，我今夜前來相訪，總算是沒有把你看錯了。白建侯笑道：朋友，承你這般恭維我，我心裏很覺得高興，似乎咱們所處的地位，雖然劃着一道界限，但彼此都是肯講義氣的人，很不難於設法接近。現在我要向你領教。此次下顧，

究竟是何種意見呢，赤日飛龍，見問到這裏，便道：我今天來訪之意，很爲簡單，就是奉勸達官，不必插手來管這件事，你想，你保你的鏢，我作我的案，彼此並無糾葛，可以說是兩不相妨，我既不會破壞你的道路，你又何必多管閒事，要出來跟我爲難作對呢，倘若互相抗衡，不外勝負兩方面，你縱然能夠得手，也不過是受了人家的利用，假使事有不然，那時就難免身蒙其害，勝則有益於人，敗則有損於己，豈不是有點犯不上麼，我因爲對於你的聲名，表示相當的敬重，所以才不惜這番唇舌，彼此開誠佈公的相見，要在碌碌之輩，那裏有這個工夫，如今我已把話言明，試問老達官，你的意見如何，也儘可直言相告，他把話說到此處，那一雙精光閃爍的眸子，便射在自建侯的面，靜候答覆，當時自建侯聽了以後，略帶躊躇之色，似乎是想了一想方才說道：朋友，你那口中之言，就是我心中之事，我雖不敢說，閱歷深沉，洞明世故，難道這種顯而易見的道理，還有個看不透的麼，當時赤日飛龍，聽到這裏，臉上的神色，很爲高興，便道：既然如此，那便很好，咱們把話當面說開，彼此意見能夠一致，以後就免作正面的衝突了，自建侯道：我的話，還不會說完呢，請你先等一等，我要另有肺腑之言相告，赤日飛龍一聽，知道這件事，又要轉灣子，登時便露出不然的神色，來，冷冷地說道：還有甚麼話，請你就往下說罷，自建侯道：要論我的本心，不但不樂意來管這件事，就是躲避，還有些躲避不及，無奈事不由己，已經輾轉牽涉，纏到我的頭上來，那九門提督，本是地方上，最有權力的長官，我正處在統轄之下，如其駁了他的面子，少不得是要懷恨在心的，明着雖不便把我怎樣，只須暗中設個圈套，就可以叫我置身無地，這種情形，正應了你方才所說，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的那兩句話了，在我原是個局外的人，如今却給葬送的，欲進不能，欲退不可，真乃荊天棘地，寸步難移，似此受窘的情形，也要請你設身處地，能夠替

我想一想才好，赤日飛龍聽罷，不由得冷笑了一聲道：「老達官，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請想咱們兩個人，各有各的立場，各有各的事業，總要互相尊重，不去妨害，那才是當然的道理。要照你這樣說時，假如要有人求我去劫你的鏢車，我也能說事出無奈，不得不辦麼？要聽你方才這個說法，似乎就應該把我縛獻當官，方能擺脫了你的干係。這可不是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嗎？我要是預先知道，會聽見這樣話時，莫若當初不來，倒還可以省心省事。當時白建侯沒容他把話說完，便忙滿面含笑，出言攔住道：「朋友，你錯了。我決沒有這種意思。假如我的存心，就如你的設想，不但在情理上講不下去，並且也辜負你今天枉顧的這番善意了。我方才對你說的那片話，是要請求你能夠格外原諒我的難處，咱們和衷共濟，彼此商量，可以斟酌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你不容我把話說清，便已發生誤會動了氣了。這可不是錯怪了我麼？那時赤日飛龍，仍是帶着怫然不悅的樣子，便接口說道：「我覺着我方才所說的，那就是兩全其美的辦法。除此以外，並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你若另有甚麼高見，那也不妨姑妄言之。」白建侯道：「朋友，我那裏敢說有甚麼高見，不過既承你看得重我，肯於前來枉顧，想這件事總有商量的餘地，所以我不自揣度，要向你作進一步的懇求罷了。」赤日飛龍聽到此處，像是有些不耐煩，便厲聲說道：「老達官，你到底怎麼一種意見，就請開言吐語的，照直講來。我已經是在這裏洗耳恭聽了。」白建侯道：「既然如此，我就直言相告了。眼前最難辦的，就是禮王爺的那個玉鼠，這件事情關係太大。九門提督伊祿，實在有些担架不起。現在咱們兩個人，算是以朋友的資格，在私下裏商量，請你把那個玉鼠，原物交還。只要把禮王爺那一關，能夠敷衍過去，別的事情，就都好辦了。這麼一來，不但我脫了干係，連九門提督，也算脫了干係。再進一步說，不但九門提督脫了干係，連你也就脫了干係。依我看，你目下作的案

件，已經震動一時，可以說是替綠林道的朋友，增光露臉，事情辦到這裏儘可不必畫蛇添足，趁着這膾炙人口的時候，便來個遠走高飛，離開京師地面，那才是見機而作，功成身退的道理，我跟你叨個大話，閱曆這件，總算比你多幾年，無論怎麼英雄好漢，可也逃不過太剛則折，如今所說的這個辦法，算是出於我的請求也罷，算是出於你的容讓也罷，總之多少斂上一點鋒鏑，那是不會吃虧的，赤目飛龍聽罷，便把眼望着白建侯發了一陣狂笑道，老達官你錯了，你同九門提督，全是願意脫了干係的，我可並不會想着，要麼甚麼干係，假使畏首畏尾，如此存心，當初那又何必去作呢，再說承你一番盛意，勸我斂上一點鋒鏑，是可以不吃虧的，但若反過來說，比如我不斂鋒鏑，那自然是要吃虧的了，如今對不住，我倒要倔強一回，也好藉此領教，看看這個虧，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吃法，赤目飛龍說到此處，便擺出脾睨一切，旁若無人的樣子來，那時金面太歲王降，千里駒苗成，還有白英，看了他這種神氣，全是忿忿不平，不過因為白建侯有言在先，說是自己身當其衝，不要別人干預，因此只得含怒不言，再說白建侯，見那赤目飛龍，雖然辭鋒逼人，帶有挑戰的意味，依舊毫不動氣，仍是和顏悅色的說道，朋友，你又發生誤會了，我方才所說的，太剛則折，勸你稍斂一點鋒鏑，那不過是指着普通的道理去講，並非就着眼前的這件事情來說，你若神經過敏，妄生疑障，只有怪我措辭不善就是了，現在這些枝節的話，咱們姑且不談，但請你看在江湖的義氣上，把那已經到手的玉鼠，慨然犧牲了，只算交了我這麼一個朋友，你的意下怎樣呢，赤目飛龍聽了，便很堅決的說道，那個也不行，因為在咱們兩個人的交情上，在我個人的名譽上，全都是決計辦不到的，白建侯見他吐辭強硬，一點情面也不講，不由得臉上的神色，也就有些不然起來，便道，這是怎麼一個道理，請你解釋出來，我也可以洞明真相，赤目飛龍說道，

要說這兩層道理，那很是顯而易見的，請想那個玉鼠，本是個無價的至寶，說到犧牲，談何容易，今天咱們兩個人，尚係初次會面，從來有句話，是交淺不言深。你這種過分的要求，在我何能接受，這就是交情上辦不到的，況且我若允許了以後有人談論此事，說只憑你一句話，我就不得不把玉鼠雙手奉獻，你的面子上，固然有了光輝，我豈不是見屈於人，成了虎頭蛇尾了麼，這便是名譽上辦不到的，總而言之，咱們今天的談判，要是歸於和平解決，只有照我從前的主張，彼此不相妨害，倘要作進一步的要求，便已溢出範圍之外，不管怎樣措辭，也決難收功口舌的，當時赤目飛龍，侃侃陳辭的，說了這套話，大有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樣子，白建侯聽罷，微然一笑道，朋友，我向你委曲商量，不憚至三至再，並非是想要口舌收功，有心取巧，只爲你既然以禮而來，我也不能不以禮相待，這本是交際場中，彼此互相尊重的一番道理，現在我的心，算是已經盡到了，你如固執已見，不肯體諒我的這番下情，咱們不妨把前議推翻，另謀一個解決的途徑，這個辦法，你看怎樣，赤目飛龍聽了，便厲聲說道，既然如此，那也很好，我今天徒手而來，原沒有敵視之意，但你既說出這種話來，咱們兩個人，儘可空拳赤手，一較長短，倘若我走了下風，情願把玉鼠雙手獻上，並且從此銷聲匿跡，離開這京師地面，但不知你意下如何，白建侯皺眉說道，事情處在兩難，終須有個解決的辦法，照你所說，却也未爲不可，不過在未會交手以先，我還有鄭重聲明，這全是事逼至此，無可如何，若論我的本心，很不樂於用武力來解決，赤目飛龍道，不必再往下說了，咱們到院裏去罷，他這兩句話，方才說完，便已瞥然離座而出，白建侯也就起身，跟在後面，那時白英，一聲兒沒有言語，便取了一口刀，隱在背後，這是要看賭鬥的結果，好給他父親，作個後盾，苗成一見，也就照樣兒，拿了一口刀，王隆便道，須要看事作事，不可過於鹵莽，苗成跟白

英，一齊點頭，三人這才一同來到外面，原來就在這個工夫，自建侯同赤目飛龍，已經交了手了，時值深宵，月光如水，照得院內一片雪亮，他們二人彼此各逞身手，互顯神通，一個是鏢行的名宿，一個是綠林的梟傑，今天旗鼓相當，都要想着尅敵致果，但見來往盤旋，好一似電掣風馳，花飛雪滾，走了足有二三十個照面，真乃是勾心鬥角，全都無懈可擊，正所謂兩雄相遇，勝負難分了，正在這團團厮轉的時候，猛然自建侯，驀地變了招數，把兩個拌着的拳頭，一齊卸開，變爲手掌，像穿梭的一般，當面劈來，那赤目飛龍，除去閃展騰挪以外，有時要去招架，自建侯的手掌，就因利乘便，俛仰屈伸，隨着他的拳頭，要去拿他的手腕，那種駭疾的情形，連在旁觀看的三人，眼光都覺得霍霍不定，幸而赤目飛龍，拳術也算極精，所以一時之間，尙在未曾着手，原來自建侯所用的這個招數，名爲八卦串掌法，是他一種特殊的技能，錯非到了緊要關頭，輕易也不肯施展出來，其中是按照八卦的卦爻，共分爲六十四種門路，二百八十四種變化，奇生相生，神妙不測，這本是壓箱子底的，兒的本領，因爲今天，事關重要，無論怎樣，非要佔了風不可，所以這才肯於施展出來，當下工夫不大，又走了幾個回合，任你赤目飛龍，如何武藝高強，也被這兩個手掌，五花八門，串來串去，鬧得有些眼花撩亂，赤目飛龍一想，這事可有點不好，眼看他的這種工夫，自己就說破不了，要再延宕下去，勢非甘拜下風不可，倘以一走了事，未免自食前言，算得甚麼英雄好漢，這可真叫人進退兩難了，不料他心裏，這麼一遲疑，不由得手底下，便略微的一透慢，自建侯的右手，早與閃電相仿，捉住了他左手的腕子，從先自建侯，早已打算好了，只要能夠握住了他，便不難制其死命，却萬也沒有料到，當這剛一握住時，不禁大吃一驚，因爲他那腕子，簡直就不像是人類的肌膚，倒好像握住了一根生鐵，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自建侯，陡生驚愕，不過只有一瞬的工

夫，那赤目飛龍，見左手已經受制於人，也真急了，便挺起右拳，如飛打去，早在白侯建左邊的華蓋穴上，打個正着，這一拳不亞如鐵鎚的一般，來勢是非常之猛，白建侯受了這一拳，右手便鬆開了，往後倒退了好幾步，哇的一聲，便吐出一口鮮血來，赤目飛龍見自己轉敗爲勝，正在揚揚得意，忽然眼前頭刀光一閃，劈面而來，敢自是白英到了，赤目飛龍看得親切，趕忙往後一撤步，跟着一抬腿，止踢在白英的腕子上，便把那口刀，給踢飛了，噹哪一聲，落於就地，赤目飛龍哈哈大笑道：「你真成，不料這句話，方才出口，身背後又是一刀飛來，正砍在他的肩膀上，只聽得鏗然一聲，好像是兩般兵器，碰到了一處，這種異樣的事情，把個千里駒苗成，嚇得大吃一驚，此時白建侯早已厲聲喝道：「苗賢弟不可如此，這總怪我一時疏忽，未曾囑咐在先，以致辦出這樣出乎範圍之事，赤目飛龍聽了，便向白建侯冷笑道：「好在我的身體，不同常人，還能禁得住這般暗算，我看今天的事情，也只可就此結局，老達官，請你好好地養傷罷，咱們是後會有期，他日再得請罪，當時他把話說到這裏，將手一拱，隨即騰身上房，如飛的走了，白英已把刀，拾了起來，見赤目飛龍一走，便忙趕上前來，向他父親，動問傷勢怎樣，王隆苗成，也都一齊問候，白建侯道：「不要緊，咱們屋裏再說罷，當下四個人，一同回到屋內，白建侯頽然坐在椅子上，燈尤照着，臉色雪白，神氣也是非常蕭索，那時白英，已忙取出治內傷吐血的藥來，又把黃酒燙熱了，請白建侯立時服下，本來鏢行的生意，賭鬥乃是常事，並且勝負無定，深不住就許受傷，所以醫治內傷外創之藥，永遠是有配好了放着的，不要說是在局子裏，一概現成，就是在路上走鏢，也要帶在身邊，以備不時之需的，再說白建侯，把藥服下以後，不禁慨然長嘆道：「這廝不但武藝高強，並且練成了金鐘罩的工夫，兵器到在他的身上，難傷毫末，看來要想着，制服於他，一時真是無從下手呢。」王隆道：「老大哥，你

先安心靜養，別的事情，可以姑從緩議，苗成也道：「所說太剛則折，本是定而不移之理，像他這樣鋒銘太露肆無忌憚，少不得總有受挫的那一天，咱們不妨靜觀其後。」白建侯對於這種無聊的慰藉，只好點了一點頭，但覺得受傷之處，隱隱作痛，迴身都感到不適，隨即和衣而臥，各人也自去安歇，一夜無話，等二天清晨起來，白建侯比前略好些，但那臉上的顏色還是異常暗淡，不能恢復原狀，到得午後，小神貓楊泰來了，他是來訪白建侯，要商量辦案的事情，却不料見面之下，楊泰很爲驚愕，便向白建侯問道：「尊容何故如此清減，莫非一夜的工夫，竟自抱恙了麼？」白建侯聽了，很不自然地笑道：「楊爺，你的眼力總算很好，居然剛一見面，就會看出我的神色不對來，不過有一樣，我可并不是有病。」楊泰問道：「不是有病，可是甚麼呢？」白建侯道：「不瞞你說，我是受了傷了。」楊泰大吃一驚，道：「這話從何而起？」我要冒問一句，不知是受了何人之傷？」白建侯道：「你這是多此一問，除去那個奉命捕拿的大盜，還有何人？」楊泰聽了，越發詫異，道：「難道半日的工夫，就能訪查出他的下落了麼？」像這般辦案神速，真乃不可思議。」白建侯一笑道：「你錯了，我那裏會有這個本領？」昨天夜裏，我們彼此會面，並不是我去拿他，乃是他前來訪我。」楊泰連連搖頭道：「似此胆大包身，實在叫人意想不到。」他說完這兩句話，方向白建侯動問事情的經過，白建侯這才把昨晚之事，大概述說了一回，後來說到用八卦掌法，握住了赤目飛龍的腕了，不想被他一拳，打的吐了血，楊泰聽到此處，不禁把雙眉一皺，跌足長嘆道：「這事真是不幸的很，假如要沒有這個意外的變化，豈不就把他拿住了麼？」白建侯道：「楊爺，你也不要這樣說，就讓我，不吃他的虧，然而也未必能夠得手，因爲他還另有一種出奇的工夫，直到後來，方才知曉。」楊泰聽了，連忙問道：「不知他還有甚麼出奇的工夫？」白建侯還沒有開口，苗成已經搶着說道：「他是練成了金鐘罩，兵器到在身上，不能傷

其毫髮，楊泰十分驚訝道，但不知這話，可曾當真，苗成笑道，我親手砍了他一刀，只聽得一聲響亮，就跟兩般兵器，碰在一處的一樣，他連眉也不會皺一皺，這還有個不當真的麼，楊泰聽完以後，神色很爲懊喪，略爲沉吟，方才說道，看起這件事情，真是越來越發棘手，不瞞諸位說，昨天我的心裏，稍爲放鬆，本想仰仗着白爺的大力，能夠辦得出一個頭緒來，那知一夜的工夫，又發生出這般重大的變化，不但白爺出頭幫忙，因此受傷，覺得對不住人，並且二十五家鏢局子，當場公舉，方才舉出白爺來，足見是羣中領袖，衆望夙孚，如今還不會佔了他的上風，試問還有何人，能夠辦理此案呢，楊泰說到這裏，不由得滿面愁容，連連嘆息，王隆道，此事只好緩圖，急是急不來的，苗成道，不是我長他人的志氣，那個赤目飛龍，要打算捉拿於他，真有點非同容易，楊泰道，此時也不希望，把他拿住，只可能夠把玉鼠得回，將禮王爺那一關，搪塞過去，別的就無關緊要，好在他並不會殺人，到案不到案，尚屬第二層，白建侯點頭道，這話說的不錯，所以我昨天，跟他交涉，不惜委曲求全，可也就是這個道理，王隆跟苗成一齊說道，就算不必拿人，只要得回玉鼠，這事也怕很難辦到，楊泰便向白建侯說道，我要動問一聲，不知可還有甚麼能人，可以邀請出來，幫助辦理此案，白建侯道，不瞞你說，從先我心裏，倒有一個人，以爲他很能勝任，不過到了後來，方知那赤目飛龍，還有金鐘罩的工夫，那可又另當別論了，楊泰一聽，趕忙問道，但不知此人是誰，不妨說了出來，再行從長斟酌，白建侯一見問到這裏，翻了一翻眼皮，並沒有立時答覆，大概是在心中打算，還是把這個人，說出來的好，還是不說出來的好，不料就在這個工夫，只聽得一陣脚步声，登時從外面，走進三個人來，大家舉目觀看，都忙着立起相迎，原來并非別人，乃是玉面俠高一鳴，飛天虎劉錦，小霸王朱伯祥，全都一齊到了，他們三個人，也是因爲白建侯，出頭辦理此案，

心中關切所以特意前來打聽，當下見面就座以後，二人也都看出白建侯，神色不對，便不由得一齊動問，白建侯還不曾開口，楊泰就先搶着說了，三人一聽，無不咄咄稱奇，說是盜賊來訪辦案的，可真從來沒有，足見他的胆大心粗，目空一切，算是打破了向來盜賊的記錄，只可惜當場動手，功敗垂成，反倒使他得意而去，白建侯聽到此處，便道，別的還是小事，惟獨他有金鐘罩的工夫，兵器到了身上，全都不懼，這一層，實在叫人無法可施，劉錦聽了，便把眼看着一鳴，像是心裏有話，嘴裏還不肯就貿然說了出來，朱伯祥却是個直心口快的人，向來就不懂的瞞話，此時早已哈哈一笑道，別看赤目飛龍，那般猖狂無忌，只要請出一個人來，管保破他金鐘罩的工夫，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楊泰一聽，趕忙問道，那裏有這樣一位高明人，請你告訴我，也好前去登門拜請，朱伯祥聽了，用手向一鳴一指道，現放着我這位高賢弟，只要他肯給幫忙，那就可以手到成功，那裏還用甚麼登門拜請，你要想捨近求遠，真乃是有眼不識泰山，楊泰聽得這樣說，似乎還有些信不及，便望着，一鳴道，我要請問高爺，此話可是當真，一鳴聽了，微微一笑，便看着朱伯祥道，你看人家楊爺，簡直地就不肯信，何必要你來多這一番口舌，朱伯祥眼望楊泰，哼了一聲道，你這個人，真乃豈有此理，分明指給你一條明路，怎麼還要問長問短，莫非你的心裏，還有些信不及麼，如今索興把憑據，都告訴你說，我那高賢弟，他現有一口伏龍寶刀，稱得起是切金似土，斷玉如泥，慢講他有金鐘罩的工夫，就算他的身體，當真是精鐵鑄成，純金打就，只要碰在刀口上，可也逃不出公道去，當時朱伯祥把話說到這裏，不但楊泰喜形於色，就是白氏父子，以及王隆苗成，臉上也都是一團高興，白建侯便忙接口問道，不知高爺是幾時得的這口寶刀，怎麼就沒有提起，劉錦見問到此處，這才把前此半路途中，倚雲生奉命贈刀之事，述說了一遍，再說楊泰他是久

在公門，最爲機靈不過，知道自己前此動問，像是有點小瞧了人，一鳴的口氣，透出不大高興，此時要再請求幫忙，就許遭了拒絕，如其一經僵住，那就不好轉圜了，當下心中一動，早已有主意，便趁着劉錦剛一把話說完的時候，就出其不意的，搶到一鳴的面前，雙膝跪地，口中說道：現在更無別話可說，只有請高爺，濟困扶危，慨然相助罷，朱伯祥一見，哈哈大笑道：你這才算信了，不過按理說，應該先給我下跪才是，因爲若不虧我，指引於你，那裏能有這一條門路呢，那時一鳴，已把楊泰扶了起來，口中說道：楊爺，你這是怎麼說的，咱們有話，可以慢慢地商量，爲何却要行此大禮，楊泰道：眼看這件事，除去高爺，無人能辦，只有請你幫忙，那裏還有商量的餘地，一鳴還未曾答言，白建侯已經說道：這個話，我是決不駁回，因爲我方才所說，認爲有一個人，可以辦理此事，說的可就是高爺，只爲赤目飛龍，有了金鐘罩的工夫，所以還不免有些斟酌，誰知事由前定，高爺已經得了一口寶刀，這可真乃天造地設了，現在我也要請他出頭，毅然担任此事，不但是替楊爺解圍，并且也算替我援手，想高爺豪俠性成，肝胆相照，自然也是義無可辭的，一鳴聽到這裏，便道：老前輩，請先不要這樣說，我並非有意推辭，實在因爲這裏，還有許多礙難之處，朱伯祥一聽，便搶着說道：現放着揚名露臉的事情，爲甚麼不去辦呢，我要是有你的能爲，再有那口寶刀，就算沒有人來請，也要自己出頭，俗語說得好，有肉不埋在飯裏，你別想不聞咧，趁着這個時候，大紅大紫的，露一下子，不但你自己增光，連我們作朋友的，也都跟着吐，要是錯過了這個機會去，只怕打着燈籠，可還沒有地方去找呢，一鳴聽他這樣說，笑了一笑，沒有言語，劉錦剛道：高賢弟，不是我要出言相勸，眼前這件事，實在應該歸你去辦，你方才意涉猶疑，不肯慨然允諾，大概還不會悟會出這個道理來，一鳴聽了，趕忙問道：你的這個說法，很是透着新鮮，我倒要急於領教，

怎麼見得這件事，就應該歸我去辦呢？劉錦笑道：「前此那位倚雲生，奉了仙師之命，賜給你這口寶刀，不是說早晚之間，自有用處麼？如今隔的日子不多，這個難題已經擺在眼前了，恰好非用寶刀不可，你要是不肯出頭，豈不是有違師命嗎？」一鳴聽罷，默然不語，大概總是認爲劉錦的話，確乎不錯。自建侯却又說道：「不是我要冒言，其中還有一個道理，就是那口寶刀，名曰叫作伏龍，可巧那個大盜，綽號就叫作赤目飛龍，足見仗着這口寶刀，儘可降伏於他，彷彿像是一種讖語，豈非默默之中，先就藏着了一個道理？那時王隆苗成，以及劉錦、朱伯祥、楊泰等，聽了此言，無不鼓掌歡呼，說是這個解釋，真乃非常之好，只有白英，因爲在他父親面前，却不敢如此放肆。楊泰又道：「倘若高爺，還要推辭，我也沒有別的法子，只好再給他下跪，等他答應了以後，我才肯起來。」一鳴忙着說道：「楊爺千萬不可如此，咱們再計較一番，我必然答應也就是了。衆人見一鳴允諾，無不喜形於色。朱伯祥便道：「這樣才大快人心，但那赤目飛龍，練成了金鐘罩的工夫，自以爲是銅打的金剛，鐵鑄的羅漢，一切都不放在眼內，如今也好叫他，嚐一嚐寶刀的滋味。衆人聽了，一齊哈哈大笑。那時一鳴，又向自建侯說道：「我有幾句冒昧之言，要向老前輩請教。就是那赤目飛龍，昨夜多有傷犯，不知老前輩，可曾記置於心？存有報復之意。自建侯道：「他打我那一拳，本是勢逼處此，不得不然，當言講得好，當場不讓，故舉手不留情，何況是立於敵對的地位呢？所以我請求高爺出來，只爲接手辦理此案，往後好可以有個交代。至於對那赤目飛龍，原沒有甚麼讎視之意。」一鳴點頭道：「老前輩如此存心，實在令人可敬。我想那赤目飛龍，不去擾害平民，專偷親貴大員，並且止於取物，不肯傷人，後來連累了周昆，還要設法解救，他那一切行動，是有些個義俠之風，雖說是個大盜，却也不無可取。再者他那金鐘罩的工夫，實在非同容易，倘使練之數年，破於一旦，也未免

有些處置太過，所以我在事先，想要採一探老前輩的口風，既然寬宏大量，並不存着報復之念，莫若等着會面以後，還本着昨夜的去交涉去說，向他下上一番警告，如其肯把玉鼠獻出，這事便可告一段落，也就不必過爲己甚了，白建侯聽罷，連連說好，王隆跟苗成，却不禁暗暗發笑，他們因爲知道，那赤目飛龍，乃是個藝高膽大，目空一切的人，若要打算用好言相勸，叫他把玉鼠獻出，那好比是與虎謀皮，其事決難辦到，放着昨夜的事情，便是前車之鑒，等到了事不可解的時候，少不得要用武力周旋，不過這層道理，只好說在心中，不便在事先宣佈出來罷了，且說一鳴，向白建侯交代完畢，便又望着楊泰道：我還有幾件事，要向楊爺當面說明，總望你能夠依允才好，楊泰忙道：高爺，你這可是多此一舉，現在既肯出頭，辦理事，我只有感情不盡，你樂意怎樣辦，便怎樣辦，難道我還敢說出一個不字來嗎？一鳴道：話可不能那樣說，我既然另有我的意見，自當在事先，宣佈明白，那才算合乎道理，楊泰道：既是如此，那便請說，一鳴道：第一件，我此次出頭，乃是替白老英雄幫忙，並非受官府邀請，只講私交，不論公道，所以你們貴堂，無論知道不知道，我是不必跟他會面的，楊泰道：可以可以，一鳴又道：我所答應的，是只管取回玉鼠，可並不管拿人，楊泰道：但能把玉鼠得回，那便是如天之福，至於說到拿人，當初就不敢存此奢望，一鳴點點頭，便又說道：再者這件事，由我獨力擔當，請一切不必參預，楊泰笑道：那更好了，高爺自己受累，我們是坐享其成，可還有個不願意的嗎？一鳴道：既然這樣，咱們就算說定規了，不過辦的好，辦不好，我也未敢自信，只得等到了再看罷，楊泰道：這是高爺太謙了，萬沒有個辦不好之理，那時白英，實在有點忍不住，便向一鳴說道：大哥，我有幾句冒昧之言，願爲請教，就是方才所說，要向那赤目飛龍，下上一番警告，叫他把玉鼠獻出，那本是和平解決之道，但假如這種辦法，他竟不肯接受，並且

說出無禮的話來，請問又應該怎樣辦呢？一鳴聽了，略爲沉吟，便道：「果然如此，那是迫不得已，也只好以武力解決了。」朱伯祥聽到這裏，便接口說道：「不管甚麼事情，全都定法不是法，我看咱們很可不必操心，靜着高賢弟大展神通，獨當一回罷。」劉錦聽了，微笑說道：「方才談了這麼半天，似乎是把全盤的事情，都已經計議好了，不過據我看，其中還有一層困難之處，並且很不容易着手，只怕還都沒人想到呢。」衆人聽了這個話，很爲詫異，白建侯却點了一點頭道：「我心裏也正在盤算一件事，似乎有些不易設法，但不知跟你的所見，彼此是否相同，不妨讓你先說出來，那時再互相印證。」劉錦便道：「我想那赤目飛龍，好比是水上浮萍，毫無根蒂，他要來找咱們，其事非常容易，咱們要去尋他，恰是困難萬端，現在高賢弟接着辦理此事，和平解決也罷，武力解決也罷，但總得彼此會了面，那時方能有所措手，咱們並不曉得他的託身所在，試問可從那裏跟他去接洽呢？」衆人聽了此言，方才恍然大悟，白建侯便道：「着哇！我那慮的，也正是這件事，可以說不謀而合，所見略同了，要論那赤目飛龍，他現在是胆大包天，目空一切，倘說有人要等着跟他會面，好解決前此未了之局，管保他必然踴躍而前，決無退沮，但是這個消息，怎能給他傳達過去，真叫人大費躊躇了。」衆人說罷，而面相覷，誰也不想不出一個辦法，一鳴却微笑道：「老前輩請放寬心，此事並不爲難，我已經有一個計較在此，準保毫不費力，就可以把這個消息給他傳達過去，不過今日倉促，已然趕辦不來，不妨容緩一天，等到明天夜裏，叫他仍然來到貴局，屆時好當面解決一切，但是這個辦法，眼前可先不便說破的。」白建侯道：「既然這樣，那便很好，我就靜候着高爺的佈置罷。」白建侯的口中，雖是這麼說着，臉上却帶出一種懷疑的神色來，不過因爲一鳴已經有言在先，說是暫時不便說破，也就不好意思往下問了。其餘別人的態度，差不多也都如此，因爲猜不透

一鳴，葫蘆裏是要賣出甚麼藥來，全覺得有些悶悶地，一鳴此時，却又向楊泰說道，我要給那赤目飛龍，傳達消息，因此還有一件事情奉求，楊泰忙道，高爺，你這是那裏話來，原是替我們幫忙，怎麼反說起奉求二字，有甚麼話，只管吩咐罷，一鳴道，我所想的那個辦法，雖不說驚世駭俗，舉動却有點異乎尋常，你們貴堂官，是在地方上，最有權力的，請預先給回稟一聲，一切多求耽待，楊泰道，高爺有甚麼妙策，只管放心去辦，這事全在我的身上，準保沒有錯兒，因為無論怎樣佈置，反正是求於事有濟，這也算是替我們堂官出力，他只有感激之心，那裏有見怪之理，一鳴聽了，點頭說好，隨即邀着劉錦朱伯祥，一同起身告辭，自建侯道，明天晚上，我這裏略備一席，算是給高爺，預先慶功，請列位一律作陪，千萬早着一點過來才好，一鳴道，老前輩何必客氣，但既然有此盛意，我明天一定領情就是了，那時楊泰也要跟着一同走，自建侯王隆苗成等，全都舉步相送，到了院中，却被衆人至再的攔住了，只由白英一個人，隨着送了出來，他一邊走着，一邊向一鳴說道，大哥，我想要求你一件事情，可不知道行不行，一鳴道，賢弟，你有甚麼話，只管說罷，何必要這般吞吞吐吐地，白英道，不是別的，你畢竟是用甚麼法子，便能叫赤目飛龍前來，請你說出，也省得我心裏悶的慌，一鳴一笑道，敢自你要問的，却是這件事，對不住，只好請你悶上一夜罷，等着到了明天，那時自見分曉，因為要在事先說破，戲法可就變不靈了，衆人聽了此言，一齊哈哈大笑，那時已經來到大門以外，便彼此拱手告別，楊泰便忙着上衙門，向九門提督伊祿稟報一切，一鳴等三人回去，也自有一番佈置，這話表過不提，日說到了次日午後，三友鏢局內，白氏父子，正跟王隆苗成，坐在一處，議論昨日之事，不知一鳴，是要用甚麼方法，可以給那赤目飛龍，傳達消息，這件事情，實在叫人有點納悶，不想正在說着，忽然聽得院內，有人大笑道，此事已經公佈出來，現

在街市之上，正然人人道異，個個稱奇，怎麼你們諸位，還會不知道呢？話剛說完，只見小神貓楊泰，笑容可掬的，走進來了，大家忙着起身讓坐，隨即動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楊泰笑道：「這一手兒，高爺辦的真妙，其實一經說破，可也算不了甚麼，怎麼在事先，咱們就會想不起來呢？」白建侯問道：「究竟他用的，是怎樣一個方法？」楊泰道：「我帶有憑據在此，請你們諸位，自己看罷。」衆人聽得這樣說，不禁十分詫異，只見楊泰，早從身邊，取出一大張紙來，靠着邊緣的地方，有些撕破之處，看那情形，恰是現打牆上揭下來的，白英忙着接過，伸手打開，放在棹子上，大家一齊觀看，只見墨跡淋漓，字體很大，一共八句，每句全都分開，好像是傳單的樣子，但見上面寫道：

爾爲赤目飛龍，盜去和闐玉鼠，前夜會戰之地，今宵有人候汝，果爲蓋世雄英，再行一較勝負，倘若畏避不前，便是自甘碌碌。

衆人看了以後，無不拊掌稱妙，白建侯點頭道：「鬧了半天，原來是用飛符召將的法子，難爲高爺，心思真快，能夠涉想及此，我想這種招帖，自然多多益善，大概總不止這一張罷。」楊泰道：「凡是通衢鬧市，全都貼遍了，看的人，是擁擠、動，大家都在紛紛議論，只苦於這個會戰之地，不知是在甚麼地方，除去咱們跟赤目飛龍，能夠明白，別人恰是無從揣測的。」白建侯笑道：「妙妙在這裏了，王降苗成，一齊說道：「這個主意，實在不錯，想來一經傳揚，那赤目飛龍，便沒有一個不知道的，他正當心高氣傲，焉有不來之理，那時楊泰，似乎是想了一想，便向白建侯說道：「今天晚上這一局，關係很爲重大，是否應該另有一番佈置，好給高爺作個後盾？」白建侯一聽，趕忙說道：「此事萬萬不可，難道你忘了他昨天交代的話，是要由獨力擔當，一切不許別人參預麼，如其遠背

原議，另有佈置，他要來個甩手不管，那時可就糟了。楊泰一聽，連連點頭。白建侯又道：「此外還有一說，就是高爺這個辦法，乃是一種要約的性質，跟尋常拿賊辦案不同，所以今天晚上這一局，不管是和平辦理，或是武力解決，總要旗鼓相當，單打單鬥，那才光明磊落，算是英雄豪傑所爲。若要預先有了埋伏，打算着以多爲勝，不但叫赤目飛龍小覷了，並且也削了高爺的顏面。王隆跟苗成聽了此言，都說甚爲有理。楊泰便道：「既然如此，只好看着高爺獨力應付罷。當下又談了一回，天色已然不早，白建侯便向白英說道：「你請一請高爺去罷，雖說一定準來，但這是煩勞人家的事情，究屬禮不可缺，那裏有咱們坐候之理。白英連忙答應，立時便起身前往，不想出了鏢局，走得不遠。早見一鳴，隨身帶着器械，已經同着劉錦、朱伯祥，從迎面來了。白英一見，滿心大悅，便忙着搶步向前，對一鳴說道：「小弟奉了家父之命，正要前去相請，不想已是大駕光臨了。一鳴道：「何須如此多禮，咱們這樣交情，本是用不着去請的。當下四個人，便一同走着。白英向一鳴笑道：「昨天小弟那樣殷請教，大哥却祕而不宣，倒好像是個啞謎，有意居奇似地。今天却已遍貼通衢，有如晴空裏一個霹靂，已經是無人不曉了。一鳴笑道：「話雖這樣說，但除去咱們幾個人以外，誰也不知道這件事情，是我辦的，並且跟那赤目飛龍約會的是在甚麼地方，也無從揣測。這豈不還是一個啞謎麼。白英道：「這種貼報子請人，真乃別開生面，難爲大哥，是怎麼想出來的。從今以後，我又學了一個乖了。朱伯祥道：「這個辦法，雖然透着有點俏皮，但也要因人而施，才能夠發生效力，否則你貼你的，他却給一個着若罔聞，迴避不見，請問這杳無下落的客人，你又向那裏去催請呢。衆人聽了此言，不禁一齊大笑。白英又道：「咱們快走罷，不要只管在路上談了，因爲我還有一件最關心的事情，總要等着到了以後，才能夠解決呢。劉錦道：「你這個話很怪，到底是一件甚麼事情，

白英一笑，用手一指一鳴佩着的那口刀，方才說道：「不是別的，我是急於到了局子裏，也好瞻仰寶刀，開一開眼界。」一鳴微笑道：「賢弟如此熱心，只怕要難免失望，因為我今天帶來的，並不是那一口寶刀。」白英搖頭道：「大哥，這個話，小弟實在未敢相信，書上說的好，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這本是定而不移之理，縱然事到臨時，動手不動手，沒有一定，然而在事先，却不能不有個預備，那怎麼能夠善刀而藏呢？」朱伯祥使道：「你既然忙着要看，咱們走着道兒，也可以一樣兒的看，何必非要等到局子裏呢？」劉錦笑道：「你這個人，真乃眼底無難事，但也不想一想，那裏有個走在大街以上，忽然拔出刀來的道理，要是那般鹵莽，也不怕旁人吃驚。」當下四個人，一路談笑着，轉眼的工夫，已經到了，來到裏面，彼此相見，一鳴等三人，便先向白建侯，動問傷勢如何。白建侯道：「多承記罪，今天已經好多了。」口中說着，眼光便转到一鳴佩着的那口刀，隨即鄭重說道：「寶刀已經帶來了麼？」請先賞給我開一開眼界。」朱伯祥一聽，便先哈哈大笑道：「方才走在路上，白賢弟便先想着要看刀，如今老前輩，也是這般迫不及待，足見你們爺兒兩個倒是一樣的心理。」白建侯道：「寶刀乃是神物，非同小可，不管是誰，自然都要先觀爲快了。」那時一鳴，已經把刀摘了下來，便連着鞘子，雙手遞將過去。白建侯也是恭恭敬敬地，雙手接了過來。當下左手握定刀鞘，右手攏住了刀柄，膀臂向外一伸，寶刀已然出匣，只聽得很清越的一聲響亮，好比是龍吟虎嘯之聲，但見寒光照眼，冷氣侵人，在這乍見之下，真要起一種特殊的感覺。那時王隆苗成，楊泰白英等，全都圍攏過來，把眼光向刀身上集中。白建侯不禁稱讚道：「好刀，這才把左手的刀鞘放下，愛不忍釋的，賞鑒了一番。」然後看着王隆苗成說道：「咱們都算久歷江湖，會過許多豪傑，但是見這種寶物，只怕還都是初次呢。」二人聽了，一齊點頭。白建侯又笑了一笑道：「誰要願意趁着這個機會，大飽眼福，我很可以替

高爺來個慷他人之慨，說着，這才把那口寶刀，輕輕地放在棹子上，別人便走將過去，互相傳觀，自建侯便又嘆息着，向一鳴說道，高爺的藝業，我是久已心悅誠服，如今又得了這口寶刀，真所謂相得益彰了，一鳴道，此乃老前輩過獎，諒我如何承當得起，自建侯道，我這話，確是由衷之言，並非當面故為推許，我看高爺，將來必然要超越儕輩，享受大名的，一鳴還未及答言，劉錦却笑着說道，將來的話，暫時可以緩談，只盼今天晚上，高賢弟仗着這口寶刀，能夠把玉鼠得了回來，也算替你老人家，辦了一件未完之事，自建侯聽了此言，似乎有些恍然，便向劉錦道，你看這叫甚麼事，我只願嘆賞那口寶刀，把精神都引到別的上頭去了，眼前的這局事，竟會有些個忘懷，還虧你這麼一說，算是給我提了個醒兒，自建侯說到這裏，便掉過臉來，向着一鳴道，高爺，你的手段真妙啊，竟來了一個飛符召將，我看這個辦法，是一用一個準，因為那赤目飛龍，也算是個豪傑，必然要挺身而來，不肯爽約的，一鳴道，這也是無可如何，才想出這麼一個變通的辦法，雖說事屬創舉，不免震動人的耳目，但昨天已向楊爺，交代在先，想情地方長官，還不至於見怪，楊泰一聽，趕忙說道，高爺只管放心，昨天已向我們堂官稟明了，他也說的好，只要於事有濟，諸事皆可從權辦理，楊泰裏說着話，手裏可還握着那口寶刀，因為最後才到了他的手中，此時還沒有放下，朱伯祥笑道，怎麼這半天的工夫，你還不會看夠麼，要憑這種戀戀不捨的神氣，倒好像久假忘歸，要據爲己有似地，衆人聽了此言，一齊發笑，楊泰道，你別挖苦人了，常言講得好，千里馬，還得千里人去騎呢，憑我武藝微渺，怎敢存此妄想，說着，便把刀還入鞘中，雙手奉給一鳴，一鳴接過來，放在一邊，朱伯祥又道，今天晚上這一局，只可惜還短少一個人，不能不算是個缺點，衆人聽了，有些詫異，便問他短少的是誰，朱伯祥道，當初首先發現赤目飛龍，原是那夜明砂周昆，今天他沒

有在場，豈不是個缺點嗎？楊泰一聽，不禁笑道：「你算說着了，我也很想着要把他拉了來的，誰知他說了一片言辭，真有點出人意外。」朱伯祥便問：「說的是甚麼？」泰道：「楊說那赤日飛龍，雖然是個大盜，但會脫過他繯繩之災，大丈夫恩怨分明，不能不意存感激。今天若是身臨其境，彼此晤面，那時拿他也不好，不拿他也不好，真乃公議私情，勢難兼顧，豈不要叫我進退失據，左右爲難麼？」所以爲保存人格起見，還以不必參預的爲是。當時楊泰說到這裏，所有在座的人，全都忍不住的，失聲大笑起來。楊泰道：「諸位先不要笑，我的話，可還沒有說完呢。那時我就對他說：『你何必要這樣花言巧語的來蓋面子呢？返正咱們不是外人，誰也不能夠笑話誰，你只須掏心窩子說，胆子已經嚇破，不敢再見他的面兒，豈不直截了當？比這樣繞灣子的強嗎？』一鳴笑道：『楊爺，這就是你的不是了，請看人家的措辭，何等委婉得體，那有這般擅發陰私，不留餘地的，難道你也不怕那位周爺臉上太難爲情嗎？』楊泰道：『高爺有所不知，我並非有心要揭挑他的短處，只爲這麼一說，彼此相形之下，足見今天晚上這一局，我敢於挺身而來，毫無懼怕，差不多要趕上當年的趙子龍，一身都是胆了。』衆人聽得這樣說，又不由得一齊太笑。當下又談了一回，天色已經晚下來了，掌上燈燭以後，少時便擺上酒筵，白建侯親自斟酌，奉一鳴首座，一鳴還要辭讓，王隆跟苗成，一齊說道：『今天的事情，本是仰仗高爺的大力，獨當一面，決然沒有別人，肯於僭先，這儘可不必讓了。』一鳴拱手告罪，這才就座。然後衆人也都依次坐下了。這一棹席面，本是十分豐盛，無奈有事存心，誰也不能開懷暢飲，等到吃喝完畢，撤去傢具，大家又喝了一回茶。天氣已將到二更時分，一鳴向白建侯問道：『上次跟赤日飛龍會面，可就是在這個地方麼？』白建侯點頭稱是。一鳴道：『他要肯於踐約，差不多也就快是時候了。現在我還有一點意見，但不知諸位意下如何？』白建侯道：『今日之事，』

是由高爺全權處理，不管有甚麼主張，我們無不服從指揮，一鳴道：老前輩，千萬不要這樣說，我的這點意見，也是爲要保存咱們的顏面，省得叫赤目飛龍，發生誤會，把咱們小覷了，我想他今夜前來，難保不懷着一層疑慮，怕的是預先埋伏多人，想着要以衆暴寡，所以爲表示光明磊落起見，不如請諸位，暫到別的屋裏去，只留下劉大哥在此，算是作個居間的人，這麼一辦，不但免除了他的疑慮，并且不落他的誦笑，豈不是咱們先把地步估好了麼，這就是我的區區之見，諸位請看如何。衆人聽了此言，全都一齊說好，只有朱伯祥說道：你起身當其衝，人家也不妨旁觀，不管別位，讓我也當一個居間的人，還不行嗎，一鳴道：多上一個居間人，未嘗不可，不過你性情直率，有點沉不住氣，倘若在旁參加，只怕有損無益，所以依我之見，還是請你暫時迴避的爲是，好在一室之隔，閒起談判來，非低言悄語，無論說甚麼，全都可以聽得見的，何必一定總要面對面的呢，朱伯祥聽了，想了一想，方才說道：既然這樣，我也不必跟你再爭，不過有一件，如其你們談判不成，歸於武力解決，難道我們還要藏在屋裏，不許出來看一看麼，一鳴道：果然要到了那時候，自然都可以出來了，朱伯祥點點頭道：那還罷了，我想那赤目飛龍，不是個能講交情面子的，任你怎樣舌敝唇焦，等到葉落歸根，還是非打起來不可，我們少不得還要看熱鬧的，衆人聽了此言，一齊大笑，於是便都起身，到對面房裏去了，這時只剩下一鳴跟劉錦，彼此對坐，二人又隨便談了幾句話，劉錦笑道：凡事未到眼前，皆屬不可預料，假使那赤目飛龍，甘冒爽約之嫌，來個暫行迴避，到了那時候，鬧得有客不來過夜半，豈不是一片心機，成爲畫餅，結果是枉費安排了嗎，一鳴聽了，微微地搖了一搖頭道：你放心罷，我敢說他萬無不來之理，不過遲早之間，有些難定，只須耐心靜候就是了，不料這幾句話，方才說完，早聽得院內，有人哈哈一笑道：是我來遲了一步，有勞

久候，實在對不起的很，像這般如響斯應，突然破空而來，真足以震撼人的耳目，劉錦雖說鎮定，也不免有些吃驚。當下剛要說話，但是一鳴已經飄然離座，來到了外面，那時恰好跟來的人彼此劈面相逢，那人的眼光，剛一射到一鳴的面上，便把手中的器械一橫道，足下却是何人，一鳴道：在下便是代表白老達官，今天專誠奉約的，請到屋裏，再爲細談罷。當時赤目飛龍說了一聲很好，便已大踏步地，當先走入屋內，一鳴便也隨在了後面，再說劉錦雖然不會出來，但早已全神貫注，起身延候了，此時燈光照耀之下，那個傲兀非凡的來客，已是全身湧現，只見他一身緊裝，急如束濕，分明這一次，是有備而來，預備着要當場賭鬥的，手中那根鐵杖，是漆黑整潤，熠熠生輝，便是周昆遇着他，曾經見過之物，再向他面上看時，但見紫巍巍地臉色，一雙白眼珠兒果是淡紅，再配上鷹鼻虎口，實在透着精悍非凡，這個當前的人物，便是震動一時的大盜了。當下一鳴劉錦二人，便像招待朋友似地，拱手讓他上座，再說那赤目飛龍，見人家都是手無寸鐵，而且還穿着長大的衣服，對待自己，又是這麼恭而有禮的樣子，自己却是緊裝持械而來，未免顯得一邊大方一邊小器，不由得神氣之間，很有些相形見絀之感，再看那兩個人時，都是雙眉帶煞，二目有神，足見很有工夫，不是尋常之輩，尤其是出去接待的那個人，格外更透着英風豪氣，當時他便把鐵杖，靠在棹邊，也向二人將手一拱，隨即岸然上座，一鳴便在他的對面坐下了，劉錦却是遠遠地，坐在一邊，好表示跟那身當其衝的，顯有區別。這時赤目飛龍，望着一鳴，先行開口道：今夜之事，不同前番，我是應召而來，特行踐約，並且因爲招帖上，有再較勝負之語，很怕網羅高張，變起倉卒，因此不得，不有個準備，這一層，還要請你們二位原諒，一鳴道：本來這也難怪，因爲所處的地位不同，難免就要有此設想，不過我還可以自信，向來作事，都如日月皎然，講的是光明磊落，說

到陰謀暗算，欺騙於人，決不至如此卑鄙，赤目飛龍聽了，點了一點頭道：「既然這樣，那便很好，但是今天這一局，你們二位，可是受了白老達官的委托，要替他幫忙盡力麼？」一鳴道：「今日之事，只由我一個人，身受委托，負着交涉的責任，至於這位敵友，不過是作個居間公證之人，無論事情如何，並不直接負責，這一層，不得不鄭重聲明，好免得使足下發生誤會。」赤目飛龍見這個少年，把全盤的責任，全都攬到自己的身上，要據那種毅然決然的口氣，縱使翻了面皮，彼此較量勝負，也是以一敵一，並不假借他人的臂助，雖是口角和平，已經隱然作正面的衝突，便不由得微笑道：「足下的高姓大名，我還不會領教呢。」一鳴道：「在下乃是高一鳴，承朋友們的錯愛，送了一個綽號，叫作玉面俠，那位敵友，便是飛天虎劉錦，赤目飛龍聽了，作出一種不屑意的神氣道：「足下既有俠客之稱，按理說，可就該馳名遐邇，可惜我竟一向茫然，今天得聞大名，尚係初次，但不知足下，可也是鏢行生理麼？」一鳴對於他這種輕慢的口氣，似乎是不介意，便道：「足下所見不差，我是同着幾個朋友，開設一個鎮遠鏢局，此次出頭，只為酬念同業的義氣，要想給從中排難解紛，并非受官府的邀請。這個界限，也不得不向足下聲明，赤目飛龍聽罷，點了一點頭道：「原來如此，但是我有幾句話，要對足下說，請不要過意才好，試想白老達官，乃是個前輩英雄，久已成了名的人，上次跟我對抗，所得的結果如何，那還不是前車之鑒麼？以足下的年紀，居然敢於接手來管這件事，自信力未免有點太強了罷。」一鳴聽了，微然一笑道：「這種說法，似乎是近於忠告，在足下原是一番好意，不過我現在已經出頭，勢難半途而廢，至於以年紀論人，未免所見太淺了，再進而說到得失，那本是毫無一定的，別看白老達官，前次偶然失事，那並非牢不可破的成例，又安知不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呢？赤目飛龍聽得這樣說，覺得一鳴口角鋒鏘，像是不把自己放在眼內，不由

得滿懷不悅，很想着就要發作，但是有一件，人家言辭雖然犀利，態度却是安詳，不使自示淺露，帶出那種劍拔弩張的樣子來，因此把胸中的忿氣，極力按住，冷笑着說道：「不料足下能夠這般果於自信，那倒是我失瞻了，但不知今日會晤，可就如招貼上所說，再行一較勝負，打算要替白老達官轉一轉面子麼？」一鳴道：「這話却又不然，因為前次動手，足下轉敗爲勝，那也不足爲榮，白老達官轉勝爲敗，那也不足爲辱，並且得失之間，白老達官看得平常，很沒有讎視足下的意思，所以今天的會晤，我是抱着息事甯人的宗旨，至於招貼上所說，乃是請將不如激將，故爾從權辦理，倘若措辭有些失當，只好請足下多多原諒，赤目飛龍道，但不知是怎樣一個息事甯人的宗旨，我很要想着請教。」一鳴道：「我看足下所作所爲，很不愧是個英雄好漢，自然胸襟豁達，義氣深重，所以我才肯於開這個談判，倘使是個碌碌之輩，我也決不饒舌了，赤目飛龍，像是有些不耐煩，使道，不必再作枝葉之談，最好請足下趕快宣佈宗旨爲是。」一鳴還是不慌不忙，慢慢地說道：「在下並無奢望，只要請足下肯於把那玉鼠犧牲了，不再據爲己有，庶使白老達官辭謝官府的委任，得以有所藉口，此外不但並無多求，並且還要意存感激，但不知這個辦法，足下可能慨然允許麼？」赤目飛龍聽了，把眼望着「一鳴」帶出一種侮慢的神色說道：「足下的這種要求，未免有些昧於進退，請想我跟白達官，前此歸於決裂，所爭的可就在此點，假使要能夠允許時，則是既有今日，何必當初呢？」足下要打算息事甯人，可就該明於事理，如今不加揣度，把這萬難應許的話，冒然說了出來，莫非足下的自恃，覺着自己的名望身分，能夠高似白老達官不成？」說到這裏，便微然冷笑，一鳴聽了這套奚落的話，臉上的神色，也不禁由和平變爲嚴厲了，便道：「我的這種要求，覺得並未過分，且如此委曲求全，是含有一種相當尊重的意思，倘說是昧於進退，尚不知咱們彼此兩方，

應該把這個名辭加在何人，至疑我自恃過高，不能見信這一層，在未有事實證明以前，我也不願加以可否，現在更向足下請問的，就是我的這種建議，既然不能容納，但是除此以外，可還有解決的途徑沒有呢，當時兩人的談判，到了這裏，已算是短兵相接的時候了，就是劉錦在旁看着，知道彼此決裂，就在目前，也不由得神色緊張起來，把眼望到赤目飛龍的面上，只見他哈哈一陣狂笑道，要打算另找解決的途徑，那怎麼會沒有呢，現放着白老達官的事情，那就是個前例，今天這一局，也很可將來引用，如今把甚麼官府的委派，同業的邀請，全都拋在一邊，只算咱們雙方彼此意見不投，各憑武藝能為當場一較勝負，只要能夠贏了我，三日以內，我把玉鼠獻出，這個辦法，請看如何，一鳴聽罷，微然一笑道，這可是你自己親口說的，但不知解決以後，可能確有信用，赤目飛龍，見問到這裏，便道，英雄一言，快馬一鞭，那有個不講信用之理，請你只管放心，果然能夠贏了我，那時更無他說，要看這種毫不遲疑的口氣，彷彿是致勝之道，如操左券，決然就沒有有一個輸，當時他把話說完，早把那根鐵杖，順手取過來了，一鳴道，既然如此，就請到院中去罷，赤目飛龍，說了一聲很好，便已奮身而出，一鳴也就把長大的衣服脫了，過身拾掇得緊趁利落，抽出那一口伏龍寶刀，看着劉錦說道，咱們一同到外邊去，劉錦道，動手之時，可要多加小心，一鳴道，請你放心罷，不會有甚麼舛錯的，說着，一鳴在前，劉錦在後，便已一同來到院內，只見赤目飛龍，已經手持鐵杖，卓立當場，預備着動手，那時王隆苗成，朱伯祥楊泰白英等，也都出來立在簷下，要看這一幕龍爭虎鬥的活劇，只有自建侯，為保留自己身分起見，所以並沒有出來，好在就是留在屋中，也一樣兒能看得見的，此外還有鏢局子裏的幾個夥計，也都在遠遠地站着，彼此探頭伸腦的，互相低聲議論，再說那赤目飛龍，看見一鳴手持利刀，走了出來，他便高聲說道，姓高

的朋友，我有幾句話，要預先向你交代，倘若你怕獨力難支，打算着以多爲勝，要叫大家幫忙，合力鬥我一個，不妨趁着此時，就來個一齊下手，我敢說是決不皺眉的，也省得到了後來，再行臨時加入，他把話說到這裏，把手中鐵杖一橫，發了一陣冷笑，透出那心高氣傲，目空一切的樣子來，那時一鳴，已經走的跟他相離不遠，便道：朋友，你放心罷，今天咱們二人，彼此較雌雄，全憑着各人的學業，決不容有第三者加入的，說到此處，便把眼回四下裏一看，然後大聲說道：諸位，我向人家聲明的話，可都聽見了麼，凡事信義爲先，出言如白染皂，倘若那一位，妄越雷池一步，不但破壞了我們的規矩，並且還侮辱了我的人格，可別怪我從此絕交，這種斬釘截鐵的話，真可以叫聞者悚然，赤目飛龍聽了，也帶出很佩服的神氣，便道：朋友，你能夠這樣光明磊落，實在不愧是豪傑所爲，今天咱們這一局，無論勝負誰歸，我總要敬重你這矯然自好的風格，一鳴一笑道：咱們的心理，彼此恰是一樣，話已經講開了，就請動手罷，赤目飛龍道：既然如此，我便僭越了，兩句話方才出口，陡然把身軀一低，就像是狸貓一般，取了個卑身進擊的姿勢，跟着一長腰，手中的鐵杖，便與閃電相仿，對着一鳴的頭頂，蓋將下來，那時一鳴，早已全神貫注，把那口伏龍寶刀，向上一領，作出個封閉隔欄的架式，但却故斂鋒鏖，不肯跟那鐵杖，碰到一處，隨着往外手裏，一飄身子，就彷彿繩牽線扯的一般，已是退出數尺之遠，便把鐵杖所取的路線，給讓過去了，那赤目飛龍，見一鳴的身法，樣這輕靈捷巧，心中也自暗暗地佩服，但見他手中那口刀，雖然爛銀相仿，映着皓月的光輝，格外覺得精華閃爍，但却有意躲着自己的鐵杖，不敢碰到一處，眼見得是怕力猛杖沉，恐其把刀給磕飛了，所以不得不意存規避，就憑他這般中情懼怯，自己就非佔上風不可，他作夢也沒有料到人家那是一口寶刀，不但要格外的矜重，暫時還是諱莫如深呢，當時一鳴，躲

過這一杖，緊跟着上一步，用了個秋風掃葉的架式，但見刀鋒閃閃，便一直向赤目飛龍的腰間，橫掃過來，赤目飛龍一見，趕忙斜扭身軀，翻轉臂膀，把手中鐵杖一立，想着要往外磕時，但是一鳴的刀，早又如飛地撤回去了，他見了這個情形，不由得心中大喜，以為是自己所見不謬，更覺得有恃無恐，很可以藉此欺侮敵人了，況且自己有金鐘罩的工夫，滿讓刀到了身上，也不能傷損毫髮，至於自己的鐵杖，不用說制了敵人的要害，難免要傷生廢命，就算是跟他的器械，碰到了一處，已自禁當不起，像這樣的賭鬥，只不是儘可放心大胆，準保有勝無負麼，在他的這種思想，就像電光的飄忽迅疾，從心頭上，一掠而過，早又施逞身手，向前進攻了，當下兩個人，各逞智能，互爭工巧，一個是方張的大盜，一個是後起的英豪，雖說彼此的品格不同，但若講到藝業能為，差不多可以說是銖兩悉稱，先時身體的迴旋，器械的迎拒，似乎還可以看得分明，及至到了後來，雙方愈形緊湊，但見兩道寒光，化成一團冷氣，彼此往來盤旋，真個是霍霍不定，這時把那一般參觀的人，都有些看得呆了，並且一個個的，還都提心弔胆，担着龐大的驚疑，因為最後的輸贏，不知是要鹿死誰手，再說那赤目飛龍，雖然是有金鐘罩的工夫，可以不怕鋒刃，但他為力爭上游起見，總不願叫敵人的器械，能夠加到自己的身上，因為要是那樣，縱使當場制勝，究嫌有些美中不足，所以那根錢杖，縱橫往來，攻守互用，真乃是盛水不滿，照顧格外週到，以後工夫大，見自己費盡心力，究竟一時之間，難於得手，方才知道這個少年，確乎是個勁敵，無怪他挺身而出，敢於接辦這件棘手的事情了，看來要打算贏他，只好一意進攻，不必過為防範，好在自己有硬工夫，能夠護體，這就是不得已而求其次的辦法了，赤目飛龍想到這裏，手中那根鐵杖，就像狂風驟雨的一般，只顧在一鳴頭頂上，飛來飛去，恨不得頃刻之間，能夠操了勝算，那時方得暢然意滿。

再說一鳴的心中，原承認赤目飛龍是一條好漢，此次出頭來管這件事，只爲要替白建侯排難解紛，因此雖跟他當場交手，到底還存着一番惺惺相惜之心，不但沒有想着制其死命，並且也不願意把他重傷，只須點到爲止，能夠叫他認輸，這一場糾紛，便算從此解決了，不料動手以後，方知這個大盜，果然是能爲出衆，武藝高強，要打算找出他的破綻，簡直地是一點也沒有，心中也有些驚訝，後來見他咄咄相逼，奮力進攻，曉得他是存了欲速的念頭，不由得暗中喜悅，於是極力的閃展騰挪，專一要等他的罅隙，知道最後的機會，大概是已經不遠了，果然工夫不見甚大，那赤目飛龍，用了個推窗趕月的架式，那根鐵杖，反着腕子，向一鳴的頭頂，直掃過來，一鳴眼睜睜地，看了一個逼逼，一邊縮頸藏頭，往後倒退，同時手中那口伏龍寶刀，用了個葉底偷桃式，與閃電相彷彿，直遞了上來，只見寶刀的刀鋒，恰點在赤目飛龍的脈門上，說時遲，那時快，只聽得啊呀了一聲，那根鐵杖，已經脫手墜地，是很沉重的一聲響亮，赤目飛龍，早躡身跳出圈子以外去了，正是

慢誇練就金鐘罩，誰料今宵遇寶刀。

欲知受傷以後，結果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劈手解重圍 巧制白斑猛虎 驚心成兩敗 再贏赤目飛龍

話說一鳴那一刀，當遞上去的時候，恰是全神貫注，很有分寸的，那刀尖刺入赤目飛龍的肌膚，大約只在數分深淺，憑一個強悍的大盜，受了這一點微傷，何至於便脫口驚呼，竟把手中的鐵杖，墜落於地呢，殊不知他的這種皇然失措，並不是痛楚的關係，只爲自己練成金鐘罩的工夫，向來是不怕鋒刃，所以敢於坦然

進攻，並不稍存瞻顧之念，萬不料敵人那口刀，點到自己的脈門上，竟自發生了一種從來不曾經過的感覺，不由得轟然吃了一驚，便知道是遇上寶刀了，可惜自己多年的工夫，如今破於一旦，想要恢復原狀，是要再費一番氣力的，當時心中那份難過，真有點難以言語形容，這有個不失了常度的嗎，因此那根鐵杖，不期脫手墜地，同時也就跳出圈子以外去了，再說那些參觀的人，從前都有些担着心事，不知這一場賭鬥，究竟結果如何，比刻見一鳴，已經得勝，一個個的，都覺得灑然如釋重負，不禁起了一片歡呼之聲，就在這個時候，劉錦早已飛身過去，把那根鐵杖從地上拾了起來，握在自己的手內，一鳴便問道，這是幹甚麼，劉錦道，你不要管，我是以公證人的資格，要暫時保存此物，一鳴點頭說好，便把手中的寶刀，也交給劉錦，這是因為勝負已分，沒有再用器械的必要了，當時的情形，就像免起鵬落的一般，恰是非常駭疾，且說那赤目飛龍，懊惱之餘，神思略定，本想要潛身過去，再取回那根鐵杖來，但是苦於來不及，已經到了劉錦的手中了，他對於此事，彷彿又是錯愕，又是惶急，連腕上的鮮血，點點滴滴，也都不曾顧及，使圓睜二目，望着赤目飛龍，請你說一聲，先把器械還了我，一鳴聽了他這種請求，還未及答言，劉錦早趕步向前，接口說道，朋友，這事已有成約在先，請你三日以內，把玉鼠送來，那時再還你的器械，也并不算遲，赤目飛龍聽了，很憤怒的說道，這話怎麼講，莫非是要把我的器械，作為押當麼，這事真乃豈有此理，劉錦一笑道，請你不必動氣，因為我們並不曉得你的住址，這樣辦理，似乎可以較為放心，再說只要玉鼠一到，鐵杖立時雙手奉還，這個權柄，完全操之在你，其中沒有甚麼不便之處，我既然當了公證人，不得不慎重將事，暫時保存此物，也為的是好脫却我的干係，這一層總得求你多多原諒，赤目飛龍聽了以後，使厲聲說道，這種苛刻的條件，我是不能接受的，請你把鐵杖立時交

還於我除此以外，更無別話可說。一鳴見他這般聲色俱厲，以爲所爭的是顏面問題，很不願意因此鬧成僵局。便道：朋友，你的這種要求，我們未嘗不可容納，不過在未會交還鐵杖以前，也要向你要求一件事，算是彼此之間，成爲一種交換，但不知這個辦法，在你意下如何。赤目飛龍道：你向我要求的，是件甚麼事，請你先說了出來，可否再行斟酌。一鳴道：也並沒有別的，就請你當着大衆之前，再行鄭重聲明，那個玉鼠，確定是在幾時送到，我們便以你的言辭，作爲你履行的保證。這個辦法，你看怎樣。在一鳴的設想，以爲是沒有一個不應允的，却不料赤目飛龍聽了，毫不遲疑的說道：這種交換的辦法，那是辦不到的，眼前只能把我的器械，無條件的交還，不能另外談到若何拘束。一鳴聽了這種口氣，他還是蠻不講禮，並且關於玉鼠一事，他簡直地就一字不提，分明是勝敗既分之後，他已有毀約食言之意，足見盜賊的行徑，是不能夠講信義的。想到這裏，不由仰面朝天，發了一陣冷笑，但是口中，却還沒有說出甚麼來。那時金面太歲王隆，可實在有點忍耐不住了，便走上前來，向赤目飛龍說道：我要問你一句話，凡自許是英雄豪傑的人，對於自己已經說出去的話，到了後來，可還講信義不講。赤目飛龍答道：那有個不講信義的道理，除非是匹夫之輩，那才能夠反覆無常呢。王隆點頭道：既是這麼說，那就好辦了，我且問你，方才你同高爺說過，要彼此一較勝負，假如能夠贏了你，三日以內，準把玉鼠送還，這個話，可是你自己親口說的。赤目飛龍道：不錯，這個話，確是我親口說的。王隆接口問道：可還算數不算數呢。赤目飛龍毅然說道：一定算數，決無更改。王隆聽到這裏，不禁一笑道：現在你已經輸了，果然心口如一，並無翻悔之意，那是自當履行前約的，何以你只知逼索你的器械，關於交還玉鼠的事情，高爺叫你當衆聲明，你便居然不肯呢。請問這般矛盾，到底是何居心，再說一鳴劉錦，以及苗成朱伯祥楊

秦白英等，見王隆過去，質問赤目飛龍，雖然口鋒犀利，尙屬在人意中，惟有那赤目飛龍，答辭堂皇正大，決無一些反汗之意，實在有點出人意外，及至此時，算是已經問到了結穴，不禁一個個的，都提起了全副精神，倒要看他怎樣答覆，不料赤目飛龍，看着王隆，發了一陣冷笑道：你錯了，我始終就不會輸，怎麼能談到翻悔二字，衆人一聽這要從根本上推翻的話，都覺得是無理取鬧，有些吃驚，王隆却早已接着說道：這話未免太怪了，請問你怎麼就算不會輸呢，赤目飛龍道：你想想，我們這番賭鬥，原是有言在先，全要憑各人的武藝能爲，彼此較量上下，分別高低，果然要原話原說，並無其他的變動，那時不管誰輸誰贏，自然更無別論，如今他却是仗着寶刀取勝，分明與原議不符，試問何以服人，王隆聽得這樣說，便道：你這是強辭奪理了，試想你有金鐘罩的工夫，能夠不怕鋒刃，倘非仗着寶刀爲用，你便立於萬全不敗之地，那又怎麼取勝呢，赤目飛龍道：這話不然，我那金鐘罩的工夫，是憑藉着自己的精神氣力，練就了本身的藝業，並非從外面得來，他的寶刀，乃是身外之物，凡是會武藝的人，人人能用，可見他的取勝，是憑藉着一種特殊的器械，並非出於本人專有的技能，像這般取巧的事情，已不合於從前所訂的規約，我當然是不能夠認輸的，王隆道：你的這種說法，似乎也很有片面的理由，但是我要問你，假使你的武藝能爲，果然高出一切，人家縱有寶刀，可也不能夠到了你的身上，現在既然被傷，足見你的工夫平常，免不了授人以隙，所以才會出了失閃，要從這裏看起來，高爺的贏你，雖然說是仗着寶刀，然而所以能夠贏你，究竟還是藝業能爲，在你之上，倘若手中空有寶刀，不能蹈瑕抵隙，使刀跟你的肌膚發生接觸，試問又怎麼能夠取勝呢，赤目飛龍聽到這裏，點了一點頭道：你這種駁辯的話，似乎是很能握要，不過其中，還有一層最關緊要的理由，尙在未曾勘破，如今等我宣佈出來，自然能

夠叫你心服口服，王隆道：此外還有甚麼理由，就請你盡情的往外宣佈罷，反正是非自在人心，倘使徒逞狡辯，那是不能夠服人的，赤目飛龍聽了，很激昂地說道：理有固然，何須狡辯，請想他既要倚仗寶刀，破我金鐘罩的工夫，就該在未會交手以先，把這一層坦白的說了出來，那才算是豪傑所爲，不愧光明磊落，我曉得了，他有這般利器，等到動起手來，自然要有一種相當的戒備，決不會爲他所乘，如今他却保守秘密，事先要字不提，分明是要利用我的托大，不去格外注意，以爲微幸取勝之地，像這種卑鄙的手段，只能說是機詐，那裏談得到能爲，要打算叫我甘心認輸，豈有此理，當時赤目飛龍，層層逼緊，把話交代到這裏，就叫人有點不容易答覆，那時王隆，還不會開口，一鳴已然自己走上前去，先向王隆說道：老前輩，不妨退後一步，讓我們兩個人，自開談判罷，再說王隆，正在心裏犯着躊躇，因爲赤目飛龍所說，很爲有理，要想着再用話跟他駁辯，不知應該怎樣措辭的爲是，此刻見一鳴，岸然而前，自己親身來辦交涉，想來必是很有把握的，便姑且退在一旁，靜觀其後，那時還有一般在旁參觀的人，先時見一鳴，已然佔了上風，大家一片心緒，都是說不盡的歡欣鼓舞，認爲是大功告成，從此便可結果，萬不料波瀾再起，枝節橫生，那赤目飛龍，竟自不肯認輸，又起了這一番唇槍舌劍，但是平心而論，他所爭論的，却也未常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看來這一局，很有些難於應付，如今見一鳴，自己走過去，於是大家的心理，又未免重新緊張起來，不知此後，又要演出何種變局，只有眼巴巴望着，看他們二人，到底是怎樣交涉，且說一鳴，請王隆退開以後，便向前走一步，恰好跟那赤目飛龍，彼此面面相對，一鳴，便很安詳的說道：朋友，請你先不必氣憤，我有幾句話，很想着要跟你談一談，只望咱們彼此，總都要開誠公佈的才好，赤目飛龍道：有甚麼話，你只管請說，我的爲人，是向來不作違心之論，這事很可

以自信的，一鳴道，那便好極了，我要問一問，方才我那一刀，是怎樣把你給傷的，請從你自己的口中，說了出來，倒要看看我的手段，跟你的見解，彼此是否能夠一致，赤目飛龍聽了，毫不遲疑的說道，方才你那一刀，用的是葉底偷桃式，拿刀尖點傷了我的脈門，一鳴聽罷，點了一點頭，方才說道，你所見果然不差，足證是藝業精通，善於辨識，不過我還要問一問你，就是方才那一刀，點的重也不重，請你還要直言答覆才好，赤目飛龍道，要論那一刀，點的是確乎不重，一鳴聽了，微笑道，朋友，你這點，確是由衷之言，絕沒有絲毫的虛偽，稱得起是心口如一，真叫人不勝佩服，不過我還要問一問你，假使當時那一刀，我若把氣力貫足了，是否可以深入，甚而我要換上一個橫風掃葉的架式，向你腕上揮去，那時所得的結果，又當如何呢，再說赤目飛龍，他事先並沒有料到，人家一步一步的，逼了上來，果然竟會問到這裏，真覺得羞口難開，窮於置答，本來人家要那麼一辦，自己所得的結果，就要不堪設想了，當時口風頓了一頓，隨即雙眉剔起，二目圓睜，勃然變色地說道，姓高的，請你不必在人前賣弄，我是不能領這個情的，因為咱們兩個人，既是當場交手，儘可毫不放鬆，盡力而為，要是當時不會辦到，事後又何必再談，你要打算着藉此市惠，好掩蓋你事先嚴守秘密，不肯聲明的謬誤，那是我萬難承認的，一鳴見他這般其勢洶洶，却是毫不介意，依然含笑說道，你錯了，我既非賣弄，亦非市惠，當初我手下留了分寸，只得看你是條好漢，不願過為己甚，只要點到為止，了此一局，但是這番意思，原不過行我心之所安，很沒有公開說明的必要，如今因為事情擠在這里，我是萬不得已，方才把這一幕揭開，為的是叫你明白，我雖事先不肯聲明，那只是出於一時的疏忽，絕非嚴守秘密，暗藏讎視討巧之意，不然，既把寶刀這一層，有心要瞞過了，你何不攻其無備，趁此便下絕手呢，我舉出這事實的證明，比着徒托空談，

自然可以有點力量，好請你再思再想，一鳴把話交代到這裏，使暫時頓住了口風，那赤日飛龍雖然怒目而視，還帶着忿忿不平的樣子，但因為人家所說的，確乎有理，實在苦於答不出駁辯的話來，一鳴見他含怒無言，却又接着說道，朋友，我還要告訴你，那事先忘却聲明的一層，雖是無所容心，只出於一時的疏忽，然而也是咎無可辭的，現在衆目觀瞻之下，我情願向你引過道歉，並且你所說的，我並不會贏，你也不算輸，爲那一層，我也樂於表示承認，總而言之，前案儘可推翻，只當沒有這一重痕跡，如今請你另出心裁，再指出一個解決的辦法來，我是無不接受，你看好不好呢？赤日飛龍聽了這套話，把臉上那種忿怒不平之氣，似乎是歸於消釋，目光閃閃地，看着一鳴說道，你既肯於如此辦理，還不愧是英雄所爲，現在咱們二人，不妨把器械拋開，只憑拳腳的工夫，彼此一較強弱，你若能勝得我時，自當履行前約，如其讓我佔了上風，那時先把鐵杖還我，我從新另開談判，這就是我的主張，但不知你意下如何？一鳴笑道，你所說的這個辦法，我是很樂於完全接受的，不過這裏面，尚有一層關礙，在咱們未曾動手以前，還有鄭重聲明的必要，就是你的手腕上，方才略受微傷，關於這一點，此時再要互較短長，是否減少你戰鬥的力量，這事須請你親口說出，省得勝負攸分，再行另生枝節，這並不是我過分小心，實在因爲有方才的那番論辯，不得不格外仔細，赤日飛龍聽了，登時侃侃地說道，這一層，請你只管放心，方才雖說略受微傷，自信決不減少我戰鬥的力量，倘若動手以後，敗了，下風那時自當甘心認輸，決然不能再有他說，一鳴道，好極了，這才算得是大丈夫的行徑呢，我如今也要向你聲明，假使我要當場失敗，不但把鐵杖立時奉還，並且從此消聲匿跡，決不再行出頭，干預此事，赤日飛龍聽到這裏，臉上很透出一種高興的神色，便接口說道，咱們兩個人，把話交待到這裏，可以說是痛快極了，此外畫

蛇添足，一切都可不必，一鳴道：「既然如此，就請在場的諸位，都作個居間的公證人罷。」說到此處，便回過頭來，望着衆人，大聲說道：「方才我們所說的話，諸位可都聽見了麼？」那時王隆苗成，以及劉錦朱伯祥，還有楊泰白英等全都異口同聲的，高聲說道：「我們都聽見了。」這一聲非常宏大，很有些激昂壯烈的意味，倒好像戰場上的戰鼓，要催着壯士，踴躍赴敵的一般。再說那赤目飛龍，他的心中早已暗行打算，曉得一鳴武藝高強，講到拳脚的工夫，當然也是不會弱的，況且他既出大言，必有絕技，萬一此次較量，再不是他的對手，那時豈不要一敗塗地了麼？常言說得好，量小非君子，無毒不丈夫，莫若放出意外的手段，給他來個猝不及防，要能佔得上風，也可挽回前次喪失的顏面，雖說這種辦法，有些不合規矩，但是事到其間，却也顧不得了，那赤目飛龍的這種思想，就像電光一般的快，從心頭瞥然掠過，便已決計照辦，無須再涉猶疑的了，所以當衆人異口同音，剛說出我們都聽見了的那句話時，他便陡然間，向一鳴大喝道：「你要子細了，這句話剛一出口，同時向前欺身，早已飛起右腳來，眼睜睜地，向一鳴小腹上踢去。這等乘人不備，簡直地是等於暗算，若論當場比武，實在講不下去，幸虧一鳴身法真快，當時只脚尖貼着地，往外手裏一轉，身軀早已變了方向，那一腳便踢空了，赤目飛龍一見，怎肯怠慢，立時趕步向前，用了個黑虎掏心式，劈胸一拳，對準了一鳴的心窩打去。這一次，一鳴還是不會招架，腳底下連環着，往後一倒步，身子撤出去，足夠一丈多遠，那種簡捷利便，就好比風飄柳絮的一般，絕不會絲毫費力。那時赤目飛龍，見兩次下了毒手，都未能制其要害，並且人家應付裕如，真是行若無事，不由得有些眼中冒火，鼻內生烟，更透出非常的急躁來，便把二臂高擎，兩拳並舉，作出一個雙風貫耳的架式，又撲奔一鳴而來，說時遲，那時快，這次一鳴並不作躲閃的預備，把眼光照住了他，觀得親切，見彼此

的距離，約在三尺內外，突然把右拳，對着赤目飛龍胸膛打去，同時口中，喝了一聲着，說也奇怪，就在這一個字，方才脫口的時候，拳頭雖然不曾到了身上，但那赤目飛龍，恰似受了重大的打擊一樣，腳底下便已失去重心，身軀不由自主的，往後退了好幾步，幸虧他夙有金鐘罩的工夫，作了根底，因此尙能勉力支持，總算沒有跌倒，然而那種形勢，已經是狼狽不堪了，當時王隆苗成，以及劉錦朱伯祥楊泰白英等，看在眼內，曉得這是氣工的作用，都不禁心中大喜，精神陡長百倍，就如同自己得了勝的一般，大家便不約而同的，喝了一聲采，還有那些鏢局子裏的夥計，眼見一鳴的拳頭，雖着敵人的胸膛，還有二三尺遠，但是這麼一比畫，居然所得的結果，直如打在身上，還要透着沉着有力，似此不可思議的事情，實在叫人有點莫明其妙，便疑惑其中，或者是有甚麼魔術，也就不禁駭呼起來，再說赤目飛龍，剛才把身軀站穩，他臉上的神氣，是又羞又惱，又怒又恨，現出一種鈴目血齒的樣子來，看着一鳴，厲聲說道，姓高的，敢自你還會氣工，很好，咱們且攔着這一局，少不得還要跟你再會，他說到這裏，便已飛身上房，只在轉眼工夫，早已踪跡不見了，那時一鳴，想着要跟他說話，已經來不及，要打算責備他失約，除非是前去追趕，然而一鳴，却是沒有那樣辦，竟自仰視天空，一任那反覆無常的大盜，飛行絕跡而去，似乎很有一種悵然不勝的意思，那時劉錦，見今夜的事情，已經暫告結束，因爲自己手中，尙在拿着兩般器械，很覺得累贅，便先走入屋內，安放伏龍寶刀，跟那根鐵杖去了，其餘那幾個人，見赤目飛龍，第二次毀約食言，他不但不會說出，幾時交還玉鼠，並且臨行的言語，還含有報復的意味，這種蠻橫，在情理上實在是講不下去，一鳴竟自任他走去，絕不加以強力的制裁，心中都覺得有些不能滿意，尤其是楊泰，因爲身上担着責任，更自快快不快，無奈機會業經過去，大盜已作冥鴻，再說可也是枉然了，

當下幾個人，一同向一鳴這邊走過去，及至相臨切近。楊泰先勉強笑道：「高爺多有辛苦了，今夜的事情，別的先不必說，總算兩次佔了上風，已經爭過這一口氣來，不過那赤日飛龍，枉自英雄，自己親口說出來的話，竟自不算，實在透着不夠朋友。這樣叫他一走，未免太便宜了。」一鳴聽罷，微笑道：「你見我不會動手拿他，大概是有點不能滿意罷。」楊泰道：「這個話，我可不敢說，不過我要有高爺的本領，今天晚上，是不能容他這麼拍腿一走，因為破壞成約，罪有攸歸，縱然拿出最後的手段來，那也是他咎由自取，並非咱們過爲己甚啊。」當時一鳴，還不會答言，忽聽得有人說道：「楊爺別想不開咧，這才稱得起是英雄度量，豪傑胸襟呢，寧夠叫他，不義，也可犯不上不仁，錯非高爺，未必辦得出這樣漂亮的事情。」一鳴看時，原來是白建侯到了，便道：「先時老前輩，沒有出來，我只當是已經睡了。」白建侯笑道：「常言講得好，事不關心，關心者亂。高爺你替我想，眼前放着這一局，我能夠睡的着嗎？所有你同赤日飛龍，談話動手的事情，我在另一間屋內，都是看得很真，聽得很清的了，不過因為前天夜裏，我吃了他的虧，今天請出你來，拔刀相助，我有點不好意思出頭露面罷咧。」一鳴道：「老前輩，這是那裏話來，真叫人有些難於置答了。」白建侯哈哈大笑道：「高爺，咱們彼此至好，我不能夠跟你客氣，感激兩個字，那是不便說的，但我親眼看見，你兩次贏了赤日飛龍，心中那份歡喜，真乃難於言語形容，連我受的傷，都覺得霍然痊愈了，因為我跟他動手，雖然不會作臉，但我請出來的朋友能夠替我作臉。那不也是一樣麼？今天這一局，不管別人，我恰是非常的高興，只要能夠佔了他的上風，我去去的面子，便算已經圓上了。至於玉鼠的話，那不妨往後再談，姑且留以有待罷。」原來白建侯，見一鳴任憑赤日飛龍，背約逃走，不會前去追趕，衆人對於此舉，似乎未能滿意，所以特意要這樣說，好替一鳴轉一轉面子。那時楊泰，早已接

口道，白爺這個說法，也倒不錯，正應了那兩句話，所謂只知有己，不知有人了，衆人一聽，不禁哈哈大笑，這纔一同來到屋內，一鳴把長大衣服穿好，便向大家說道，方纔不會動手拿他，雖說不願過爲己甚，然而其中，還另有一層道理，因爲這時候，要趕盡殺絕，不肯放鬆，他必然也要一死相拚，作那最後的奮鬥，不用說未必準能當場成擒，就算果然把他拿住了，只怕於事情的前途，還要有損無益，衆人聽了這個話，臉上似乎都有點不然的意思，不過誰也不肯出言駁辯，只有朱伯祥，心直口快，便向一鳴問道，你的這個說法，未免透着太怪了，我倒要向你請教，怎麼把他拿住，倒會於事情的前途，有損無益呀，請你把其中的道理，說了出來，我也省得莫名其妙，一鳴聽了，微笑點頭，便掉過臉來，向楊泰說道，我未曾說破這層道理，要先向楊爺，請問一件事，就是拿住大盜，跟得回玉鼠，二者不可得兼，還是那一樣，格外要緊呢，楊泰見問到這裏，便毫不遲疑的說道，果然兩件事情，不能佔全，自然還是得回玉鼠要緊，因爲那是無價至寶，乃王爺心愛之物，勢非得來不可，倘若拿住大盜，玉鼠却没有下落，王爺一定見怪，這事可就糟了，一鳴聽罷，點了一點頭，便道，要是這樣說時，可見今天的事情，我並沒有辦錯，那個赤目飛龍，是很不便當場把他拿住的，朱伯祥一聽，便又忍不住問道，你繞了這麼一個灣子，我依舊還是不明白，假如要當場把他拿住，到底有甚麼不便之處呢，一鳴道，你先不用忙，這可就該講到緊關節要的地方了，說到這裏，便又看着衆人道，我要向諸位，請問一聲，那個赤目飛龍，是個強悍蠻橫的人物，不是大家聽了，一齊說道，這個是用不着問的，錯非是強悍蠻橫，怎麼能夠毀約食言呢，一鳴道，既是這一層，諸位肯於公認，我所主張的道理，就不難迎刃而解了，須知強悍蠻橫之人，都是能折給變的，何況他是一個大盜，性情更要與常人不同，請看方纔的事情，我跟他語言交涉，武力周旋，處處總要

給他留着餘地，他只爲不會戰勝，便就羞惱成怒，不顧一切，假如要再把他拿住，可不更要怒氣冲天麼？現在那個玉鼠，藏在何處，只有他一人知曉，錯非肯於親口說出，這個祕密，就算無從發現，他盛怒之下，勢必要把死生二字，置之度外，只怕那個無價至寶，從此便要泥牛入海，永無消息，豈不是造成僵局，自己走入絕地了嗎？所以我說把他拿住，於事情的前途，是有損無益，可就是這個道理，因爲此案注重的地方，並不是在拿人，是要得回玉鼠，如其顧此失彼，以致發生障礙，那就不得不加上一番考慮了，白建侯聽到這裏，便先說道：高爺真乃心細如髮，這層顧慮，確乎是一點也不錯的，要憑赤目飛龍的性情，如其受了被擄之辱，要打算叫他，自甘軟化，把玉鼠的下落說出，那是決計辦不到的，衆人聽了此言，也都一齊點頭，只有朱伯祥，却向一鳴問道：你說的這番解釋，雖然也很爲有理，不過有一件，難道你把他放走，那就算能得着玉鼠的下落了嗎？一鳴笑道：眼前雖然沒有得着，將來總還可以設法，如其走入絕地，那就算把一線生機，自行斬斷了，你聽他臨行交代的話，決不能抖手一走，從此銷聲匿跡，只在早晚之間，少不得還要遇到一處，到了那時候，再行看事作事，相機辦理，總要能夠把玉鼠得回，方纔算是克踐前言，幸不辱命，楊泰聽到這裏，便向一鳴笑道：不瞞高爺說，方纔叫他脫身一走，我心裏很是有點失望，現在這層層剖釋，方知高爺用意深遠，是要委曲求全，我心裏又是感激，又是痛快，只有盼着仰仗大力，早早得手罷，一鳴道：楊爺請放寬心，我現時已經出頭，總要盡力而爲，遲早不定，必須辦出一個眉目來，決然不能夠半途而廢的，朱伯祥聽了，却又插口說道：高賢弟，依我勸你，可先不要把話說滿了，請想那赤目飛龍，既是性情蠻橫，不可理喻，難道再跟他見面之時，他還能把脾氣改過來麼？只怕你所說的，看事作事，相機辦理，不過等於一句空話咧，一鳴道：不會答言，白建侯却早接口說

道，這話却又不然，須知蠻橫之人，也是可以感化的，當初孟獲，何等蠻橫，及至叫諸葛武侯，七縱七擒，他也就心悅誠服了，好在高爺的藝業，儘可壓得住赤目飛龍，將來一而再，再而三，到了他自己問心過不去的時候，少不得就要有輸誠悔過的那一天。那時就可以跟七縱七擒，後先媲美的了，朱伯祥聽到這裏，却早把手一拍道，我們高賢弟，大概真要走運，居然跟諸葛武侯，相提並論起來了，只怕我這一輩子，可也沒有，肯於這樣地捧我，衆人聽了此言，不由得一齊大笑，當下白建侯，吩咐擺酒，叫給一鳴慶功賀喜，一鳴道，眼前這局事，還在懸着，慶功賀喜的話，如何承當得起，白建侯道，憑一個震動京師的大盜，連着膩了他兩回，這個面子，真乃稱得起是出類拔萃，還不值得慶賀嗎？至於事情的未完，不過只是遲早問題，那又何必忙在一時，王隆苗，都說此言有理，這個慶賀酒，確乎是該喝的，況且是早就預備好的了，一鳴道，既是已經費事，我也只好領情，再說這時候，劉錦、朱伯祥、楊泰、白英等，全都聚攏到一處，看赤目飛龍使的那一根鐵杖，只見靠手操的地方，非常之粗，杖端是個龍頭的形式，雖着龍頭不遠，還有一道金箍，通上到下，是漆黑刷亮，劉錦道，看來這赤目飛龍，實在未容輕視，就憑這個沉重的傢伙，大概比言水滸傳上所說，魯智深使的那根鐵杖，也差不了許多，要在膂力平常的人，慢講使它，就算拿着都要費事，如今赤目飛龍，居然運用的圓轉如意，左右咸宜，只此一節，已不是尋常綠林人物，所能作得到的了，此時那根鐵杖，正在朱伯祥的手中，聽得劉錦這樣說，便道，你別張大其辭，只管捧他啦，據我看，也不過是小事一段，咱們是空口無憑，我就使一回，給大家看看，他說到這裏，便把那根鐵杖，前後左右，悠悠停着，去了幾個解數，大家一見，都忙着紛紛退避。一鳴便道，朱大哥，算了罷，這屋裏雖然寬闊，可也不是練武的地方，你的膂力過人，那很是大家公認的，何必定要當場試驗呢？朱伯祥

一聽，方才住了手，白建侯道：能講力量的話，朱爺自然不能含糊，請想他的綽號兒，叫作小霸王，那還不是確有據嗎？衆人一聽，全都笑了，那時朱伯祥一邊摩挲着那根鐵杖，一邊說這個器械，我使着倒很合手，好在是個戰勝品，原是白得了來的，不如就歸我用罷。楊泰一聽，趕忙說道：我要討個臉，請你割愛，把他給了我，朱伯祥哼了一聲道：我可不是小看你，只怕這個東西，你未必能夠使得動。楊泰笑道：你所說的，一點也不假，我本來就是使不動麼？朱伯祥道：既然這樣，你却要他何用？楊泰道：我跟你討這個臉，原是另有一種用意，是想着拿回衙門去，呈給我們堂官閱看，顯見得贏了那個大盜，是有憑據的，豈不比着徒托空談，可以取信嗎？朱伯祥聽了，還不會答言，劉錦却已說道：我勸你們二位，都不要往下再談了，那根杖，誰也不能據爲己有，眼前只能由我以公證人的資格，暫時代爲保存，因爲這件事，還是個未了之局，將來如能好情好理的，把玉鼠得回，鐵杖還要物歸原主的，倘若到了那時候，我交代不出去，赤目飛龍一定振振有辭，我可用何言答對呢？衆人聽了，齊稱有理，楊泰跟朱伯祥，也都不往下再說了，此時酒肴，已經陳列上來，但見繫鮮烹肥，魚鼈膾鯉，比着白天吃的，還要格外齊整，原來這是白建侯，早就吩咐預備好了的，專爲一鳴取勝之後，好作慶賀的筵席。要是不然，怎能夠咄咄立辦呢？一鳴的首座，當然是不成問題，他就不樂坐，那可也是辦不到，當下除去劉錦、朱伯祥二人，所有白氏父子，以及王隆、苗成、楊泰等，全都一個個的，給一鳴把盞，一鳴推辭不開，只得依次一飲而盡，大家這才各自就座，果然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彼此高談闊論，推杯換盞，這一席酒，直吃到天色大明，方才罷手，一鳴同着劉錦、朱伯祥，一齊起身告辭，帶着伏龍寶刀，跟那根鐵杖，楊泰也是同時走的，到了大門以外，彼此作別而去，單說三個人，回到鎮遠鏢局以後，劉錦向一鳴說道：你把那赤目飛龍放走，固然說

得層層有理，并且這種舉動，還顯得大仁大義，不過據我看，却是有一點縱虎歸山，自貽伊戚，如今我事後回思，很有些担着憂慮，只怕這個道理，你還沒有想透呢，一鳴道：是怎麼一個道理，請你可以解釋出來，劉錦滔我看那赤日飛龍，不但反覆無常，並且居心陰險，你這麼放他一走，難保他不以爲恩，反以爲怨，假使他腳根於心，想着實行報復，那時可就要防不勝防呢，一鳴微笑道：據你這個說法，大概是怕他到咱們局子裏來罷，劉錦點頭道：我所慮的可就是這一層，一鳴又笑道：不瞞你說，我是盼還盼不到呢，他若肯來時，我是非常的歡迎，劉錦皺眉道：這可怪了，請問你盼他前來，那是怎麼一個用意，一鳴道：這個道理，很是淺而易見的，請你想想，他要來時，可從那裏去根尋玉鼠的下落，朱伯祥聽到這裏，便把手一拍道：着哇，這個話實在說的正是筋節上，我聽了，打從心眼裏頭佩服，劉錦哼了一聲道：你先少佩服罷，大概這局事，你們兩個人，還都沒有看清，須知來與來不同，其中是很有分別的，以前的跟他會見，彼此兩方面，全是出於正大光明，并無所謂陰謀暗算，那時赤日飛龍，是眼容四海，目中無人，自以能爲武藝，高出一切，并且還有金鐘罩護體，就算兵器到了身上，都可以坦然不懼，無論跟誰動手，準保佔得上風，既然是有恃無恐，勝算可操，樂得明放大賣的，前去贏人，犯不上用那卑鄙的手段，但是事到而今，却自有些不同了，他連着輸了兩次，含憤而去，在這急於報復之際，甚麼事情作不出來，你們要仍以從先的觀察，去推測未來，那未免失之遠矣，朱伯祥道：我明白了，你說了這麼半天，不過是怕赤日飛龍，晝夜前來行刺，劉錦道：你能夠明白很好，請想這一層，不是危險很大嗎，一鳴道：要據我看，他雖說是個綠林大盜，却不失爲一條好漢，不過性情剛愎，好勝之心太過，此次失敗而去，一定不能甘心，倘說就要用卑鄙的手段，以圖報復，却也未必至此，然而事情難測，也不可防備萬一，只須

從此以後，咱們輪流值更，加意警備，寧可使他不來，決不授人以隙，這個問題，豈不就可以解決了麼？劉錦朱伯祥聽了，一齊點頭稱是，三人因爲一夜的工夫，都不會入睡，此時未免有些疲倦，便去各自歇息，又過了一天，楊泰前來造訪，叫人送來八樣禮物，乃是火腿、板鴨、茶葉點心、鷄魚酒肉等物，先把錢賞了來人，打發走了，方才彼此就座，一鳴劉錦二人，都向楊泰致謝，朱伯祥便道：「這個事情，我看真是有點奇怪，因爲你們在公門當差的，向來專講吃人，就是不給人吃，今天忽然打破成例，大送其禮，實透着有點玄虛，可別應了那兩句俗語，是黃鼠狼給鷄拜年，沒有安着好心罷？」一鳴劉錦聽了，都不由得哈哈大笑起來，楊泰看看朱伯祥說道：「你真把我們在公門當差的人，給糟踐苦了，就算果然是磁公雞，向來專講一毛不拔，然而也要分人分事，不能夠一概而論，現在高爺賣了這麼大的氣力，劉爺也跟着分心受累，我那番感激的意思，真乃一言難盡，還不該略盡寸心麼？」朱伯祥聽了，便道：「好哇，鬧了半天，敢自你是送禮道謝來了，但是我要問一問，我們三個人都在一處，你怎麼把高爺劉爺掛在嘴上，說到我這裏，可就隻字不提呢？像這般三六九等看人，豈不顯得磚兒太厚，瓦兒太薄了嗎？」楊泰哼了一聲道：「你未曾要挑這個眼，也不先自己想想，人家高爺親手贏了赤日飛龍兩次，這個自然不用提了，就是劉爺，雖說不會動手，然而當了公證人，總算是身在局內，負着責任，況且那根鐵杖，也是劉爺眼明手快，當場給拿起來的，方算抓住了一些把柄，請問你賣的氣力，是在那裏，能夠配跟人家相提並論嗎？」朱伯祥道：「這倒不錯，居然嫌我沒用了，你要說這個話，也該先想上一想，鬻是打那麼鹹的醋，是打那麼酸的醋，錯非虧我，你就能認識高爺劉爺了嗎？如今打算過河拆橋，我自自然然也有我的辦法，須知朋友有遠近，交情有厚薄，我只須在背地裏，給你一調唆，管保叫他們兩個人，全都從此袖手不管，楊泰聽到這

裏，趕忙向朱伯祥拱手道：「我算出了你了，千萬可別這麼辦，明天我另送一份厚禮，作爲贖罪，你看怎麼樣？」朱伯祥道：「你知道害饒兒，那就好辦，要送禮，可就送點硬貨，我可不希罕那嘴頭食。」楊泰看着一鳴劉錦道：「你們二位聽聽，他大概是想着要抄我的家，二人聽了一齊大笑。劉錦道：「我勸你們二位，不要只管打哈哈了，咱們也說點正經的話罷，我看楊爺，不但面有喜色，並且談笑風生，似乎很有高興之事，莫非是把赤日飛龍的下落，已經訪查出來了麼？」楊泰道：「劉爺的眼力，果然不差，現在我的心裏，確乎是有些高興，不過要認爲是查訪出赤日飛龍的下落，我可沒有那個能力。」劉錦道：「既然如此，請問楊爺高興的，可是甚麼事情呢？」楊泰笑道：「不瞞你們三位說，這件事情，從先我很有些懸心，怕的是上頭一定要人，那時就難免格外棘手，如今算是天從人願，高爺應許王鼠得回來，我們堂官的交派，可也是注重王鼠，說到拿人一層，似乎並不十分吃緊，這不是雙方的意見，不期而合了麼？像我這夾在中間的人，便可坐享其成，藉此脫了干係，那有個心裏不高興的？」三人聽了，一齊點頭，原來九門提督伊祿，已經託了親貴大員，向禮王爺那裏去疏通，王爺却不下情面，應許只要得回王鼠，餘事概不追究，并允寬限辦理，伊祿得了這套交派，恍然如釋重負，所以再去吩咐楊泰，口風自然也就輕鬆多了。楊泰一聽堂官的交派，只在著重得回王鼠，拿人並不吃緊，算是恰好碰在自己的心坎上，就說不出那一份高興來，因此才買了禮物，來到鎮遠鏢局，特意的通知一聲，且說楊泰說完以見，朱伯祥便道：「要依照這個說法，我也要替你高興的，請想你們堂官，既然所望不奢，在我們高賢弟口中，已經慨然允許，少不得早晚之間，一定是要辦到的，你大可放寬了心腸，靜候着把王鼠得回，那時擎功受賞罷。」楊泰笑道：「你這話說的太好了，不過我可決不能如此存心，請想人家高爺，出頭辦理此事，純粹是爲朋友義氣上起見，稱

得起是一不担名，二不担利，我要再想着，擊功受賞去，臉皮豈不太厚了麼，只求能夠把差事搪塞過去，落得一個無功無過，那時感激高爺的大力，已經是沒齒難忘了，一鳴忙道，楊爺這個話，叫我如何承當得起，何況事情尚在懸着，眼前還並沒有辦到呢，楊泰道，高爺何必這樣說，只不過是遲早的問題罷了，當下彼此談談講講，留著楊泰吃過了飯，方才告辭而去，三人送了回來，一鳴是不住的微笑，劉錦跟朱伯祥，便問他笑的是甚麼，一鳴道，我看這位楊爺，實在有點一感情願，他今天的來意，分明是專誠的給我送信，爲的是要告訴我，他們堂官，只要得回玉鼠，並不一定要人，這件事情，算是順手極了，言外之意，那就是請我立刻照辦，要據他的那種口氣，倒好像那回玉鼠，是在固定的地方存放着，幾時要拿，幾時就有，他可忘了是在赤目飛龍的手中呢，怎能看得這般容易，還有朱大哥，也跟着順口答音，叫他等着擊功受賞，將這件尚無把握的事情，看成不費吹灰之力，無怪他們二位，彼此原是老交情，真乃英雄所見略同，說出來，好似一個鼻孔出氣了，朱伯祥聽到這裏，不由得笑道，這話怪了，方才我那樣說，不過是拾你的唾餘，送一個順水人情而已，怎麼藉此爲由，還要把我給拉上呢，好在咱們的交情，是過得着當面質證的，請問把玉鼠得回的話，不是你兩次三番，親口向着人家，應許過的麼，莫非說事到而今，並不打算要克踐前言了嗎，一鳴聽了，便看着劉錦笑道，好在前後的事情，都有劉大哥在場，他自然能夠記得清楚，當初我會說過，要把玉鼠取回，這個話，我絕不否認，但確乎不會把話說滿了，其中是很有伸縮的餘地，當我初次應許的時候，曾經說過，辦的好，辦不好，只有往後再看，第二次赤目飛龍走後，我所交代的，是等再跟他會面之後，那時看事情，相機辦理，請你沉心想一想，當時我所說的，是這個話，不是這個話，何曾說準能夠把玉鼠得回，將事情看成易如反掌呢，劉錦聽了，便望

齊朱伯祥道，這話一點也不錯，當初高賢弟，確乎是這樣交代的，只怪你不曾記得清楚罷了，朱伯祥笑道，我可真是沒這份細心，只記得應着把玉鼠得回，那裏知道你早就留着退步兒呢，如此說來，辦的好也不居功，辦不好也不受過，你算是進退之間，綽有餘地，很不必着急的了，一鳴道，這個話却又不然，要論我的心事，恨不得只在早晚，就把那玉鼠得回，方才覺得脫然無累，不過當事情未曾辦到以前，總要預爲之地，不能夠把話說滿罷了，劉錦道，眼前這局事，只有盼望赤目飛龍，肯於再行出頭，那時方有下手之處，一鳴聽了，連連點頭，朱伯祥道，要打算再跟他會面，我倒有一個很好的法子，二人聽了，不由得一齊動問，朱伯祥向一鳴笑道，你上次不是用飛符召將的法子，把他給請到的麼，如今也無須另起爐灶，不妨事辦向來，再用一次就是了，劉錦聽得這樣，笑了一笑，沒有言語，一鳴却搖頭說道，你打算再用從前的老套子，那是不能夠發生效力的，因爲從前的時候，他是志滿氣盈，毫無沮，所以那個法子，能夠一用就靈，現在他是經過失敗之後，錯非是心存報復，出於自動，又怎肯應召而來呢，劉錦道，這話對極了，假如那個老法子，還能夠用時，高賢弟自然早已想到，還用得着你給提醒兒嗎，朱伯祥道，他要是從此不來，那就算是毫無辦法了，一鳴道，你千萬可別盼着這樣，那不是叫我沒有面目見人麼，朱伯祥哼了一聲道，我可盼着幹甚麼，要論我的本心，恨不得他立時就來，但是這件事情，能夠依的了我嗎，一鳴劉錦聽了，一齊哈哈大笑，誰知自此以後，經過了好些日子，那個赤目飛龍，竟自等於泥牛入海，杳無消息，把個一鳴，鬧得滿腹愁煩，無可擺佈，有時見了自建侯等，或是楊泰會面，彼此談起此事，都想不出甚麼辦法來，這一日，秦世雄回來了，大家向他動問，何以如此遲緩，秦世雄說，只爲途中有些耽擱，所以回來的晚了，後來彼此談話，少不得要提及赤目飛龍之事，秦世雄道，可惜我來

遲了一步。不曾看着這龍爭虎鬥的一幕，好在事情尚未告終，將來還可以看那最後的賭鬥，他說到這裏，向一鳴勸道：你很不必因此愁煩，憑赤目飛龍，那般狂傲之人，決不肯匿跡銷聲，從此罷手，只須沉心靜氣的候着，管保早晚之間，必有跟他晤面的機會，到了第二天早晨，秦世維約着朱伯祥，一同探望朋友去了，劉錦見一鳴坐在那裏，眉頭不展，面帶憂容，知道他還是因為辦案的事情煩心，不由得暗自嘆息道：這都是慷慨尚義的結果，倒鬧得無緣無故地，給自已添了一塊心病，看來空口勸他，也是無益，不如邀他到外邊去，散一散心罷，想到此處，便對一鳴說：要到外邊去閒遊散逛，一鳴是無可無不可地，也就答應了，當下兩個人一同出來，在街市上，走了一遭，便到茶館裏，喝了一回茶，出來以後，又信步閒遊了半天，看天氣時，已經到了晌午了，一鳴便要往回路走，劉錦道：咱們不必回去了，我今天，請你吃一點新鮮的東西，就便喝上一回酒，你看不好麼？一鳴問道：不知你要請我吃的，是甚麼新鮮東西，劉錦道：現在正是九月初的天氣，菊花茂開，咱們吃一回菊花鍋子去，豈不是另有風味？一鳴笑道：好可是好，不過這種東西，咱們似乎有點不配吃，劉錦道：這個話很怪，怎麼就見得咱們不配吃呢？一鳴道：你想那菊花鍋子，乃是一種清雅的吃喝，要與文人墨客飲酒賦詩，方才跟他配合，咱們以一介武夫，冒嗜此味，豈不是攀附風雅，有點不知自量麼？劉錦道：你別想不開喇，世界上若干的大事，尚且互相矛盾地多着呢，區區飲食之微，那裏值得計較？二人走得不遠，前面已是會英樓，進去以後，來到樓上，找了一間雅座，堂倌問喝茶不喝，劉錦道不喝了，你既給擺罷，堂倌答應着，便把杯箸預備的菊花，全是香白梨，水晶球，并且現吃現摘，又嫩又新鮮，劉錦道：既是這樣，回頭你就來一個上好十錦

的菊花鍋子，外來兩碟生魚片兒，不過不要忙，等我們喝酒喝到中間時，你再慢慢地上，堂倌聽了，連聲答應，劉錦又向一鳴說道，咱們今天，喝幾壺竹葉青，不比儘管喝那燒黃二酒，透着新鮮麼，一鳴點頭說好，當下二人，又另要了幾個菜，堂倌喊下去了，手等的工夫，酒菜已經隨着上來，二人便一左一右，對面坐下，倒把上面空起來了，那酒斟在杯中是嫩綠的顏色，並且還是清香撲鼻，一鳴連着喝了幾杯，却一聲兒也沒有言語，劉錦道，你今天何故要如此痛飲，一鳴又乾了一杯酒，才望着劉錦說道，你那裏曉得我的心事，這就叫做借他的杯酒，澆自己的塊磊呢，說到這裏，不由得嘆了一口氣，劉錦聽了，微笑說道，你的心，我有甚麼不曉得，不過因為那條飛龍，有些鬧得見首不見尾罷了，一鳴點頭道，你居然會心不遠，能夠一語破的，這份聰明總算不小，說着，便也笑了一笑，但是笑的勉強，透着不大自然，劉錦道，依我勸你，很不必因為這件事，心裏儘管愁煩，請想人家，担着責成的，如今尚在逍遙事外，並不會怎樣着慌，你一個在暗幕中幫忙的，又何必必要牽腸掛肚的，自尋苦惱呢，一鳴道，話雖這樣說，但是受人之託，就應該忠人之事，現在這一局，盡管虛懸，鬧得毫無結果，我便似欠下了債地一般，返躬自問，很覺得對不起人，試問這一條心腸，怎能輕輕放下，劉錦道，你不用忙，我想那赤日飛龍，決不會一去不返，杳如黃鶴的，不過遲早之間，總要有再行出現的日子，一鳴道，當初我也這樣的想，無奈已經過了好多的日子，何以竟自毫無消息呢，那時兩個人，早又喝了幾杯酒，劉錦略為沉吟，忽看一鳴笑道，我對於此事，倒有一種推測，但不知是否能夠中肯，一鳴道，你有甚麼見解，不妨說出來，等我聽完了以後，可以再下判斷，劉錦道，你可記得那天晚上，赤日飛龍臨走的時候，所說的話麼，一鳴道，當時過於倉促，我只記得他，曾有改日再會的言語，劉錦道，這是不錯的，不過你記得還不十分子細，他當時恰是

這樣說，姓高的，你還會氣，很好，咱們先攔着這一局，少不得還要跟你再會的，他把話說完，便飛身走了，請你想一想，我所說的是不是一鳴笑道：你這麼一說，我也全都想起來了，最難得的，你怎麼會記得這樣隻字不漏呢？劉錦道：這也沒有甚麼，不過是旁觀者清罷，我就是從他這幾句話中，推測出一個道理來，一鳴道：不知你所推測的，却是一個甚麼道理？劉錦道：我想他在此多日之內，并無消息，說不定是要另請高明，跟你一決雌雄呢，一鳴聽了此言，不由得目光閃動，連連點頭，帶出一種恍然若有所悟的樣子，要據那種神氣，是對於這番解釋，很表同情的了，劉錦又道：你想他那金鐘罩的工夫，既被你用寶刀給破了，後來較量拳腳，你又毫不費力的，用氣工贏了他，縱然不甘心，再行出頭露面，那還不是於事無濟嗎？自己既然估不了上風，只有另請他人的一法，所以我推測他，在那天晚上所說的，咱們且攔着這一局，少不得還要跟你再會，必然是另有所指了，一鳴此時，又喝了一杯酒，道：你的這種推測，確是入情入理，何以我就會想不到呢？這可應了那一句俗語，是有點當局者迷了，劉錦聽得這樣說，似乎是很爲得意，便也喝了一杯酒，方才看着一鳴道：你莫把事情看易了，我也是經過了一番思索，方悟出這個道理來，不過姑且悶在胸中，不曾向你說破罷了，一鳴道：我要問你，何以悟出出來以後，不肯當時就對我說明，這究竟是怎麼一個用意？劉錦笑道：沒有別的，我是怕把這層道理說破了，還要格外的，給你添煩，一鳴哼了一聲道：我曉得你的用意了，莫非以爲那赤目飛龍，他前去另請高明，我就要心虛胆怯不成？劉錦道：話也不必這樣說，不過那赤目飛龍，武藝已然不比尋常，倘若他再去請出一個人來，能爲自然是要駕乎其上的，古人說得好，臨事而懼，好謀而成，這一層似乎也該加以考慮，一鳴聽到這裏，便又喝了一杯酒，道：告訴你罷，現在要打算考慮，已經是來不及了，因爲勢

成騎虎，難道還要想看下去不成，劉錦道：你如此說時，我却覺得於心不安，因為白老達官，本是我們的親戚，這次舉出他來，他又邀請於你，豈不是輾轉受了牽連，再說你當初認識他時，那還是由我而起呢，一鳴大笑道：劉大哥，你不要說這孩子話了，世上機緣倚伏，皆非人力所能為，莫不成在事情未到以前，誰就能夠預先料到，日後要有這一局麼，況且我藉着這個機會，能夠多會一兩個英雄好漢，那正是求之不得呢，不過事情儘管懸着，不能得個結束，未免叫人於心不快罷了，劉錦道：你肯於如此設想，那就很好，據我想，不見得儘管懸着，只怕機會之來，就在目前，那也是說不定的，因為經過了這些日子，赤目飛龍前去請人，可也就是時候了，一鳴道：那也只好看着罷咧，要據我的心思，恨不得立時之間，就有消息，方才能夠如願，劉錦道：那可難說，焉知咱們喝着酒，就不許有意外之事，破空而來呢，一鳴道：果然如此，我是無任歡迎的，他二人說到這裏，不由得鼓掌大笑起來，隨後又都喝了一杯酒，就在這時候，忽見堂倌走進來說道：二位客官裏面，可有一位是姓高的麼，一鳴道：不錯，我就姓高，你有甚麼話講，堂倌道：剛才來了一位客人，說是要找你說話，我請他在樓下稍候，因此先上來，動問一聲，一鳴聽了，不由得一怔，因為二人來此飲酒，本出自臨時動議，事先並沒有成約，何以別人就會知道呢，那時劉錦，恰也抱着同樣的心理，便道：這可是誰呢，真叫人有點意想不到，一鳴道：管他呢，等見面就知道，隨向堂倌道：你可曾問過他的姓名麼，堂倌道：問是問過了，不過他不肯說，只說會面以後，自然就曉得了，一鳴道：既然這樣，你就把他請上來罷，堂倌答應了一聲，回身向外便走，劉錦望着，一鳴，方要說話，忽聽得樓梯一陣響，已經走上人來，隨又聽得有高抗的聲音，像是對堂倌說道：你忙你的去罷，我們是熟朋友，等我自已見去就是了，一鳴跟劉錦，聽了外邊這幾句話，不禁面面相覷，都是滿腹疑訝，因

爲這個說話的聲音，像是個夙味生平之人，一點兒也不斷熟，但是來不及再說一句話，早見布帘兒一啓，彷彿是涼風入座地，從外邊走進一個人來，二人舉目看時，都不由的有些吃驚，但見進來的那個人，相貌是兇惡之甚，一張黃黧黧地臉上，斑斑點點，有好些白癬，身量高大，氣象威猛，一看他那種神氣，就知道是強梁之人，當下一鳴跟劉錦，早已立起身來，像接待朋友似地，讓地上座，那人把眼光，向二人打量了一番，便已傲然地，就了上位，當即開口說道：「不知二位之中，那一位是姓高的朋友？」一鳴道：「在下便是高一鳴，這一位，乃是敝友劉錦。」那人點頭一笑道：「我已料到要訪的，就是足下了。」此時堂倌，又給送上一份杯箸來，隨即退了出去。一鳴執壺在手，給來的那位生客，滿上了一杯酒道：「剩酒殘肴，不成敬意，只請多多原諒，不要見怪才好。」那人道：「我無端闖筵，敗了二位的佳興，那裏還有個叨擾之理？」一鳴道：「今日彼此相會，總算天假之緣，足下大可不必客氣，況且既來訪我，這賓主之禮，也是不可缺的。」那人道：「如此說來，足見廣於結納，我也只好奉命不辭了。」說到這裏，便舉杯一飲而盡。一鳴便又隨手給他滿上，再說劉錦方才跟一鳴談話，說赤目飛龍，多日不見動靜，難保不是前去請人，後來又出言戲謔，說是當這飲酒之際，焉知沒有意外之事，破空而來呢？誰知話剛說完，這位不速之客，已經來了。劉錦心中一動，就好像是有人告訴他說，來的這個人，就是赤目飛龍請出來的。方才所談之言，已是不幸而中了。那時劉錦想到這裏，很覺得有些不安，他倒不是爲自己担心中，乃是爲一鳴設想，因爲來者不善，善者不，此後還不知要鬧成一個甚麼局面，他心裏只顧暗自盤算，所以一鳴對於這位來客，怎肯酬酢周旋？他倒有些不暇注意了。當時那人，喝完了一杯酒，便望着一鳴說道：「我與足下，夙味生平，今日突然造訪，大概總不免很爲詫異罷，但其中是有一個緣由，並非無因而至的，現在既無人介紹，我只好

自通姓名，然後再對足下，說明來意，一鳴聽罷，點了一點頭，似乎對於他的這種剖白，表示贊成，那人便又接着說道：在下姓陳名公武，有個綽號兒，人稱爲白斑猛虎，今天造訪，是爲有個朋友，把我請出來，要向你辦理一件交涉的，一鳴聽到此處，不禁微笑，便接過來說道：這番來意，我是早就料到了，不過你的那位朋友，直到現在，我還是不知道他的姓名，但是他的綽號兒，不是喚作赤目飛龍的麼，陳公武點了一點頭道：果然不錯，你倒稱得起是料事如神了，一鳴道：這並沒有甚麼，本是眼前的道理，並無何等深奧，誰都可以見得到的，這時劉錦忽然向陳公武說道：我想着要跟你打聽一件事情，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就是你那朋友赤目飛龍，他的真姓名，到底是叫作甚麼呢，陳公武聽了，略爲沉吟道：我把他的真實姓名，說了出來，却也未爲不可，不過以先，他自己既然沒有宣佈，我是他的朋友，似乎也未便多事了，這一層，還要請你原諒，一鳴道：這話說的很是，朋友之間，是不能代其說破秘密的，況且這時候，我們也沒有知道他姓名的必要，我的這位敝友，向你詢問，只是出於好奇心罷了，並不含有其他的意味，咱們眼前頭，還是就事論事要緊，陳公武道：你這話很能握要，我就把事情的經過，簡單地對你說罷，我是受了他的邀請，一同來到京師，在昨天晚上到的，要據他的意見，本打算就在夜裏，便到你們鏢局子裏去，其實這也難怪，因爲既然啣恨於心，彼此立於敵視的地位，有時就不免要用非常手段的，陳公武說到這裏，望着一鳴，微笑，彷彿表示他的話，還不會說盡，叫於言外，自去尋繹，同時劉錦，却也望了一鳴一眼，似乎見了麼，足見咱們平日的戒備，確是防患未然，絕不同於庸人自擾的，但是一鳴對於這番表示，僅報以漫不經意的一笑，像是看得平常，並不加以重視，此時陳公武，早又接着說道：不過我不以他的這種辦法爲然，要與你坦白相會，因此他的主張，可就作罷了，今天

我們兩個人一同出來，可巧遇見你們二位，正在進這座酒樓，他便指點給我，隨後我們到了一個茶館裏，經過一番斟酌，我便前來訪你了，一鳴聽罷，點了一點頭道：「這種遇合，總算很巧，方才你所談的話，我也一概信任，不過赤目飛龍，乃是你的朋友，你只聽了他一面之辭，難保有不真相之處，我覺得事情的經過，很有向你覆述的必要，這是因為我看得重你的緣故，倘若不然，我也不樂意多費這一番唇舌。」陳公武點頭說好，一鳴便囑繁撮要，向他敘述了一番，陳公武聽罷，便道：「如此看來，他向我所說的，果然是有不實不盡之處，我也很能夠明白這個道理，因為他是啣恨於心，有些羞惱成怒罷咧。」一鳴聽了，微然一笑道：「他雖然恨我，我並不會讎視他，但是這件事情，苦於不能結束，我倒成了騎虎之勢了。」陳公武道：「你現在居於勝者的地位，當然可以心平氣和，至於說到勢成騎虎，那却是你多管閒事，自己找出來的。」一鳴聽到這裏，很有不悅之色，便道：「你說我要多管閒事，這話誠然不錯，但我也要問一問你，却是因何而來呢？」陳公武道：「我是受了邀請，來給朋友幫忙的。」一鳴道：「你既是給朋友幫忙，難道我不是給朋友幫忙麼？你是受了邀請，難道我不是受了邀請麼？可見咱們兩個人，彼此所處的地位，正是一般無二，怎麼是只看見了人家，却看不見自己，要說出那樣的話來，豈不是明於責人，昧於責己麼？」當時陳公武聽了這套反唇相稽的話，不但沒有動氣，反倒哈哈大笑道：「如此說來，我也是多管閒事，跟你一樣的了，不過有一件事情雖然仿照，結果未必相同，將來誰管的好，誰管不好，只怕是要另當別論了。」一鳴聽得這樣說，不禁眉峯剔豎，目射精光道：「我看在未曾定局以前，咱們兩個人，是同樣的沒有把握，劉錦在旁聽了，不由得暗暗地佩服，覺得一鳴這個話，真乃說到恰好之處，既不會讎視對方，自己也佔了身分，可以稱得起是不抗不卑，立言得體了。」那時陳公武聽了一鳴的話，眉頭微皺，似乎

有些出神，口中低低地說道，看來這是辦不到的了，據他那種說話的神情，恰是自己跟自己商量，並不是對着別人說。一鳴聽了，却向他問道，但不知你所說辦不到的事情，究竟所言何指？陳公武經這一問，方才看着一鳴笑道，告訴你說罷，我的原意，本打算要跟你較量一番，好替赤目飛龍，另打開一條出路，但是彼此會面以後，我見你不但是個英雄，而且也很夠朋友，再據這件事情的首尾，有些其屈在彼，你並沒有甚麼不對的地方，因此我預定的宗旨，不期稍有更遷，很想着要委曲求全，把這一局事，歸於和平解決，不料你辭鋒強硬，咄咄逼人，似乎是自信很堅，決不肯稍行退讓，我便知道我的計畫，難以實現，一時以口問心，自行商酌，所以看來辦不到的話，便不期衝口而出了一鳴道，那也不見得一定，只要你的計畫，果然能夠公允，我也未嘗不可接受，但你所說的和平解決，究竟是怎樣的一個辦法呢？陳公武道，你要問我的辦法，說來很是簡單，並且也沒有甚麼難行之處，就是請你把那根鐵杖，還了赤目飛龍，也不枉我出頭一次，但不知你意下如何？一鳴聽罷，微然一笑道，這個辦法却也未為不可，但是有一件，鐵杖既然還了他，試問那個玉鼠又該怎樣呢？陳公武見問到這裏，便一皺眉道，那個我可就不能管了，你想，我是他請出來的，怎能夠倒替你，追索玉鼠，倘要那樣辦，我們兩個人，可就先得耐臉，這豈不是強人所難麼？一鳴聽到這裏，不由得冷笑道，你的這個打算，也倒不錯，鐵杖無條件的交還，玉鼠是一字不提，要照這麼一辦，赤目飛龍總算轉過面子來，可以心平氣和的了，你此次出頭，給朋友幫忙，也算大大的露了臉了，但請替我想一想，這豈不是自甘屈伏了麼？並且咱們兩個人，都是一樣地替朋友辦事，要照方才所說，我可拿着甚麼臉，去見我的朋友呢？你就不曾設身處地的想一想嗎？這一問，不打緊，把個陳公武，鬧得緘口結舌，一句話也答不上來，劉錦是冷眼旁觀，也自覺得十分好笑。

那時一鳴，却又接着說道，不但如此，這裏頭，還另有一番道理，等我解說出來，請你再思想，比如咱們兩個人，動了手，我不幸甘敗下風，只好自認失敗，到了那時候，不但朋友，可以原諒我，就是我自己，也落一個心服口服，誰叫是藝業不精，能為不到呢，倘若並不較量高低，我就接受了你的條件，把鐵杖雙手奉還，玉鼠也不再過問，在你還以為是一番好意，歸於和平解決，但是當初託我的朋友，就要怪我虎頭蛇尾辦事，有始無終，並且還要說可憐高一鳴，枉自英雄好漢，別看他能夠贏了赤日飛龍，但是，一見有白斑猛虎陳公武，不用交手，可就把他給嚇倒了，人家怎麼說，他就怎麼辦，一個字也不敢駁回，與其今日這般示弱，莫若當初不管這件事，那還可以藏拙呢，人家這樣一評論，是你不費吹灰之力，淨憑着名氣，就把我給壓倒了，我替人辦事的，那一層，先不必說，專就着個人的名譽去講，我要不幸落了這種口碑，試問還有甚麼顏面，在這北京城裏站着呢，陳公武聽到這裏，不由得大笑道，算了罷，請你不必往下講了，這件事情，我是已經看清，咱們兩個人，各受朋友所託，所處的地位一樣，今天既然遇到一處，看來只好一決雌雄了，一鳴點了一點頭道，這話說的不錯，看來除此以外，亦無別法，這就所謂箭在弦上，不得不發，至於動手以後，勝負誰歸，那就全憑各人的造詣，眼前是可以不必談的，陳公武聽到這裏，忽然目光一動，像是想起一件事來，便望着二鳴笑道，你說起造詣二字，倒像給我提了一個醒兒，我打算有件事，要向你請教，但不知意下如何，一鳴道，請你說出來，是甚麼事情，陳公武道，你與赤日飛龍，彼此較量拳腳，你是用氣上贏了他的，我於這一門工夫，多少也有些造詣，咱們只算一時遊戲，眼前憑着各人的造詣，先行較量一番，你看如何，一鳴聽了他的這種要求，當然是決無退避，便道，這也未為不可，但不知是怎樣的一個較量之法，陳公武道，這不過是一時取笑，并非正，賭鬥輸贏，咱

們兩個人，只須把氣工運在手上，彼此互相抵抗，也就可以略見高低了，一鳴聽到這裏，點頭說好，劉錦却覺得這件事情，似手有些不妥，便插口勸道，酒菜都快要涼了，依我之見，不如姑且喝酒罷，一鳴道，你儘管放心，不必攔阻，這就攔不了多大工夫的，陳公武道，此言甚是，等較量完了以後，那時不妨多喝幾杯，二人說着，早都把自己的座位，各向後拉了一拉，爲的是中間的距離，可以大一點，等到彼此面對面的坐好了，便各把右臂伸直，用手掌對準了手掌，兩邊的相隔，約在一尺以外，不到二尺的光景，劉錦坐在一旁，留心觀看二人，都在沉心靜氣，聚精會神，作這種試驗工夫的賭鬥，但覺得兩人手掌的中間，似乎有一種不能見的力量，正在互相抗拒，互相齟齬，都想要壓倒對方，力爭上游似地，一時動了好奇之心，便站起身形，探出臂膀，想着要在那兩個手掌的中間，試上一試，倒看看是否有甚麼異樣的感覺，不料自己的手，剛伸到較近的地方，恰像沿着他們互對的邊際，竟自感覺着，有一種極堅韌的東西，橫亘在那裏，簡直地就算插不下手去，劉錦至此，大吃一驚，心中暗自想道，果然會有這種不可思議的事情，錯非親身試驗，幾乎難以相信，心裏這麼想着，便又回身坐下了，再看兩個人時，雖然并不透着劍拔弩張，恰都正在精神默運，至於說到結果如何，此時就

算不能預料，劉錦看了相持不下的樣子，很有些輾轉不安，因爲要是一鳴輸了，固然是顏面攸關，未免令人短氣，但是要叫那陳公武輸了，也不見得怎樣相宜，怕的是他羞惱成怒，保不住要發生異樣的舉動，在這鬧市之中，酒樓之上，豈不是大大不便麼，足見這一局事情，實在有些左右爲難，最好是在勝負未分以前，能夠從中設法，給他們解圍，那才可以把這個難關，平平穩穩地度過，無奈一時之間，苦於沒有善策，這一來，不打緊，把個劉錦給急的，心神不定，如坐針氈，誰知機緣湊巧，解圍的人，已是不先不後的，應時而來，這可稱得起

是天從人願，原來當劉錦五內焦急，爬搔不得的時候，忽然從那半截布帘的底下，有兩條腿正在行動，一直向着門口而來，劉錦一見，心中大喜，便說了一聲道：「堂倌來了，這個突然的警告，果然發生了效力。」一鳴跟陳公武一聽，立時都把臂膀放下，算在無形之中，賭鬥已然中止，就在這時候，早見堂倌端着菊花鍋子，是進屋裏來了，他把來放在棹子的中間，那炭火苗兒着的正旺，隨後把蓋兒揭開，攔在一邊，只見熱氣崩騰，馨香流溢，裏面都是各種海味，以及鴿蛋鴨腰等，各樣珍貴的食品，浮面放了許多潔白新鮮的菊花瓣兒，一時映入眼簾，真可以叫人有些饜涎欲滴，堂倌站在旁邊，含笑說道：「請你們三位嚐嚐罷，準保可以對口味。」劉錦此時，是滿懷高興，他因為這個菊花鍋子送來的真是時候，居然把這個難關給打開了，縱然不好，也要表示歡迎，何況本來是真正的好呢？當時便也笑道：「不用嚐，看着已經很出色的了，你們做的東西，能夠這樣漂亮，將來自然要多多照顧的，堂倌見得了好批評，這才很歡喜的退出去了。」陳公武到了此時，方向一鳴說道：「看來你的工夫，果然不錯，無怪敢於自信，毫無懼怯了，咱們眼前這一局，儘可就此作罷，等着到了正式較量的時候，再行分別上下。」一鳴道：「我是一切遵命，決無退避的，先時劉錦還怕兩個人，再要繼續賭鬥，及至聽了這番話，才算把心放下，便讓那陳公武用菜，於是三人一同舉箸，吃了一回鍋子，陳公武又用羹匙，喝了兩口湯，連連誇好，說是另有風味，隨又笑道：「今天多有叨亂，實在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一鳴道：「咱們這番會晤，始於杯酒言歡，終以兵戎相見，這在交際場中，很可以說是別開生面。」陳公武道：「話雖這樣說，但是看開了，却也不足為奇，豈不聞有一句俗語，說是不打不成相與麼？焉知咱們交手以後，不再言歸於好呢？」說到這裏，三人一齊大笑，一鳴又向陳公武動問：「要定規在幾時解決這一局？」陳公武道：「我還有別的事情，等着去辦，京師地面，實在不

能久留，因此是愈快愈好，我想不如就在今夜，但不知你的意下怎樣，一鳴道，如此最妙，我的意見，也正與你相同，但不知相會的地點，還是你到我們局子裏來，還是我到你的寓處去，陳公武道，據我看，這兩個辦法，都有些不便，不如另爲覓一個適宜的地方，咱們都到那裏去，倒可以較爲方便，一鳴道，這也未爲不可，但是那個地方，務必在此刻說定了才好，不知你胸中，可是已有成算，陳公武道，南郊黃土崗地方，有個古廟，名叫悟仙觀，不但地勢僻靜，而且廟內並無住持，只由附近居民，代爲照管，到了夜裏，是一個人也沒有，咱們在那裏相會，倒很是相宜，一鳴道，我是並無成見，不管在那裏，全都一樣，不過你說的這個地方，我可是從來沒有去過的，陳公武道，還不曾答言，劉錦已經說道，這一層，倒沒有甚麼關係，那個地方，我是曾經去過的，陳公武道，這就好了，咱們就在今天夜裏，二更時分，一定在那裏相會，我暫且向你們二位告辭，也就不再致謝了，陳公武道說到這裏，便站起身形，一鳴劉錦二人，也就同時起身離座，彼此略一點首，陳公武便已飄然走了，那時一鳴滿斟了一杯酒，一飲而盡，望着劉錦說道，這件久懸未決之事，好容易方得又露端倪，我多日鬱悶之氣，得以藉此發舒，真乃說不出來的快活，劉錦道，今天這件事情，實在巧的出人意外，咱們正在這裏說着，誰知立刻就實現了，不過這個陳公武，是由赤日飛龍請出來的，想情武藝必然出眾，況且他也通曉氣工，卽此足見一斑，方才你們二人較量，我很有些担着心事，話剛說到這裏，只見堂倌把先要的兩碟生魚片兒，給送了上來，站在旁邊笑道，二位這鍋子，可還好嗎，二人都點頭說好，堂倌又道，方才隣室裏，來的是位道爺，也吃的是菊花鍋子，他也着實的誇讚呢，一鳴問那位道爺，走了不曾，堂倌道，已經走了，就是跟您的那位朋友，前後脚兒出去的，這時外邊有人喊，堂倌便出去了，二人夾着生魚片，在鍋子裏瀾着吃，恰是非常鮮美，一鳴又喝了

一杯酒，方向劉錦說道，你剛才講的話，誠然不錯，彼此較量的時候，我也恐其不是他的對手，不過他既提出請求，分明便有藐視之意，我若再行謝絕，無論怎樣措辭，可也逃不出氣餒二字，那時不但爲他所笑，簡直地是自己先認輸了，事情擠在這裏，說不得只好跟他拚一拚，贏了也好，輸了却也無的可怨，總比他虛聲恫嚇，不敢交手的，強得多了，劉錦道，你這話，還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因爲就讓贏了，却也不大相宜，怕的是他羞惱成怒，就許有意外的舉動，在這酒樓之上，豈非大大的不便，如今天緣湊巧，鍋子送的正是時候，便把這一局，歸於和平解決，實乃是再好沒有一鳴道，如此說來，那個堂倌，倒成了排紛解難之人了，劉錦道，誰說不是呢，我的心裏，恰是對他感激不盡，一鳴聽了，不禁大笑，後來二人吃過了飯，算清帳目，出了酒樓，一直回到局子裏，只見秦世雄朱伯祥，已是先回來了，彼此見面以後，自然要把酒樓所遇之事，告訴了二人，秦世雄朱伯祥聽了，非常高興，對於夜裏要到悟仙觀的這一局，都要一同前往，一鳴聽了，略爲沉吟，便道，你們二位，全都陪我一同前去，這是最好的了，不過我要請求一件事情，並且還附帶着兩個條件，第一請你們不要駁回，第二請你們不必追問，話剛說到這裏，朱伯祥便道，你看你這份拿捏人，到底可是一件甚麼事情，一鳴道，你先不要忙，請問你們三位，還是答應不答應，劉錦秦世雄，一齊說道，你放心罷，我們是沒有一個不答應的，朱伯祥接口道，既然這樣，我也算是答應了，究竟是件甚麼事情，你就快快地說出來，一鳴笑道，沒有別的，今天夜裏前往，請你們三位，全都不要攜帶器械，劉錦秦世雄聽了，不由得同時皺眉，朱伯祥道，你這個主張，怪怪，可是怎麼一個理由呢，一鳴道，我已是有言在先，請你不必追問就是了，秦世雄道，你縱然不肯說，我也能夠明白，反正你是抱定了獨力擔當的宗旨，不肯叫別人插手就是了，一鳴道，你們願意作何猜想，便不妨作何

猜想，我是絕不加以解釋的，方才不是已經說過，這是我的一種請求麼，但你們三位，屈意允從，不求甚解，那就好了，劉錦笑道，這個沒有甚麼，你說怎麼辦，我們就都怎麼辦，一切秉承指揮，那還不行麼，秦世雄道，這話有理，誰叫高賢弟，是個主角，咱們不過是配角呢，朱伯祥道，着哇，咱們只有聽他的吩咐，也就是了，一鳴忙道，三位仁兄在上，請你們多多地受屈罷，何必要說這個叫我不安的話呢，後來到了夜裏約摸已是時候了，四人這才收拾利落，一同起身，果然只有一鳴，帶着那口伏龍寶刀，其餘三人，並未攜帶器械，因為大門已經關閉，便一齊躍牆而出，那時夜色深，異常寂靜，四人拽開脚步，不亞如鳥雀飛騰，真乃格外神速，再說那黃土崗地方，雖有一城之隔，但是在有工夫的人，城牆那裏擋得住呢，他們的身法，都是輕捷非常，恰與猿猴相仿，只須在城牆犬牙相錯之處，便可攀躡而登，如履平地了，及至到了郊外，劉錦當前引路，三人在後相隨，就跟流星趕月的一樣，工夫不見甚大，劉錦的腳步，便漸漸地放慢了，回頭看着三人，隨後用手一指道，你們見那悟仙觀，不是已經望見了麼，原來那時候，只有星光，却並無月光，若回遠處望去，只是黑魃魃地，要在尋常人的眼光裏，少不得便要模糊一片，但是練習武術的人，當然不在此例，因為第一講究的，就是目力，假使視覺不靈，遇着當場動手，性命交關的時候，那怎麼能夠佔得了上風呢，請想器械的運用，無論是攻打人家，是防護自己，全都要跟着眼走，眼光到了，器械才能到，眼遲了的人，必然手慢，那不輸給人家，還等甚麼，再說兼有夜行術工夫的人，目力尤其要緊，若在黑夜之間，不能見物，那可叫作甚麼夜行術呢，所以凡是擅長此道的人，視覺的本能，以練習有夙之故，全都格外的發達，雖說彼此比較起來，其中不無優劣之分，但是大致上，總差得不遠，先時三人，只顧向前鑽行，並未留意，及至聽劉錦這麼一說，不由得抬頭觀望，大家便同聲說道，原來

就在這裏了，當時說着話，已經來到廟前，朱伯祥便道：「不知那個陳公武，此時已經到了沒有？」秦世雄便答道：「那可誰能知道呢？等着進去看一看，就知道了。」一鳴道：「不必進去看，據我的揣測，他們是還不會來。」劉錦點頭道：「這話說的不錯，我的見解，也是跟你一樣。」秦世雄跟朱伯祥，便都一齊動問：「這是怎麼一個道理？」一鳴道：「你想等人這件事，是最討厭不過的，尋常在茶館酒肆，等候朋友，尚且叫人煩悶，何況深更半夜，跑到這陰森古廟裏來呢？就此推想，假使他們已經來了，到得廟中一看，見咱們還沒有到，他們心裏，自然是要焦煩，又要盼望的，萬沒有在廟中，安心坐候的道理，少不得仍要來到廟外，引領翹盼的，現在既不會見他們在廟外，當然也就不在廟中，請想我的這種揣測，大概總還合乎情理罷？」秦世雄道：「你所說的，果然不錯，不過有一件，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若要得着證明，還須等到廟裏看過以後，那才能夠作準。」一鳴道：「既然這樣，咱們就到廟裏看去。」口中說着，便已舉步前行，此時朱伯祥，忽然出言攔阻道：「且慢，一鳴道：「你有甚麼話？」朱伯祥道：「方才我心中一動，怕的是那白斑猛虎，同着那赤日飛龍，他們二人已經來了，却居心叵測，故意要藏在廟中，等着咱們進去之時，便出其不意的，要用非常手段，那豈不要受了他們的暗算麼？」劉錦秦世雄聽了，一齊點頭道：「這話說得有理，難得你有這種細心，這件事情，實在不可不慮。」一鳴道：「請你們只管放心罷，我敢來作担保，決然不會有這個事情。」劉錦道：「你莫非以為他們二人，都是堂堂好漢，烈烈英雄，不能辦這暗算於人的事情麼？」一鳴道：「固然有這個道理，但是除此以外，還有一個保證，就是那個陳公武，自視甚高，並不把我放在眼內，白天在酒樓上那種神色，你不也是親眼得見麼？他今夜前來赴約，必然認爲勝算可操，又何必貶損名譽，貽人口實，要用那種卑鄙手段呢？」劉錦秦世雄聽了這番話，全都點頭不語，那種意思，似乎是很爲贊成，朱伯祥

却搖頭說道：「你這話，只怕有點靠不住；我簡直地就不能放心。」一鳴笑道：「這也怪了，你往常是心粗胆大，從來就不會懼怯，今日却是甚麼緣故，忽然把膽量縮小了？」朱伯祥道：「這並不是爲怪，誰叫你把我的胆量，無端給收沒了呢？」一鳴道：「這話却是從何說起？」朱伯祥把兩手一伸道：「你看那赤手空拳，毫無防身之具，那裏還能夠再有胆量？」劉錦秦世雄一聽，也都笑了。一鳴道：「原來如此，等我作個開路先鋒，進去探上一探，那就沒有妨礙了。」說着，便已聳身一躍，就與烏雀騰空相仿，早已上了垣牆，隨後一飄身，落到院內，眼光到處，見四圍都是靜悄悄地，沒有一點聲息，剛要圍照三人，叫他們進來，但還未及開口，三人已是連續着，飛身而入了。一鳴道：「你們看我的話，可曾應驗麼，不但沒有意外，並且確乎是不會來呢。」秦世雄道：「話雖這樣說，但總以有備無患爲是。」當時談着話，便已來到大殿的前院，在那夜色朦朧中，見地勢是寬濶極了，殿前有兩株合抱不交的老柏樹，直上參天，很爲茂盛，夜裡有些微風，吹得颯颯作響，雖說這時天氣，並不十分寒冷，但一來是在夜裏，不同白晝，二來在這古廟裏，便格外顯得陰森，況且既無燈火，又無月色，只有滿天星斗，放出那淒黯的微光，把四外的景物，都籠罩在一片灰色之內，像這樣的境地，真可以叫人，心神不定，毛骨悚然，錯非是堂堂武夫，只怕早就凜乎其不可留了。當時四個人，都站在柏樹底下，向四外打量了一番，朱伯祥便向一鳴說道：「方才你的話，誠然不錯，像這個時候，在此等人，真是非常的討厭。」一鳴笑道：「你這才明白過來麼，我是不待身臨其境，已經揣測而知了。」劉錦道：「他們怎麼還不來呢，像這種約會，倘若叫人久候，未免有些不情。」話剛說到這裏，一鳴便道：「不要再往下講，他們是已經來了。」此時大家留神觀看，只見有兩個人，已然迎面而至，前面走的那個人，口中說道：「有勞久候了，實在對不住。」一鳴應了一聲好說，原來那走在前面說話的，正是白斑猛虎陳公武，後

而跟隨的，就是赤目飛龍，雙方便在暗淡的夜色裏，彼此會面，那赤目飛龍，手中拿了一條桿棒，算是代替了鐵杖，看那陳公武時，却是兩手空着，不會拿着器械，但他纏在腰裏的豹皮囊，恰是隆隆突起，像是有兵器藏在裏面似地，再說赤目飛龍見了一鳴之後，於含有鱗視以外，還帶着有一點忸怩，便先開口說道：朋友，咱們這一局事，我并非要食言而肥，不講信義，實在因為思量起來，有些於心不甘，好在你是被人邀請出來的，全要憑着藝業。打算壓倒一切，這較量的次數，當然是不厭其多，如今我把這位敵友，請了出來，算是給我幫忙，你們二位，不妨再過一過手，在勝負未分以前，我也不便再交代甚麼話了，前者只為時間倉促，未得預先聲明，這一層，還要請你多多原諒，一鳴聽了，微然一笑道：只要你能夠想得辦法來，我是無不樂於接受的，至於說到未曾動手以前，再要交代甚麼話，那原不必多此一舉，因為已經有了前車之鑒，何必多費唇舌呢，赤目飛龍一聽這個話，分明是含着譏諷的意味，但以曲直有在，一時也答不出甚麼針鋒相對的話來，只得勉強的一聲很好，但當這兩個字，方才出口以後，曲便目光閃閃地，射在劉錦的面上，似乎是誠中形外，發出一種不能自遏的反感來，隨即冷笑着，向劉錦說道：足下不是自命為公證人，取去我落在地下那根鐵杖的麼，劉錦見赤目飛龍，神色帶着侮慢，語言來得尖酸，不由得心中不悅，便道：你說的不錯，但今天提起此事，試問意欲何為，赤目飛龍聽了，便不懷好意的說道：也沒有別的，不過據我想，你既肯出頭，來參預這件事，想情也是一條好漢，今天他們二位，在此動手，咱們兩個人，何妨也過一過招呢，我想你對於這種提議，總不至於不能接受罷，他把話說到這裏，便將一種意存報復的眼光，閃閃注視，當時劉錦還未及開口，一鳴早已搶着，向赤目飛龍說道：你的這種請求，未免有些不諒，因為我這朋友，他雖然藝業精通，儘能夠跟你交手，無奈

有一樣，他的脾氣，向來就不愛管閒事，上次當了公證人，那還是出於我再三的請託，此次同我前來，只爲我不認得這個地方，所以才躬爲鄉導，還有那兩位朋友，也是以旁觀的資格而來，他們三位，不但沒有想着敵對你，而且也不打算幫助我，這並非徒託空言，是有事實，可以作爲證明的，赤目飛龍聽到這裏，便插口道，果然這樣，我自當取消前言，斂手而退，但不知你所說事實的證明，却在何處，一鳴一笑道，請你想想，如其要打算動手，自然是要帶着兵器的，這是淺而易見的道理，無論何人，也不能加以否認的，現在我把這層道理說破了，請你再留神看一看，他們三位，是否帶着兵器，這還不是事實上，絕大的一個證明麼，赤目飛龍聽了，這才留神望去，果然三個人，全是妙手空空，並無寸鐵，不由得啞口無言，難於置答，直到此時，劉錦等三人，方才明白過來，敢自一鳴，不叫他們携帶兵器，原來是有先見之明，好免得叫朋友也跟着以身涉險，這種心思，稱得起是週密極了，再說這時候，陳公武也對赤目飛龍說道，這本來怪你多事，人家既是置身局外，何必要去較量短長，況且無論勝負誰歸，究竟等於畫蛇添足，這事只有作罷了，他說到這裏，便掉過臉來，向着一鳴道，我看不必耽擱了，還是咱們兩個人，趁早兒來解決這一局事罷，一鳴道，很好，但不知你可曾帶來兵器麼，我可還不會看見，陳公武一笑道，這倒不勞多慮，兵器是在我身上帶着呢，他說着便從豹皮囊中，取出一副練子錘來，中間手握的地方，是皮帶，兩邊都是鋼練，總算起來，足有兩丈多長，不夠三丈，錘頭約有拳頭大小，却是八楞的，這種帶練子的傢伙，最不好使，但若能使得精，恰是難於招架，在兵器中，原是很厲害的，好在一鳴藝業高強，並且有那口伏龍寶刀，緩急足恃，可以幫助自己的膽量，因此見了這種特殊的器械，似乎是並不在意，便道，原來你用的，却是這麼一種兵器，不過在未會動手以前，我有一件事，不得不向你聲明好省得

到了後來，再生糾葛，那時不但多費唇舌，並且彼此之間，也都沒有意味，陳公武聽了，便道：「但不知你要聲明的，却是何事？」一鳴見他問到這裏，便把手中的刀一橫道：「並非別的緣故，只爲我所用的，却是一口寶刀，不管甚麼器械，要碰在刀鋒以上，便要折爲兩段，再說有硬工夫的人，能夠不怕鋒刃，但是遇上這口刀，也要失去保障，上次跟你賞友動手，因我一時疏忽，忘却了事先聲明，以致到了後來，生出許多枝節，古人說得好：『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況且爲日無多，焉能再蹈覆轍，所以今天咱們交手，我當然有向你聲明的必要了。」陳公武聽罷，臉上帶出一種藐視的神氣來，看着一鳴，微笑道：「我當有甚麼重要的緣故呢？原來不過爲的是那口寶刀，此乃小事一段，很沒有聲明的必要，再者我的朋友，早就對我說過了，這件事情，已是知之有素，假如我要怕你那口寶刀時，當初還不來呢？他把話說到此處，滿臉上都是傲然自得，睥睨一切的樣子。一鳴見陳公武大言炎炎，把自己的寶刀，簡直地視同無物，除去滿心不悅之外，還不免有些詫異，便道：「莫非你那練子鍾也是一種寶物，非寶刀所能傷麼？」陳公武聽了，冷笑說道：「你錯了，並非我的器械，不怕寶刀，乃是我這個人，不怕寶刀，須知兵器是死的，人是活的，兵器的運用，全仗着人的能爲，倘使得心應手，能夠進退自如，使自己的兵器，跟敵人的兵器，永遠碰不到一處，試問縱有寶刀，那又何須懼怕？要再進一步，說自己的兵器，不但碰不着敵人的兵器，而且還能夠到了敵人的身上，只怕縱有寶刀，更是一點用處也沒有了。」一鳴聽到這裏，也不免有些氣往上撞，便道：「你說的這個道理，誠然不錯，不過有一樣，說到那裏，總要能夠辦到那裏，方才算得英雄好漢，倘有不然，那便是大言不慚，徒貽笑柄了。」陳公武道：「你這個話，我決不駁斥，好在作得到，作不到，立時就可以證明的，你要急於知道究竟，最好就趕快動手。」一鳴聽他這樣說，便突然張口道：「既然如此，我可就要

得罪了，兩句話方才出口，只見刀光一閃，就如天空裏閃電一般，早奔了陳公武的頭頂而來，陳公武往後一撤步，身法是快極了，跟着一抖手中的兵器，練子便成了一道直線，錘頭便向一鳴的面門打來，一鳴向旁一閃，同時把手中寶刀，一順着行外一推，刀鋒便一找那根練子，但是陳公武，任回裏一抖，那練子帶着錘頭，早與神龍掉尾相仿，已爲刀鋒所不及了，再說當兩人正當一動手的時候，劉錦秦世維朱伯祥等，便都站到大殿左邊的台塔上，一來是身居高處，看得分明，二來也免其礙事，那赤目飛龍，同時也站在台塔上，不過可在右邊，跟劉錦等相離很遠，足見彼此之間，是處於敵視的地位了，但是他們雙方，心理頭是一般無二，全都在盼望着自己的朋友，能夠得勝才好，因此皆是全神貫注，看着這一幕龍爭虎鬥的活劇，大家的眼光，都離不開那兩般兵器上，只見一鳴那口刀，在灰暗夜色之中，青光閃爍地，飛來飛去，就像是風馳電掣的一般，只顧向那練子錘，咄咄逼去，假使要碰在上面，少不得是砍折爲兩段的，這并不是一鳴，容心討巧，專要仗着寶刀贏人，實在因陳公武，說出那樣朗言大語，所以想着，削了他的兵器，便是削了他的顏面，那時看他何以自解，但是陳公武，把練子抖開，那兩個錘，真乃使得出神入化，有些不可端倪，恰像錘頭上，生着眼睛的一樣，刀鋒剛一逼近，就在那間不容髮的時候，已是霍地躲開，那種縱橫追逐，閃展騰挪的情形，恰與神龍戲珠，一般無二，直把旁觀的人，看的眼花撩亂，雖然不是自己動手，也感到非常的緊張，再說陳公武的練子錘，平均抖開，已在一丈以外，更兼他運用精熟，毫無滲漏，永遠是此來彼往互相爲用，就與那流星趕月相仿，一毫也不肯放鬆，一鳴要打算攏近他的身邊，實屬不易，因此要操勝算，勢非先削了他的兵器不可，無如用盡心機，暫時還是不能得手，至於說到陳公武，他本是藝高膽大，不會把一鳴，放在眼內，以爲別看他有口寶刀，等着動手

後，用不了三五個照面，一定就可以佔了上風，却不料一經賭鬥，方知事有不然，以前未免看得太容易了，要據眼前這種情形，雖然不見得輸給他，但一時可也贏不了，足見這個姓高的，確乎是武藝高強，不容輕視，無怪赤目飛龍，輸在他的手內，況且他手中握着一口寶刀，天然佔了便宜，倘若稍有疏虞，不但對不起這番邀請之意，豈不把自己的名譽，也要掃地以盡麼？他只顧以口問心的，這麼一思忖，不由得手底下，略微的一透慢，可就出了差錯了，原來一錘發出去，照一鳴迎面打來，一鳴向旁一斜身，用了個白鶴晾翅的架式，刀鋒便去找那根練子，陳公武往回裏一撤，同時一鳴，也就跟着一探臂膀，在這伸縮之間，只聽得一聲響亮，有一件東西，墜到地上去，敢自是一鳴的刀鋒，雖然不會夠着練子，却已夠着錘頭，果然是寶刀作用，削鐵如泥，但覺得刀鋒過處，清脆有聲，早把那錘頭，給削下了一片，陳公武吃了一驚，不禁有些羞惱，這是因為在未曾動手以前，自己已經誇下海口，如今想不到，在勝負未分之前，先已小受挫折，雖說十成之中，輸的不過一二成，但比着全盤輸了，其難受也就不過如此，那時一鳴，精神陡長，手中那口刀，一似飛花滾雪地，直逼上來，就是劉錦秦世雄朱伯祥等，也都覺得眼前一亮，心裏一鬆，說不盡心中那一份痛快，這樣一來，比着自己利勝，還要十倍奮興，但是赤目飛龍，却不禁心中一震，足見這種情勢的緊張，不但親身作戰的人，感到異常的激刺，就算旁觀者，也不能不受影響了，但是這小小的得失，還定不了全局的輸贏，所以一鳴跟陳公武，依然是努力奮鬥，誰也不肯放鬆，但見刀光閃閃，錘影森森，殺得難解難分，有如風馳雨驟，此時陳公武，已經抱了決心，非要出奇制勝，贏了一鳴不可，事情逼在這裏，講不得要下毒手了，他知道發出單錘去，一鳴便用刀鋒，去找那根練子，那是萬不能成功的，只有把兩個錘，同時並發，使其顧此失彼，勢難兩全，滿讓他削了一個，但是那

一個，已經到了身上，少不得輕則帶傷，重則廢命，豈不在這一擊之下，便可以大功告成了麼？他把主意打好之後，還是慎重將事，防備萬一起見，怕的是一鳴身法靈便，倘若在此倉猝之間，躍出數丈以外，那時這種辦法，依然還是於事無濟，總要想主意，使他不能躲避才好，幸虧有這兩株老柏樹，大可助我成功，最好是把他引到兩樹夾峙的中間，然後看準形勢，施展那最後一着，便不怕你能夠躲開了，陳公武算計已定，便在這動手的時候，故意的慢慢換步，他只顧展轉的往後撤，一鳴不由己的，便要往前趕，一個是有心，一個是無心，工夫不見甚大，兩人的步法，換來換去，已經到了柏樹的中間，陳公武一見滿心大喜，便陡然出其不意的，把兩個錘，與閃電相仿，同時發了出去，一個取上三路，用的是撒花蓋頂，一個取下三路，用的是古樹蟠根，眼睜睜地，見那兩個錘，好比是神龍失矯，直奔一鳴而去，這一來，不要緊，把個赤目飛龍，喜得心花大放，但把劉錦等三人，嚇的冷汗直淋，說時遲，那時快，就在兩個錘剛發出去的時候，恰像那飛將軍自天而下，從半空中，忽然來了一個人，飄飄地向下墜，那人寬袍大袖，衣服銀灰顏色，在這夜景朦朧之中，只見羽衣蹁躚，彷彿是一隻絕大的仙鶴，自空飛翔而至，當時他的腳，似乎還在不曾着地，早把那兩個錘頭，迎着來勢，用左右兩手接住，那種巧妙，實在難以言語形容，並且還不止此，當他把錘接住了以後，緊跟着，把手一抖，任你陳公武，怎麼強悍，想要不鬆手，可也不能，大概那一抖，力量是大極了，再說當時的事情，恰是非常之快，無奈用筆墨來敘，只好說過了一邊，然後再說一邊，假使那時候，要沒有這一位天外飛來的人，給劈手解圍，一鳴便要遭其毒手麼，其實却又不然，因為陳公武，剛一把錘發出去，一鳴早把路數看清，知道縱有寶刀，却也勢難兼顧，如其顧了上邊，就顧不了下邊，要顧了上邊，豈不是二者之中，總要有一處，着了他的手麼，

所幸有工夫在身，能夠當機立斷，因此當那雙錘所取的路線，剛一撲奔自己而來，使用了個燕子鑽雲的工夫，奮力向上一躍，說也奇怪，馮那七尺之軀，就像仰空射箭一樣，登時身子離開地面，足夠好幾丈高，這一來不用說取下三路的錘，勢成懸絕，就是取上三路的錘，也是相離很遠了。當初陳公武，只怕一鳴，向旁躍出數丈，所以費盡心力，要把他引到柏樹的中間，方才下手，爲的是有了阻礙，滿讓有工夫，也就難於施展，這種心思，總算是很週密的了，却不料事情可以變通，一鳴竟自沖霄而起的，躍起數丈來，縱使解脫無人，雙錘依然難於命中，就此看去，不但那個破空而來的，爲他意料所不到，就是一鳴這一手兒工夫，也決非他初念所及。足見算無遺策這句話，真乃談何容易，再說一鳴當那簞身而上的時候，心裏原是很坦然地，不想在這凌空而飛，目光跟那老柏樹的樹巔，將要成了一道平行線，忽然觸目驚心，反倒吃了一嚇，倘問這是爲何，原來見有一個人，像是巨鳥的一般，猛然從樹上飛下去，足見陳公武，把錘打出去，一鳴向上起，那人往下落，都在同時一剎那的工夫，絕非筆墨敘述所能描摹的了，且說從樹上落下的人，絕不費事，便把陳公武的錘，給奪了過來，把他嚇的有些魂飛魄散，忙縱身撤出數步以外，向那來的人，子細觀看，敢自却是一位道士，只見他面如冠玉，神情飄洒，站在那裏，巍然不動，雖然劈手把器械取去，但是對於自己，似乎並沒有甚麼讎視之意。當下陳公武，驚魂少定，不由滿心慚愧，暗自想道：不信世界上，真有這樣的能人，怎麼偏會叫我遇上了呢？早知如此，當初不應赤日飛龍的邀請，免去這一場煩惱也罷，只在這一瞬的工夫，一鳴早從半空中，落下來了，剛一脚踏實地，忙着一眼望去，不由得心裏，是又驚又喜，因爲陳公武的練子錘，已經到了那人的手中，足見是來幫助自己，毫無疑慮了，及至再向那人，子細一辨認，這一喜，更自出於意外，趕忙口稱師兄，走上前行。

禮敢自這位解圍的，不是別人，就是以前奉命贈刀，那位倚雲生到了，不過這可不是臨時應用，現給拉出來的，白天在會英樓吃飯，堂倌說隔座有一位道人也吃的是菊花鍋了，早就透露消息了，當下倚雲生含笑向一鳴說道：咱們且不要較闊，等把眼前這一局辦完了再談罷，說到這裏，便向前走了兩步，望着陳公武說道：這一局事情，我已略知梗概。若從根本上說起，原是與外無干，今夜這一番賭鬥，不過是要替別人出頭，但是常言講得好，伸手不如斂手爲高，若肯依我良言相勸，不如就此罷休，何必要枉受辛苦，多攪是非呢？說到這裏，便把手中的練子錘遞了過去，笑道：方才事機緊急，實在沒有解說的工夫，我爲應變起見，不得不從權辦理，這一節，還要請你原諒，不要過意才好，再說一鳴，見倚雲生伸手就贏了陳公武，並贏的那樣容易，就好比成年之人，戲耍小孩子的一般，此時却從容開導，善意周旋，極力要保全他的顏面，這等胸襟器量，真不愧是高人，心中實在佩服極了，那時陳公武已把練子錘接到手內，縱然想着要倔強，可也有些倔強不來，只得說道：道爺，你既曉得這局事，那便很好，我此次挺身而出，實爲迫於朋友的情面，那不是邀請我的人，今夜是一同來的麼？陳公武說到此處，便扭頭回頭，去找赤日飛龍，誰知這時候，錦錦秦世維朱伯祥等，都已來到面前，惟獨赤日飛龍竟是不知去向，陳公武一見，有些驚愕，便向劉錦等三人問道：我的那位朋友，他上那裏去了？朱伯祥哈哈一笑道：你要問你的朋友麼？他已不辭而別的了，陳公武一聽這個話，不禁勃然大怒道：我早知道他，如此不講信義，當初一定決計不來，說着，頓足切齒，恨聲不絕，倚雲生道：事成過去，大可不必如此動氣，君子貴乎見機而作，及此改圖，也不算晚，你試自己想一想，替人出力，所爲何來，難道說到了這時候，你還想要幫助於他麼？陳公武道：道爺，事到而今，很用不着你再出言相勸了，我自悔識人不真，此行殊爲多事，現在

就要告辭，一切只有心照，他說到這裏，不容再作答辭，便與閃電相仿，起身走了，再說那赤目飛龍他看着事情不祥，便撇下陳公武，先辦了一條走路，這事若從表面上看去，似乎很爲不對，其實這正是他，能夠看事作事，機警絕倫的地方，因爲要是留在這裏，不但自己要入了人家的掌握，必至擺脫不開，並且還要連累了陳公武，叫他無所措手，比如他要認輸罷，不但喪了銳氣，還要對不住自己那番邀請，要是再打罷，可又打不過人家，勢必至於無所釋口難以下台，如今這麼抽身一走，爲的好叫他，責備自己不懂交情，說是從今以後，決計甩手不管，這就是把話柄遞給他，使其振振有辭，不僅可以脫身，還能夠保全顏面，所以赤目飛龍的一走，既爲自己打算，也爲陳公武打算，實在是未可厚非的了，且說當陳公武走了以後，劉錦秦世雄朱伯祥等，才走向前來，跟倚雲生見過了禮，倚雲生望着一鳴劉錦笑道，白天你們二位，在會英樓上吃酒，以後陳公武來到，述說以前之事，那時咱們只有一壁之隔，所以我把事情的首尾，早都聽得清楚了，劉錦現在恍然大悟的樣子，向一鳴說道，怪不得那個堂倌，說隔壁有一位道爺，也吃的是菊花鍋子，如今一經道破，方知不是事出意外了，一鳴道，這總是我們運氣太好，方才機緣倚伏有此奇遇，否則今天晚上，就要成個不了之局，一鳴說到這裏，倚雲生便微笑道，我要知道你工夫甚好，他那雙錘並發，儘能躲得過時，我也就不必多此一舉了，一鳴道，師兄那裏話來，滿讓當時能夠躲過，只怕到了後來，還是難於收拾，何如師兄一行出面，便把他們兩個人，全都給嚇走了呢，倚雲生道，不要再談這些話了，可以就此走罷，說着，便舉步前行，衆人也就隨在後面，到了離牆較近的地方，倚雲生回過頭來說道，你們諸位，趕快回去要緊，怕那赤目飛龍要前往騷擾，話剛說完，已是飄身出了牆外，衆人一見，也都忙着躍牆而出，及至向四下裏尋覓時，只見一片夜色朦朧之中，倚雲生

的踪跡，已經不見了，朱伯祥道：這是怎麼說的，我還指望着他，協力相幫，去拿赤目飛龍，如今這麼一走，可向那裏再去尋找，劉錦跟秦世雄，一齊說道：這話先不必提，咱們趕快回去要緊，一鳴口稱有理，當下四個人，忙着施展陸地飛騰之法，恨不得立時就回到局子才好，本來這也難怪，因為大家都出來了，局子裏，只剩下幾個夥計，如其赤目飛龍前往想要行兇洩忿，真是有點不堪設想，幸而還好，等着跟局子相離不遠時，早望見前面有一條黑影，正在飛奔，原來那赤目飛龍，雖然動身在先，但因為道路生疏，行走起來不免有些遲慢，所以被他們趕上了，朱伯祥本是急躁，剛一看見了，便大聲喝道：好一個小輩，你說說話，既然不講信義，作出事來，又是這樣卑鄙，怎樣算得英雄好漢，他在後邊一嚷，赤目飛龍便聽見了，暗自想道：我本打算要把鐵杖取回，他們現在已經趕來，此事已成畫餅，只得再為另行打算，想到這裏，便掉轉方向，向岔道走了，衆人趕了一程，見無下落，便一同回了局子，大家又談論一回，方才就寢，自此以後，連着又是好幾天，一點消息也沒有，眼看着已是九月中旬了，一鳴見這件事情，仍無結果，少不得還是悶悶不樂，但他們夜間的警備，可絲毫也不敢鬆懈，因為那赤目飛龍，說不定何時就許來到，這一天晚上，是該着一鳴劉錦更，劉錦因為有些疲倦，先自和衣而臥，那時已有二更多的天氣，一鳴覺得一個人，悶坐無聊，便瞑目調息，運用氣工，正在這萬籟無聲之際，猛然聽得外邊房上，微微地一響，那聲音，真是輕極了，錯非深夜靜坐，並且聽覺銳敏，是絕不能夠領會的。當那頭一聲，剛才過去，接着又聽到了第二聲，似乎是後來居上，還要格外的透著輕微，足見來的，是有兩個人，已經從房上，飄身落到院內了，一鳴此時，怎肯怠慢，立時走過去，用手把劉錦，推了一推，劉錦是有工夫的人，自然非常精警，被這一推登時便坐了起來，一鳴沒有容他開口，便先擺一擺手，隨即湊在耳邊道：來

了，就這兩個字，劉錦已然明白，當即飛身下床，是一點聲音也沒有，便把刀取在手內，那時一鳴也把伏龍寶刀，從鞘內抽了出來，雖說手底下，極有分寸，無奈寶刀，跟尋常兵器不同，每當出鞘的時候，便彷彿有龍吟虎嘯之聲，無論怎樣慎重，是不能夠無聲無臭的，所以這一來，外邊的人，便聽見了，只聽得院內，有人說道，姓高的，你有預備很好，快些出來，我有話向你交代，二人一聽這聲音，正是赤日飛龍，當下便一齊來到堂屋，一鳴輕輕把隔扇拉開了，用脚一踢風門，將手中寶刀護住了面門，飛身躍了出去，劉錦也就跟着出來了，但見皓月當空，照耀得院內，如同白晝一樣，二人橫着刀，站在廊上，留神向對面觀看，都不由得有些詫異，因為事前在屋內，雖知道來了兩個人，但還認爲陳公武，又跟他一同到此，却不料此時望去，站在赤日飛龍旁邊的，乃是一個女人，只見她，穿着一身青衣，拾掇得緊趁利落，上面是青絹帕罩頭，在天庭髮際的地方，繫了一個蘇花扣兒，手持一把明晃晃地鋼刀，月光照在臉上，看着似乎有些面善，一鳴一時之間，想不起來，不免有些納悶，劉錦却已竄下去了，向看那女人，大喝道，你不是水仙村的錢四娘麼，何以來到這裏，一鳴一聽恍然大悟，跟着也就竄下來了，那時錢四娘，看着二人，喝道，你們真乃膽大包身，何故幫助官府，來多管閑事，一鳴道，我們管閑事，不管閑事，與你何干，試問你一個女人，何以要來幫助強盜，此中情事，可想而知，你爲何這般自輕自賤，錢四娘聽到這裏，氣得粉面發紅，厲聲喝道，你少要滿口胡言，他乃是我的丈夫，我來幫助於他，豈不是分所當然，劉錦接口道，他到底姓甚名誰，怎見得是你的丈夫，錢四娘道，他名喚錢剛，赤日飛龍乃是他的綽號，難道還有甚麼舛錯不成，劉錦聽了，望着一鳴笑道，這也不錯，咱們直到今天，方算知道他的真實姓名了，此時赤日飛龍把手中桿棒一橫，向前說道，你們就是知道了我的姓名，那也是小事一段，咱們還是把未

完之事，設法作一結束才好。一鳴道：在我也是這樣想，不過總要有個辦法，能得雙方同意，才可了此一局。我是並無成見，想你今夜到來，必是又經過一番籌劃，要是有些什麼意見，不妨就先發表出來。赤目飛龍道：要問我的意見，說來很是簡單，只須把那根鐵杖還了我，咱們便從此罷手，你看怎樣。一鳴聽了，毫不遲疑的說道：你打算要那根鐵杖，很是容易，只須把玉鼠拿來，彼此交換就是了。赤目飛龍聽到這裏，把眼望着一鳴，先發了一陣冷笑，然後說道：朋友，今天我把實話告訴你罷，那個玉鼠已經不在我的手下，縱然想着要交換，可也是辦不到的。一鳴聽了這個話，滿臉都是不信任的神氣，但還沒有開口。劉錦使已說道：你在京師地面，作出這等驚天動地的案件，也總算是個豪傑，萬不料今天晚上會說出這般沒有骨氣的話來，難道就不怕喪失自己的身分，試想如此欺人之談，就是去騙小兒，也騙不信，除去貶損自己的人格外，又能有甚麼益處呢。一鳴便也說道：我的意見，跟我朋友完全一致，像這種不合情理的聲明，可以說是毫無價值。當時赤目飛龍受了這番譏諷之言，却坦然並無愧色，看着二人，很安詳地說道：你們不肯信任麼，其實這也難怪，不過我所說的，確是由衷之言，決非設辭搪塞，假使那玉鼠仍在我的手中，却對你們造作妄語，將來必然首領不保，劉錦聽了，不由得一皺眉，因為他既設誓自明，可見並非虛妄，要是那玉鼠又落到他人的手中，那不更要節外生枝了麼，看來這件事情，難免更要加倍的棘手，一時不知怎生應付是好，便不由得沉吟不語。一鳴此時，却已有了主意，却向赤目飛龍說道：你既如此鄭重聲明，我們當然不能不信，不過我要問你，那個玉鼠既不在你的手中，可曾知道下落，想你是個好漢，決不至於顛倒是非，捏造黑白，赤目飛龍道：你要問那玉鼠的下落，我自然是知道的。一鳴道：如此很好，就請你說了出來，赤目飛龍聽了，微微一笑道：倘我把下落說了出來，你

們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到手，不過有一件，這一層祕密，就是不能容易出口，一鳴道，依你說，應該怎麼樣呢，赤目飛龍道，我倒有一個辦法，今天我們夫妻二人，來到這裏，你們也正是兩個人，咱們正好分爲兩組，賭門輸贏，如其我們這一邊，完全勝利，你就把鐵杖交還，要是你們那一邊，完全勝利，我就把玉鼠的下落說出，倘若兩組之內，互有輸贏，統計全局，只算得失相等，那時再當另商解決的條件，這個辦法，你看如何，一鳴聽了，還在沉吟不語，劉錦早已搶着說道，如此甚好，就是這樣辦理，今天讓我同這位錢四娘，較量一番，不料這時候，猛然有人說道，我還要想着加入戰團呢，原來這個說話的，乃是朱伯祥，他跟秦世雄，因爲院中大開談判，一齊驚覺，也就都出來了，秦世雄見是錢四娘，回想從前夜取鏢銀之事，先有三分膽怯，所以一聲兒也沒言語，朱伯祥却想着要告奮勇，劉錦道，此事已經言明在先，不便變更原議，你是後來的，只好暫時旁觀罷，朱伯祥聽了，也就不往下再說，幸虧錢四娘到來，是劉錦跟她動手，倘若換了別人，就許出了失閃，因爲錢四娘善打一種暗器，名曰梅花連珠箭，一個筒內，裝有五支，按動機簧，使連續不斷的發出，實屬非常厲害，但那劉錦，也是個打箭的好手，不但能打而且能接，饒你錢四娘，怎樣手段高強，但到了他的面前，也是一樣兒地行不出去，且說秦世雄朱伯祥二人，站在廊上，留神觀看，都盼望這番賭鬥，能夠成功，好把這件久懸的案子，得到個圓滿的結果，當他們提起全副精神，一同注目的時候，那邊四個人是已經動了手了，好在這個院落，異常寬闊，慢講只有四個人，就算再多上幾個，也儘有廻翔的餘地，此時月到中天，院中格外明亮，彼此捉對兒廝殺，真乃格外便利，不過一支筆，難說兩件事，只好敍過了一邊，再敍一邊，先說錢四娘，本不把劉錦，放在眼內，及至動手以後，見敵人這口刀，實在不比尋常，上下翻飛，縱橫揮霍，自己也把本領，施展出來，將將地能夠敵住，

雖說未必輸給他，但一時可也贏不了，不由得暗自想道，不料這斷，竟是如此扎手，看來不必耽擱工夫，還是先下手爲強，想到這裏，便要用她的梅花連珠箭了，等着戰到了分際，虛砍一刀，抽身便走，就在這一瞬的工夫，早把右手的刀，換在左手，然後用右手，把箭筒取了出來，手法就如同閃電的一般，真是快極了，但是劉錦，早已看出錢四娘，是佯輸詐敗，必然有甚麼算計在內，及至眼光到處，見她把兵器換了手，這便是彭明較着的，要用暗器了，立刻就精神集中，預先作了防備，說時遲，那時快，錢四娘把箭筒取出以後，跟着扭轉身軀，看得親切，把手只一揚，早見一道寒光，恰似風馳電掣，一直撲奔劉錦面門而來，劉錦站在那裏動也沒有動，只向左一飄臉，那支箭便飛也似地過去了，眼看着第二支又到，再向右一飄臉，便又照樣地過去了，等到第三支迎面而來，劉錦只一低頭，便已落到身後去，錢四娘見連發三箭，都被躲過，心中也有些着忙，等到第四支箭，便眼睜睜地，望着胸口打來，她以爲是出其不意的，換了方向，便不難於命中了，殊不知劉錦當這緊要關頭，早已提起全副精神，看守的盛水不漏，要打算變了方向，叫他疏神失事，那可如何能夠，所以當這一支箭，飛也似地，一直奔了胸膛，劉錦是早就看清了，便用手中的刀，向外只一撩，那支箭，已自飛出多遠，就在這剛一落地的時候，最後的第五支箭，已經到了，這支箭，尤其快的厲害，再要用刀去磕時，已是有些來不及，劉錦便順着箭的來勢，用左手拇指和食指，輕輕地只一捏，恰好捏在箭桿的中間，眼見敵人的暗器，便入了自己的手內，說時遲，那時快，劉錦把箭捏住以後，看準了錢四娘，就揚手向外一擲，但見那支箭，如飛向面上打來，錢四娘把臉一側，箭便擦着耳邊而過，把她給嚇的，芳心亂跳，出了一身冷汗，就在這時候，忽然聽得秦世雄朱伯祥，一齊哈哈大笑道，赤目飛龍，今天你可不能走了，劉錦一看，不由得滿心大悅，覺着眼前這一局，

已經得到最後的勝利，原來一鳴此次動手，不想着用寶刀去贏他，赤日飛龍也是防備在先，不肯叫他的桿棒跟刀碰到一處，兩人團團廝轉，走了許多的照面，殺得難解難分，一鳴是留神注意，靜等機會，後來見敵人逼近，迎頭一棒飛來，一鳴把寶刀向上一迎，同時往前一上步，赤日飛龍把棒撤回，想着抽身要走，但是一鳴先就把步眼墊好了，此時再要抽身，已是來不及，只覺得一鳴的手與閃電相仿，到了自己的身上，登時全體發噤，氣息閉住，便不言不動的，站在那裏，有如木雕泥塑一般，秦世雄跟朱伯祥，見此次賭鬥，一鳴劉錦，全都佔了上風，真乃說不出來的歡喜，便一齊走了過來，再說錢四娘，當這驚魂稍定之際，才看清自己丈夫，是叫人家用點穴之法，給制住了，雖然不會上得綁繩，但已寸步難移，作了俘虜，慢講自己不能上前，就算人家一切放任，可也解救不了他，心中那一種難過，真不可以言語形容，無奈事不由人，已然成了這種局面，還能說得上不算來麼，只好能屈能伸，暫救目前要緊，當下便把手中的刀還入鞘內，表示拋棄爭鬥之意，走向前來，望着一鳴說道：「眼前這一局，勝負已定，我們算是輸了，但不知可還有和平解決的餘地，此時錢四娘，雖然侃侃而談，來作出落落大方之意，但爲環境所迫，不能自主，難免透着有些惶恐，一鳴早已看在眼內，便接口說道：「四娘，請你不必疑慮，須知我們，並不會吃着官府的錢糧，自然也不負着緝捕的責任，此次出頭，只爲受了朋友的邀請，有些義不容辭，所以才來干預這件事，但是所管的限度，業經有言在先，只要取回玉鼠，便當脫身事外，至於說到你丈夫，當初就不曾想着要把他緝拿歸案，事到而今，我的初意，還是沒有改變，況且未曾動手之先，雙方原是訂有條件的，此爲信義起見，誰也不能反汗，我想你們夫妻之間，那玉鼠的下落，一定可以知道，只要肯其說了出來，我便解放了你的丈夫，使你夫妻二人，平安歸去，決沒有一些意外，朱伯祥聽到

此處，便插話道：這可真是天大的便宜，到底玉鼠何在，你還不往外說麼？此時錢四娘恍然如釋重負，便對一鳴說道：壯士如此存心，真使人不勝感激，至於那個玉鼠不但可以說出，並且一經言明，立時就可以取到，請壯士只管放心，決無舛錯。當時四個人聽了這番言語，都不禁有些詫異，一鳴便問道：照此說來，莫非那個玉鼠就在你身邊不成？錢四娘道：這是壯士誤會了，假使那樣，我早已雙手獻上，又何必多費唇舌？要說破這層秘密呢，只爲那個玉鼠，我們雖然知道地方，却不能取到手內，關於這種情節，方才我丈夫，不是已經說過了麼？劉錦皺眉道：這話怪了，難到你們取不到手內，我們倒可以取得到麼？秦世雄道：最好是請她，趕快說了出來。我們便可以把這個疑團打破，錢四娘略爲沉吟，便向一鳴說道：我在未曾說出以前，還有一事奉求，就是我說破這層秘密，所爲救全我的丈夫，但不知到了事後，能否不另有變化？一鳴道：你只管放心，我倘若毀約食言，將來必定死於刀劍之下，錢四娘見一鳴設誓，這才說道：要講那個玉鼠，久在壯士管領之下，只是苦於不知罷了，四人聽到這裏，全都詫異的了不得，一鳴忽然說道：我明白了，一定是在那鐵杖裏頭，三人聽了此言，也就一齊恍然大悟，怪不得赤日飛龍屢次三番，非要索還鐵杖不可，錢四娘道：壯士雖然猜着，但不經我言明，要想把玉鼠取出來，却也不易着手，朱伯祥道：請問應該怎樣，方能取出來呢？錢四娘道：只須一手把鐵杖握牢，另一隻手，握住了杖端的龍頭，自左向右旋轉，裏面本有螺旋式的機簧，便可從有金箍的地方，分爲兩段，杖端那一截，本是中空的，底下用新棉花塞住，玉鼠就在裏面，一鳴聽到這裏，更不怠慢，立刻回身，向屋裏就走，朱伯祥也跟在後頭，他是忙得要觀看那個玉鼠，二人到屋裏，一鳴便取過鐵杖，如法辦理，果然從有金箍的地方，便旋開了，拉去了堵着的新棉花，早有個黃綾子小匣兒，落了出來，打開匣兒一看，玉鼠已經出

現，恰好此刻正在子時，兩隻鼠眼，閃閃往外放光，便知道毫無差誤，把個朱伯祥，喜歡的拍手打掌，一鳴這才走了出來，劉錦秦世雄，一齊問道，已經得手了麼，一鳴點了一點頭，便走向前去，按照穴道，在赤日飛龍的身上一點，隨後在他背上，擊了一掌，就好像入睡之人，陡然驚覺的一樣，但他剛一恢復了自由的能力，便立時騰身上房，如飛的走了，錢四娘見她丈夫如此，也就一言不發，跟踪而去，當下大家回到屋裏，少不得要有一番談論，到了第二天，便把玉鼠送到三友鏢局，交與自建侯，再由自建侯，會同小神貓楊泰，送往提署銷差，然後又由伊祿伊大人，送到禮王爺府裏去，本書寫到此處，暫時結束，正是：

所有刀光兼劍影，無非虎鬥與龍爭。

（完）

